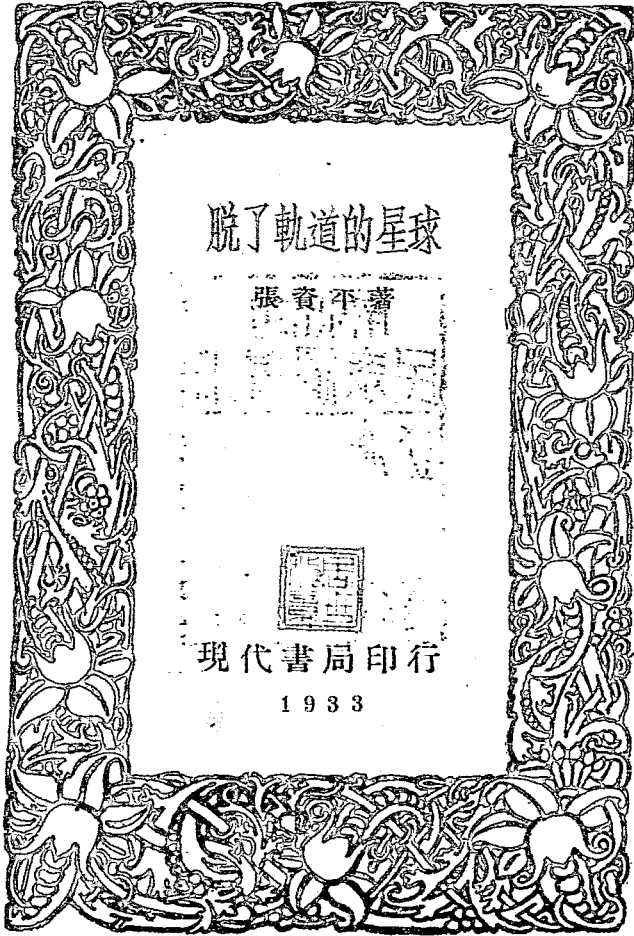


南京市立  
民眾圖書館  
登號 1693  
書碼 #815.14  
1131



脫了軌道的星球

張資平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MG  
I-246.5,  
157

# 脫了軌道的星球

李漢的根



3 1761 7527 5



孟憲承  
孟憲承

敬啟！  
清而有味



不單是嶺南，大概是全中國，當過新年的時候，無論是在怎樣的窮鄉僻壤，住民都有一番除舊更新的表示。最容易看得見的就是人家門首的春聯，和住室門楣上的橫額。譬如春聯之最淺俗的是：

“爆竹一聲除舊歲，  
桃符萬戶更新春。”



在辛亥革命前，除了少數的革命黨人之外，民衆對皇帝還是十分尊崇，這也是可以從春聯窺測

(南)

出來的。譬如在嶺南的鄉間，民家大門首的春聯多是：

“慶春王正月，

“祝天子萬年。”

其餘如側門（一稱小門）的春聯，則有：

“聖代即今多雨露，

“人文從此際風雲。”

一般正門（即大門）的春聯多是四個字，而側門（即小門）的多是七個字。他們之尊君及崇拜元首全出至誠，決沒有抱半點希圖富貴的私慾而妄去歌功頌德。到了今日，我才解了盧騷之“回復自然”正是和現在之我的“今不如古”的慨歎一樣。在所謂三權分立的德謨克拉西破產的今日，在議會政治腐化到了極點的現代，我覺得還是“回復自然”，恢復往昔的君主獨裁制痛快些，乾脆些。可惜現代的俄國人和意大利人還是卑怯的偽虛的居多，無能更進一步去向史達林和莫索利尼上勸進表。

閒話少提，我們說我們小百姓的日常事情吧。

在嶺南的我的住家地點，不鄉不市，離城只有四里多路。我的高祖，曾祖在前清算是富貴中人——衡之以今日的時髦語或許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紳吧，——所以我們家裏的春聯不像普通民家的那樣粗俗，還是帶着書香人家，富貴人家的口氣。今試舉二三之例如下。

我家大門的門聯是：

“珠聯璧合，  
鳳翥鸞翔。”

有人說，這是只限於迎親時候用的，其實不然，這副對聯的涵義是極廣汎的。我們的祖先之愛用這副門聯，是因為它表示着“和氣藹藹，一家團圓”的意思。

記得我的曾祖曾為我的父親撰寫一對書房裏用的對聯，

“燈火夜深書有味，  
墨花晨潤字生香。”

我小時，因為這副聯字義易解，喜歡念它，故念得最熟。

我家中堂的楹聯是：

“孝友傳家，詩書禮樂；

“文章報國，秋實春華。”

我家在舊日是如何的家庭，由此一副對聯，可以完全表示出來了。

我家上堂，即是祖堂的楹聯是：

“孝友一家，庶可承忠厚綿延之澤；

“蒸嘗百世，其毋忘艱難締造之勤。”

讀者由這副楹聯，更不難明白在舊日的我們的家族是怎樣的家族了。據說是我伯曾祖所撰。

其次要說門楣上貼的橫額了。橫額和春聯不同，紙幅無須春聯的那樣長，通常是長二尺寬八寸，只由右至左寫四個字，都是吉利語。最普通的如：

“富貴壽考”

“和氣致祥”

“千祥雲集”

“百福駢臻。”

.....



嶺南的民房都是族聚而居而建築的，故多是合數幢房屋的大屋，屋內分割許多小室（Chamber），每室的門楣上大都貼有橫額。假如是新婚夫婦的住室，門楣上的橫額大概是用，

“百年偕老”

“鴛鴦福祿”

等字樣。至年老者的住室，門楣上則多寫

“百子千孫”

“子孫滿堂”

等字樣，這表示中國人在往昔是希望多產及重男輕女的習俗。

不單一般人的住室，商店也需要這類吉利語寫成橫額，貼在門楣上。譬如：

“貴客常臨”

“貨如輪轉”

等字樣，都是商業上使用的吉利語。有些農民在豬圈牛欄的門額上，甚至於在廁所的門額上，也貼上這類的橫額。我們村裏有一個農民不認識字，只請蒙塾先生把橫額寫好，拿了回來貼錯了地方，

鬧了不少的笑話。例如他把“六畜興旺”貼在他的父母的寢室門楣上，把“貴客常臨”貼在他的妻的住室門楣上，把“子孫滿堂”貼在牛舍的門額上。“食祿萬鐘”是該貼在廚房的門楣上的，他却把它貼到廁所的門額上了。

春聯和橫額都是用紅紙寫黑字，這是表示喜慶的色彩。但是，若死了人，則不能用那些吉利語，也不能用紅寫黑字，而改用藍紙寫白字了。這是表示有喪事的色彩。現在國民政府用這樣的色彩表示青天白日，我們民衆的眼睛也看慣了這種色彩，不覺得它是怎樣可怕的了。若給村中的老年人看見，一定不喜歡，會說有喪事才用這類的顏色吧。

有子女的人死了時，大門上的門聯上幅是“恩深罔極，”下幅應死者之性不同而有差別，若是男性，用“痛切靡瞻，”若是女性用“痛切靡依，”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側門的門聯或屋內的楹聯，當然是臨時由死者的親屬友人所撰的輓聯了。

## 二

“富貴壽考”即是“長命富貴”的意思，也是代表往昔——否，現在還是一樣，——智識份子的思想，簡單地說，就是升官發財。中國人本有一種奴隸根性，即藉賴一個英雄豪傑——當時所謂天子的——之聲威勢力，一方面當奴才，一方面剝削下層民衆以肥自己的私囊，達成了這個目的，即是所謂“富而且貴”了。但是一個人會早死，雖有富貴也不能享受，所以在富貴之外，尚需要壽考這一個條件。富貴是互相依存的。何以言之？譬如做生意的人發了財，就可以捐官或教養他的子弟，使入仕途；做了官後，自然地會發財了。只有壽考是聽天由命的。

既富且貴，而又壽考之後，他們更進一步的希望是“子孫滿堂”，“百子千孫”了。故他們有了錢便建造廣大房屋準備兒孫將來的住宅，買萬頃的良田準備兒孫將來的米糧。故跟着“做官發財”的思想而起的，當然是“買田做屋”的思想了。在往昔沒有像今日那樣可靠的帝國主義銀行可以貯款，買田做屋即是他們的積蓄的一個方法。故當時一般

的人最先都是儲蓄，準備買田。第二步便造房子。

我的高祖在廣州開綢緞莊，發了財，在當時（由嘉慶至道光年間）號稱百萬。百餘年前的百萬，不止等于今日的千萬之價值。他在村中買了二三百畝田，在城裏開了兩間當舖，但是他的最大的成績還是建造了一家大廈，名“留餘堂”。他的兩個兒子，八個孫子，廿四個曾孫，六十餘個玄孫在後日得蔽風雨，完全是受這位爲子爲孫籌劃得十分週全的高祖的餘蔭。

高祖所建築的大屋是三堂六幢的建築，像這類的屋式在嶺南到處都看得見的。由若干堂和若干幢的數字，可以表示房屋的大小寬狹。最普通的是兩堂兩幢。最小的是假二堂（有門樓的亭子式建築）一幢。至於三堂四幢，那是極宏偉的建築了。何況是三堂六幢呢！不過我們的大屋仍然是二堂四幢，最外側兩幢是假的，故稱之爲“假六幢”。

何謂堂？堂是嶺南族聚而居的民房的中心建築，爲族人所公有的祖堂，禮堂，以充慶弔時使用的。一般分上中下三堂，故民俗有以“三堂大屋”爲

誇的。有了三堂，至少在兩側有兩幢。至兩堂式的屋，則只有上下兩堂，而缺乏中堂。

上堂是安置祖先牌位的祖堂，在神龕內占有最高位的木主牌一定是刻着：

“某氏歷代祖宗之神位。”

祖堂的陳設佈置有些和神廟或佛寺相似，極其莊嚴華麗。當然也有簡單樸素的，但也決不至像日本人家裏的佛壇那樣簡單，僅僅在一個小木櫃裏擺一個牌位而已。

中堂是每當慶弔時所需要的禮堂或宴會廳，所以也叫做中廳，一般比上堂寬闊。下堂的面積最小，即是大門內的門廊，遇慶弔時充傳達處或鼓樂場之用。聯絡上中堂或下堂的當然是兩側的廊下。

各幢的建築是挨正身的“堂”的兩側建造的，每幢有由六七間至十二間的小房子，即前述的Chamber。這種建築從“百子千孫”的觀念產生出來的。建造大屋的祖宗知道他的子孫不是個個都力建造房屋所以為他們預先準備，使三代四代之後的子孫還能夠在一家大屋子裏面容納下去。

大屋的建設者到老年便將這些房子均等地分給他兒子們。譬如有房子四十間，均等地分給兩個兒子後，大兒子若有五十個子孫仍然擠在二十間的小房子裏，小兒子若只有十個子孫，也是一樣享用二十間的小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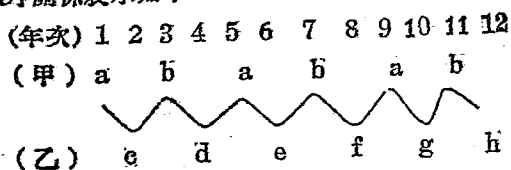
但是田畝却不能夠像房屋那樣固定地均等地分給兒子們了。他以之充作蒸嘗，使他的兒子們輪流着收益。輪着蒸嘗的人便是值班祭祀的人。在前清時的智識分子對於“祭”看得十分重要，鄭重其事。當祖先的生忌辰要在祖堂上設祭，又春秋兩季要在墳堂裏設祭，那即是掃墓。蒸嘗愈大的人，他的祭祀也愈隆重。沒有蒸嘗的人，他的子孫對他也比較的冷落。故欲獲得後代子孫的崇拜，自己先要造成一分蒸嘗，換句話說，祖先崇拜心的深淺，完全視經濟條件如何而決定。鄉俗以墳前有多數的子孫跪拜着祭祀，便是泉下人的光榮。但是隔代的子孫都不願遠道來掃墓，於是創立了“祚肉”或“丁子錢”等名目以引誘子孫之來上墳。當然“祚肉”和“丁子錢”是從嘗蒸肉割出來的。不過這裏有一個

問題，即上墳的子孫愈多，是證明失業或失學的子孫愈多。由這種論法推論下去，蒸嘗愈大的祖先，他的後裔自然是多產出無業流氓。這些問題之討論讓之後節罷。

上述蒸嘗的輪流收益也有許多流弊。譬如我的高祖的蒸嘗，若給我的祖父一家人（我八九歲時，祖父一家只八個人，算是八口之家。）輪着收益時，足夠三年間的米糧。但是我的祖父要十二年間才能輪着一次。我的祖父只是一個窮秀才，既不能像曾祖那樣地做官，又不能像高祖那樣地發財，結果唯有窮一輩子了。

我的高祖有兩個兒子，卽是我的曾祖和伯曾祖弟兄兩人，成立“留餘堂”的甲乙兩大房。伯曾祖和他的父親一樣，也只有兩個兒子，今假定爲 a 和 b 兩家，我的曾祖却有六個兒子，今亦假定爲 c, d, e, f, g, h 六家。因爲中國的財產制度是均等地分配給兒子們的，所以蒸嘗也是在甲乙兩大房間均等地輪收。在 a 或 b 的家庭，有四分之一的輪值機會，卽四年可以輪值一次。至于 c, d, e, f, g, h

各家，則在十二年間才能夠輪值一次。今將輪值的順序關係表示如下：



即在五年間，a家輪值兩次了，e家還沒有輪着。又在七年間，a家輪值三次了，h家還沒有輪着。再下一代，譬如到了c，d……的兒子輩，有四個的，有六個的，那就須四十八年間或七十二年間才能輪着一次了。於是大家對蒸嘗也絕望了。各人知道祖宗的餘澤，過了三四代之後，也是不可靠的了。只有各人打各人的算盤。念過書的人，開設蒙塾。字墨差些的人，則赴南洋羣島替白種人開荒。

當我九歲的那年，即 1901 年，（前清光緒二十七年）我們的農村就荒落得不成樣子了。不過比鄰近幾縣還算好的，因為我們縣裏的大地主比較少數。那時候，在縣城，也漸次有商業資本的抬頭了。——一部分是由南洋回來的暴發富，一部分是



是從地主或官紳階級的子弟轉變的。——因是，佃農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困苦，農業勞動者更不消說了。

村中貧苦民衆的金融機關只有搖會和當店。前者也是操于土豪劣紳之手，最後的利潤仍然是歸給他們。至于當店是人人知道的剝削貧苦農民的機關。上海的當店限期十八個月，期限比我們村裏的短。我們鄉裏的當店是限期三年，利率二分，比上海的當店利息却高了兩分。

這兩種金融機關也只有使貧農一天一天地陷於窮困，終至於淪亡。

我的曾祖兄弟舉人，大挑知縣，曾歷署陝西的富平，永壽，韓城，紫陽等縣。但是卸任後，兩袖清風，只帶了許多古籍和怪石回來。因為我的曾祖有米元章之癖。歸田之後，住在“留餘堂”。我的高祖遺產豐富，故我的曾祖可以坐在村中當一名正紳，（他大概不會被劣紳之名吧。）但是無意識地當了一個剝削苦窮農民的地主。幸得在那時代，一般以農民之供奉地主為理之當然的。

可憐的是我的祖父一代了，要經幾年間才輸得着一次的收益，但他仍然擔當了小地主的虛名。

到了我的父親一輩，名爲官家世家的子弟，但在經濟上窮得和農業勞動者沒有兩樣了。又因爲青了一畝，傳統的封建的固陋思想禁止住他不敢去營商，從工，或業農。但又不願意開設蒙塾去教讀。到最後，無可奈何，父親決意往南洋了。

農村疲弊之後，官紳家裏的子弟和貧農家裏的子弟是將陷于同運命的，即盡赴南洋爲白種人禪讓襁褓，以啓山林。

那時候的米價每元一斗，但是一般都說打飢荒了。因爲那時的銀元價格實在太高了，平時一元可以抵三斗米的價值，但到了這樣的飢饉時期，只能買一斗多的米了。我家裏的稍爲好一點的衣服也和貧農家的衣服一樣，寄存到當店裏去了。

我的母親早逝，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母親是怎樣的女性。我從小是父親撫養我長成的。白天教我讀書，夜裏陪我睡覺，都是他一個人。我五歲就破學，念“學而第一”，但只是暗記，不識字義。父親知

道這樣傳統的念死書方法是不妥的，所以另外剪了許多方紙片，寫“天地日月椅棹檯凳”一類的字給我認，並要我做淺近的對子，如“日對月”，“風對雨”，“花對草”一類的對子。

由五歲念書，念至九歲，那年春，我居然念到“小雅”了。但是對於文義仍然一點不懂。

我九歲那年，是對我刺激最深的一年。才過了新年，父親便來問我：

“今年送你到公孚當去念書好麼？”

“公孚當”是一個族人借舊當店開設的一間蒙塾。

我當時並沒有表示願意不願意。好奇心誘惑着我想去，同時又有點害怕。因為我聽見過，也看見過，蒙塾的先生專愛叫學童担板凳過去，伏在板凳上面，給他打屁股。

但是父親給經濟壓迫得太苦了，決意到南洋各埠去走一遭。等到父親動了身後，被家人送到“公孚當”私塾裏來時，自己才感着悲痛。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舉目無親”的悲痛吧。每天捧着

書走到那個單眼先生面前來背誦時，淚珠便一粒一粒地從眼眶裏滾出來。思念父親麼？不是的，對於父親一點不思念。自己只覺得全塾的人，——不問先生或同學，都是自己的敵人，自己一個人在私塾裏是孤立的。

我的“小雅”快要念完了，父親未動身前不單爲我準備了一本“大雅”，也預先爲我買好了兩大冊“書經”。但是在“公學堂”念書比父親教我的時候遲緩，書中的字義仍然是一點不懂。當父親教我念“梁惠”，“離婁”，“公孫丑”的時候，他曾講“瞽叟舜象”，“曾子養曾息和曾元養曾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等有趣的故事給我聽。自進公學堂後，真個是完全念死書了。

足足念了一個長年，才把詩經念完。至詩經裏所說的是些什麼事體，當然是半點不懂。

這年冬，我祖父死了。我的父親動身往南洋時是在二月（陰歷）中旬，他是搭當時在梅江爲唯一的交通機關篷船到汕頭去了。但是父親動身後兩天，老祖父又搭篷船到汕頭去了。祖母雖曾加以

阻止，但無論如何，老祖父執意要趕四百多里的水路到海口去再和父親見一面。

“本來今秋該叫你出省赴科的。不過家計這樣的緊迫。而我又老了，……”

老祖父趕到汕頭會見了父親時，這樣的說着流下淚來了。祖父是十分不願意父親離開的。父親也當然含着滿腔的悲淚，送老祖父回到潮城，再轉回汕頭去。

父親是在早晨離潮赴汕的，但到晚上，祖父又趕到汕頭去了。父親再把他老人家送回到潮城來，就急急回汕頭去趕上大船。（駛往暹羅的火船。）等到老祖父第三次趕到汕頭去時，父親已經在海上了。聽說老祖父就在碼頭上，望着海口流淚。

祖母後來說，這是一個不吉的前兆。老祖父知道自己不能再見父親一面了，所以在潮汕間往返了三次。

老祖父是在這年十月廿二日死的。我的父親在南洋由暹羅赴蘇門搭臘，再由蘇門搭臘轉赴大霹靂，行踪飄忽，所以不得不到家中的一切消息，當

然聽不見祖父的死耗。一直到祖父死了兩個月後，才接到信，趕回到家中來時是臘月下旬了。

自祖父逝世後，家計更不堪設想。除幾間破舊的房子外，真是一貧如洗。祖母和家人都束手無策，只指望父親能夠早日回來，或有辦法。但是父親在南洋流轉了半年餘，所得的結果，除旅費外只帶回銀幣兩百餘枚，尚不夠為祖父治喪及安葬的用費。恰恰壬寅年由春至夏，幾乎幾年餘不見半點雨水，全無收穫，梅江流域，到處饑荒。家中所有完全典賣盡了。一天兩頓的稀飯，差不多都難繼續下去。到了次年的下期，父親才決意出來開蒙塾。

距我們家裏不遠有一小村落，名叫廖屋崗。那村裏有不少的農民子弟。他們沒有念書的地方。我的父親幸得認識了鄰村的漁師兼泥水匠的阿洪哥，才由他介紹到廖屋崗村裏去的，阿洪哥和我們同姓，他感激我的父親是因為為祖父築墳時，父親會請他當副工頭，給他賺了三十多塊錢的工資。故他十分努力為我的父親拉學生。父親在鄰村的聲譽很好，農民都稱贊我的父親長厚慈和。并且父親

是一位秀才，秀才的學問總比老童生好，這是農民間的偏信。於是我的父親有了三四十名的學生，合計他們的束修共有五十餘元，可以說為農村的蒙塾冠了。

壬寅年，我尚在“公學堂”念書。癸巳年在家裏由父親教讀左傳。甲辰年春才跟父親到廖屋崗的塾中來，繼續讀左傳。

蒙塾的學童大抵都是害怕塾師的，因為從來的蒙塾師的只會強迫學童背死書，暗記書中的文句，弄得才發育的學童便淹淹無生氣。我的父親却不是這樣。他每天在下半天多講故事給他們聽，教他們讀“三國”，“水滸”，“西遊”，“封神”，“東周列國”等小說。這樣一來，學童們都十分歡樂，唯恐塾師不到來了。不過在那時候，花四角錢買一部“三國演義”，却是一件重要的事。學童的父兄們沒有一個能允許買小說給他的子弟的。他們看見我居然會念“三國”和“東周列國”，非常的羨慕。我在那時候正在念“左傳”和“戰國策”，所以讀“東周列國”更讀得津津有味。

乙巳年又增加了十多名學童。因為給我父親教了一年的學童們，回到家裏去居然會寫信，記賬及算數了。父親不單教他們識字義，不單講有趣的故事給他們聽，也會教習算術，珠算和筆算並進，而教材則是根據“算法統宗”。

筆算的方法還是從一部舊書抄襲來的。我此刻記不起是那本算書的名字了。加號是用“ $\perp$ ”符號，減號用“ $\neg$ ”符號，至乘除號則和現在的相同。教乘法遇數位大繁的時候，我們一時弄不清楚，父親便用中國固有的“鋪地錦”的方法來說明。總之我的父親是一位天才的小學教師。

我有一位堂兄弟進了美國人的教會學校，他們的教科書用“筆算數學”，是由上海廣學會出版，好像是美國牧師傅蘭雅譯的。父親把他們的書借來讀了一遍就學會了公約數，分數，小數等新的計算法。在“筆算數學”裏面稱“分數”為“命分”。至於比例和開方等，原是我的父親所曉得的。於是父親立即改良了舊日的計算法，而採用新式的計算法。譬如在“算法統宗”裏面有一個算題是：“東村



長女隔三朝。六日西村女到。小女南鄉路遠，依然七日一遭。何朝齊至飲香醪；請問英賢回報。”我最初覺得這個題目不容易算，後來發見了公約數的方法，給我算出來後，父親當時真有無限的喜悅。

父親也就在這時決意送我進教會學校，希望我日後能夠留美，能夠像唐紹儀伍廷芳等人物那樣辦洋務。

我有像父親一樣容易疲倦於教書的生活。父親在廖屋崗村裏教了兩年，便有些厭倦了。的確，教村童讀書是一件很重苦的工作。父親因為決意送我們進教會的學校，使向東家們辭退了廖屋崗的蒙館。

丙午年，即光緒三十二年，我十四歲了。這又是值得我去紀念的一年。因為我在這一年春，開始學英文了。進教會學校的手續很簡單，只由那個先進的堂兄弟領我們來拜訪教會的兩位美國牧師。據說一個名惠文（是 Whitman 的音譯）一個名叫汲衡。（是 Giffin 的譯音）在那時候，一般人對於宗教都視為異端，不加以排斥，亦對之敬遠。凡

進教會學校念書的要被人家說是吃洋教。故教會學校的學生很少，只有十餘個，盡是被壓迫的貧民子弟。他們受了豪紳們的壓迫，只有籍吃洋教以求外國人的庇護。到後來美國牧師們知道所辦的學校之不發達，完全是因為吸收不到士紳的子弟。現在看見我們要進教會學校，當然是十二分的歡迎。我的父親既然送自己的子姪進了教會學校，當然是熱心地為他們宣傳。父親說，除不領受洗禮之外，一切都可以接收。牧師也只借我們做做幌子，以吸收士紳階級的子弟，並不要求我們馬上信教。

初進學校，在星期日的下半天，恰恰是舉行禮拜的時候。我第一次聽見老學生們在衆口同音地在唱讚美歌，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後又看見他們都閉着眼睛，站了起來，聽牧師祈禱，更覺得奇怪，差不多要笑嚮聲了。但是看見他們那樣真摯誠懇，只好忍耐下來了。

過了一個星期，聽見父親也給汲衡牧師來教中國語了，每月有大洋六元的薪金，合計一年有七十二元，比在廖屋崗坐蒙塾就強多了，而且比頑童

們比較不費力。故那些村裏的蒙師們都羨慕起我父親的新職業來了。當然也有頑固的老者們，尤其是糜秀班，罵我父親是吃了洋教，當了洋奴。這是冤枉了我的父親，因為我的父親是始終反對領洗禮，進教會的。

在教會學校，我最喜歡三種功課，一是惠文先生的算術，教本當然是用前述的“筆算數學”，二是汲衡先生的英文，用的教本是嶺南大學出版的“Beginning English”。三是汲衡夫人的音樂。我在這時候學會了樂譜上的種種符號，如Clef, Bar, Sharp, Flat, 等。

到了三月間，惠文以任期已滿，回美國去了。算術便由我的父親兼代。我的父親一天兩角錢的薪水，每天一早要趕三里多的路程來學校裏上課，下午又要到汲衡牧師家裏來教他們夫妻學中國話。在那時候，我父親的勞力是這樣浪費了的。

到了第二年，父親加了薪，由六元增至七元了，交換條件是加担一，二，三年級各級的地理，教科書也是用教會出版的“地理問答”。

初進教會學校，卽我十四歲那年三月，縣城開設了官立中學，也舉行招生考試了。據說考進了中學，念五年書後，就可以分等獎拔，優、歲。當時父親聽見，確實有點羨慕。但是因爲需要二十元的學費，加上其他膳宿費等，每年須五六十元的用費！父親於是絕望了。當然，我在那時候也沒有程度考官立中學。我雖然開了筆會寫些簡短的“義”或“論”，但仍然是十分通順。在這時候，又因自己全神灌注的英文和算術兩科去了，國文不免荒疏了許多。

除了算術一科由我的父親担任外，代數幾何無人教授，當然三角術不消說了。其餘的自然科學，則由汲衡先生一人保辦，這位先生的聖經，倒還念得非常之熟，至於自然科學，却不十分高明，尤其是物理化學，經他教授了一年餘，還沒有一個學生能夠領會他的高深。

就這樣地糊裏糊塗混過了三個年頭，轉年是第四年級了，據汲衡先生說，念足了四年書，就算畢業有文憑可發。但我已經十七歲了，看着父親還是只

月領七元大洋的薪水，而背負着一大家人的生活，自己便感着往後的責任了。作算這種精神作用不能算是責任感，但是從前的嬉戲的態度突然地改變為莊重的，也失掉了從前的天真活潑的性質，而變為憂鬱性的人了。望見舉人伯父的子兒穿着官立中學的制服，揚武耀威地走回來，自己便會遠遠地避開，不願意和那些貴族式的堂兄弟們見面，又看見家事好一點的人們，也不免對他們懷些妬恨。同時我在十七歲那年春，完全由童年期轉變了青春期，在生理上也當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時雖然發生追求異性的衝動，但終於敵不住求出路之心激烈。故同輩的兄弟們又常常罵我是假正經。

我的同輩堂兄弟，有四十餘人，歲數前前後後不相上下的也有十人八人。每當假期中晚飯之後，常聚在一塊漫談。到了夜深肚飢的時候，便有人提議湊分到村口的餛飩店去吃麵，或喝黃酒送花生。於是他們都從衣袋裏掏了些銅錢出來。沒有錢帶在身上的堂兄弟也立即走回去向他們的母親要錢，在這時候，我就不能不偷偷地走開了，同時也

覺得有無限的傷心。最初是怨自己沒有母親，第二是歸咎到自己父親不該比他們的父親窮，同時自己也下了一個決心：

“雖然脚下穿着的是屨，但我一定要趕過他們！”

就是因為這樣地受着經濟的壓迫，想買一部書，縫一件長衫，都不可得。他們不單在冷天，即在熱天，都穿着白竹紗長衫，這確是令在當時的我十分羨慕。歲數只十七歲的青年，態度和性格完全像一個四五十歲的老人了，有時竟會偷偷地流淚。老祖母看見我無日不是這樣悒悒寡歡的，以為我是想討老婆了，有時便向父親提起我的婚事來說。

“飯都沒有吃，還要說老婆麼？就有錢，不如給他出省進學校去。”

父親却是我的知己。我在那時候，真想出省城去進學，這個目的如能達到，那我便可以壓倒在縣城裏官立中學念書的堂兄弟們了。因為當時的風氣是在縣城的人，每星期回來一次，很得村人的看重。但在省城進學的人，每學期回來一次，更能夠

得村人的尊敬，故我無一天不夢想出省城念書。

“想出省城去求學，不要錢麼？”

才熾熱起來的一顆心，又掉回冰窖中去了。

“你該把國文學好一點，字寫好一點，等父親有錢的時候，就送你出省去考法政吧。”

父親當是這樣來哄我。要把國文學好，是不難的。要把字寫好這却真難爲我了。但是一查省城各處入學考試的科目，確是法政學校的最簡單，只考國文一科。其他如高等學校，優級師範，高等實業等所考普通科目十分麻煩。父親深知道我沒有這樣的程度，不單幾何，三角沒有學過，也不知所謂物博學的內容是怎樣的。

那時代辦學的人都是老朽不堪的舉人進士，或候補官僚，不懂什麼教育，他們的主張仍然是只要國文學得好，其他科學都可置之不問，所以釀成各校的入學考試，專注重國文一科。父親也抱有同樣的傾向，常常責備我的國文做得太壞，不容易允許我到省城去。

“再在廣益（教會學校）讀一書年吧，全始完

終領一張文憑出來，可以準作高小卒業的程度。  
也不要使汲衡牧師失望了。

父親的主張是要我在教會學校念足四年的書，畢了業後，或出省，或進東山初級師範，或視來年的經濟狀況如何而決定。我聽見進東山初級師範，就感着一種不快。因為這間學校是最腐敗的，比官立中學更加腐敗。官立中學還有一二名由省城回來的新教員，而這間初級師範完全是由土豪劣紳包辦的。

在那時候，我常向父親暗示我的要求，縱令變賣房產，也要送我出省城去進學，不然則讓我赴南洋做工去。我想脫離廣益學的消息，居然給汲衡夫妻聽見了。我是成績最優的一個學生，他們很愛我，想把我和浸信會聯結起來，永不分離開。換句話說，他們希望我研究神學，為他們的教會當一名宣教師。所以汲衡先生立即向我的父親表示，我如能在“廣益”讀足四年，他可以聘我在初小部當教師，而送我入宣教師養成所，等到他期任滿後回國時，便帶我一路到美國去留學。父親的心給他打動了，



并且父親看見現代許多外交家，洋務家，都是這樣地出身的；所以他覺得也是兒子的一條最好的出路。

父親把汲衡先生的意思告訴了我。我當然也希望能夠到西半球去，因為這種遠遊，比留學省城是更莊嚴，更可誇的一件事。不過爲展到這個月的之先，要當三年的初小教師，并專研究聖經。對於前項工作，我不見得怎樣會討厭。對於後項的工作則在我是十分難堪的。原來教會辦了一間宣教師養成所，養了一批藉宗教吃飯的流氓，他們是走頭無路的失業者，爲貪圖三元二角半的伙食津貼，都羣集在這間養成所裏來，熱烈地表示將來要爲救主耶穌犧牲一切。

“他們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以上的人，而我是僅十七歲的青年，也參加進這羣動物裏面去，不太難堪了麼？”

我想了一想後，暗暗地歎息了一會。但據父親的推測，這是汲衡牧師特別對我的優待了，卽在三元二角半的伙食津貼外，還加給我三元或四元

的初小教員的薪水。

父親的意思是，不管將來赴美能否成爲事實，我如聽從汲衡先生的主張，在這三四年內，可以貯蓄二百多元。那麼，結婚費也有着落了，最少可以補助一部分。

“家裏這樣窮，自己又沒本事，誰人的女兒肯嫁我嘛！”

我這樣地頂撞了父親一句，父親便默無言了。

但是經濟沒有辦法，過了新年，我仍然搬進廣益學校的宿舍裏來了。

## 二

“最好是能進官費的學校。”

父親聽見一個親戚的兒子在日本考上了官費時，又歎息着對一個友人這樣說。

“現在只有進陸軍學校，才有官費。”

那個父執這樣地回答我的父親。

“好子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父親在那時候是這樣頑固的。假如父親在那時候，能預料着自辛亥革命之後一直到現在，軍人也像黃浦灘頭的地價一樣，一天一天地漲價時，他也贊成了我去投考陸軍學校了吧。

有一天，下雨，但父親特別的早跑到學校裏來。他一看見我，便說：

“今天下課後吃過了中飯，你幹快到城裏嘯天樓去拍一個照，我已經囑了K兄。”

嘯天樓是一個堂兄弟K開的照相館。我聽見父親劈頭只說這麼一句，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略望了望父親的臉，表示要他加以說明。

“過幾天，送你出省去考學堂。”

父親微笑着對我說，因為他斷定我是十分喜歡聽這個消息的。

“考什麼學堂？”

我反問父親。聽見有出省城的希望，當然有幾分驚喜的。

“考測繪學堂。這是官費學堂，又不像陸軍

那樣危險。你愛習數學，與你性質也相近。”

我聽見後，自己好像就考進了測繪學堂般的，于是把測繪學校幻想成一間異常堂皇宏偉的學校。

有一個堂兄是進廣益學校時的同學，但不是四年前介紹我去拜訪惠及兩位牧師的那位堂兄弟。這位堂兄弟名叫耀儀，在省城進了方言學堂。父親先寫了一封信給他，要他替我先在測繪學堂報名。

距考期尚差一個多月，父親怕我在途中有耽擱要我早些動身。他東籌西扯，總算籌足了二十元給我，計有大洋十二元，雙毫二十隻，單毫四十隻，香港的五仙銀幣二十隻。據父親說，大洋的一部分是用作汕港客棧的開支，雙龍毫是作在香港及到省城後的零星用費，單龍毫和五仙銀角則充沿途雜用。不是做父親的人，決不會籌劃得這樣週到的。

父親赴南洋時，曾在汕港經過，對於汕港的情形約略知道。故當我動身的時候，他曾叮囑我到汕頭後要怎樣進棧房，買船票，到香港後又當怎樣登

陸轉搭省渡。至到省城後應當如何，父親也是和我一樣，一切唯付之想像。他只是對我說：

“省渡到省城泊了碼頭時，便有許多挑夫擁進船裏來，爭挑行李。這時候，你要小心你的行李。多出三兩角錢不要緊，揀個比較老實的挑夫，叫他挑到流水井張氏家塾，你在後面緊跟着他走就好了。”

父親是從一個會到過省城的，叔父聽見了些省城的情形，只能給我這樣一個抵省城後應當拆看的錦囊。

張氏家塾是我們張氏族人在省垣建立的祠堂。從前張氏的子弟出省科考的，都寄寓在這家祠堂裏，可以無需要租錢。同鄉的有會館，同族的有祠堂，雖然是封建的遺物，但在飄泊窮途的人，是相當受用得着的。

這次算是初出鄉井，父親爲我準備的行李很簡單，一個皮箱，一隻被包，被席裝在這一條馬包裏面。據父親說，這些都是祖父從前科考時所用的舊物。

“旅費要一半帶在身邊，一半鎖在箱裏，遇了

扒手，還有箱裏的一半；失了行李，還有帶在身邊的一半，那末在旅途中不致陷于絕境。”

這又是父親的一番叮囑。

“凡事叮囑不了，只要你自己步步老成而已。”

父親最後才結束了他的囑咐，叫我快點去睡，快點起身，明早就要出城去趕船。

從廣益學堂出來，在家中歇一夜，第二天便出城去搭篷船。傍晚時分，廣益學堂回到家裏來時，有許多叔伯祖母，叔伯母們看見我就問：

“星儀哥，明天出省城去麼？”

“星儀哥，你真有本事啊！這小年紀就會一個人出省考學堂了。”

其實我滿十六週歲了，歲數決不算小。只是獨自一個人出門，自己心裏也覺着有幾分誇耀。我當下想，在許多堂兄弟們中，那一個能夠像我這樣勇敢地上這個遙遠的從無經驗的旅途呢。

“星儀哥你出省考什麼學堂？”

“聽說是考官費的測繪學堂。”

我只是報她們以微笑，並沒有回答。但在她們

間，這一個問那一個答，把我出省考學堂當做一件新聞在談論。

我當時只是感着一種緊張，完全沒有悲喜之念。這時候的情緒，恐怕是有些像臨出發時的兵士的吧。

到前線時，或生或死，誰也不能預料。但在出發之前，兵士的精神，都是有些像由前線凱旋回來了般的。在外表，我雖然是在矜持着，但在內裏，確是感着幾分得意。自己就像已經變為一個測繪學校學生了。

“脫離這個早厭倦了的教會學校，一躍而為一個留省學生，不比那班官立中學生勝一籌麼？”

我在動身的前一天，盼望那些進了官立學校的堂兄弟們都能聽見我出省考學堂的消息。在那時候，我確有過這樣幼稚的見解。但是，今天早上，汲衛夫人給了我一個失望，於是埋怨我的父親不該叫我去向那位教士夫人告別。

“你不該在汲先生未回來之前離開學校喲！”她蹙着額這樣地向我說。她從前和我說話時都是

面帶笑容的。只有這一次，她不單不笑，並且還蹙着額，鎖着眉根。因為在這時候，汲衡先生為教會的事體到汕頭總會接洽去了，他所授的英文由他的夫人代課，他所授的聖經由另一個教士夫人 Mrs Campbell 代課，（他們譯 Campbell 為甘武）他所授的西洋歷史由甘武牧師代課，他所授的理化則暫行停授。

預料着汲衡夫人聽見我出省投考學堂她一定會笑着勉勵我幾句後，和我握手說 good bye 的，今看見她的那種不喜歡的樣子，我不覺感着輕微的失望。我想假定考測繪失敗了後，再回到這個教會學校裏來時，還有面目和她們見面麼？我把這個意思向父親說了。

“勝敗乃兵家的常事，今年考不上，明年不可以再考麼？”

父親這句話又鼓勵了我的不少的勇氣。我便一個人勇敢地單騎遠征了。

父親穿着一件淺藍色洋布長衫，洗了幾次水，快轉成白色的了。他站在碼頭上，（縣城南門外的



羅屋碼頭)看着所我搭乘的蓬船解纜，船向下流行駛，我坐在船尾的左舷上，望着碼頭上的一個白點漸漸地消失了。看不見父親的影子後，我才感着我的前途的飄泊，愈想愈悲切，差不多要流出淚來了。因為有許多同船之客在望着我，我才極力忍着，不敢哭出來。

到了潮汕，都是接着父親的叮囑，平安地通過了。只在汕頭過香港的海澄輪船上，給小竊扒去了一枝洋傘。我覺得這是一件大大的失敗。到了香港，忙寫信去報告父親知道，要父親恕我的疎忽。

在香港的客棧裏，認識了三個同鄉青年，也算是同志，即都是赴省城考測繪學堂的。一個姓謝名百度，一個姓李名頌聲，一個姓賴名少舫。他們三個人都比我年長，因為同一桌子吃飯，便認識了。他們像都佩服我這小小年紀，一個人無伴，敢由鄉裏跑到這香港地方來。

“我們今晚上一同上省去。”

這是謝百度的提議。真是他鄉遇故知了。我當時真有說不出來的感激。

一同吃過了兩頓飯後，我們便成知己了。省渡是十點開身的，我們吃了晚飯後，便到先施永安等大公司裏去觀光，又到海皮去吸空氣。我乘機問那位謝百慶，測繪學堂是怎樣考法的。因為聽見李賴兩人常常去問他考測繪學堂的情形，知道他在去年曾來投考過，失敗了的。他在去年雖然失敗了，但在今年的我們間，却是一匹識途的老馬了。

“只考一篇國文。”

謝君伸出他的巨掌來向空搖了一搖，表示除國文外不再考什麼學科。但是我聽見後，却有點失望了。

“如果單考國文，那我們不懼它？”

這是李賴兩位的表示，我聽見更加喪胆了。因為我對國文一科，實在沒有自信，只希望在國文之外能夠多考些英算等普通學科，多增加一些平均的績點。

“今年投考的人更多吧。聽說有兩千多人報了名。報名期沒有截止，大概不下三千人投考吧。”

我聽見謝這樣說，我更覺絕望了。在三千人之

中只選拔五十名，而這五十名的選拔標準只是在一篇作文。那末問題是，在這三千名的青年中，至少我的國文程度要能夠壓倒二千九百五十人。這很顯然地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想到這點，我更悲觀了。

由香港赴省，謝穎李諸人主張搭尾樓，我不知道船票的價錢，所以只對他們說，要搭價錢最便宜的艙位，這當然是統艙票了。

“這是不着算的，掉了一件行李，不是損失更大麼？”

謝君笑着勸我一同搭尾樓，好彼此招呼，並且爲我說明搭統艙實在省不了多少錢，而在統艙裏面，扒手又太多。

“尾樓票多少錢？”

“十二毫。統艙票要七毫。相差只半塊錢。”

于是我聽從他的忠告，也搭尾樓了。但我在當時，仍不敢十分相信謝君，對他還懷着相當的警戒。我想他這樣地對我好，莫非想向我借款麼。在客棧裏好像聽見他說過，他的旅費帶得不十分充

足。

“縱令謝君是個壞人，難道賴李兩個也是壞人麼？”

賴的態度十分驕傲，好像看不起我，我也就神經銳敏地少和他攀談了。的確在香港客棧裏，向他說了“請教貴姓台甫”之後，便很少交談了。李君比較年輕，儘和我談論學校裏所習的學科。他是官立中學的第二期生，大罵縣立中學的腐敗，以劣紳爲監督，（即校長）以一班老朽的舉貢廩秀爲教員，無論任何學科，都是取決于國文，談不到什麼科學。我聽見之後，覺得李君是一位奇人，同時佩服他的見解新穎。因爲我們縣裏的一班青年，住在窮鄉僻壤中，有若井蛙，假如他進了某一個學校，他便要拚命地誇讚某學堂如何辦得有精神，校長如何有能力，教員如何有學問，尤其是擁護校長，擁護得高與天齊，而甘願做個人的忠狗，喪失了他們做人的意義。現在李君的見解完全和他們青年的不同，不隨波逐流，叫我自然會欽佩他。李君又說，他是因爲看不慣官立中學的腐敗，才脫離了中學，出來考

測繪學堂的。

謝君問我到省後住什麼地方，是不是住流水井。我答應是的。流水井在留省學生間變為代表張氏祖祠的代名詞了。

“你們呢？”

我轉問他們。

“住府學東街的泉興昌。”

泉興昌是鄰縣與甯縣人開的，專為學生寄宿的公寓。

“先到泉興昌，然後再叫一個挑夫送你到流水井去吧。”

謝君這樣說。

李君勸我也一同住泉興昌，我當然不能答應，因為在動身的時候，父親叫我要到流水井去看那位進方言學堂的堂兄耀儀，一切由他打理。

臨天亮的時候，我早給船上的賣茶水的人驚醒了。

“熱水洗面！熱水洗面！”

他們，走了一個，又來一個，就這樣地叫來叫

去。我驚醒了後，忙起身來，從窗口望岸上的風景，看見滿堤盡是陰濃的綠樹，覺得省會地方的風景自是不凡。

他們也都醒來了。

“快到省城了麼？”

李君問謝君。謝君操着不馴熟的廣州話去問賣茶水的人，才知道船還沒有到黃浦。但是全艙都嘈雜起來了，船客盡都在打疊行李。我因為有帆布床，沒有把被打開，只借他們的一張毛毯來覆着腹部，就過了一夜，連腳下的鞋都沒有除去，所以行李無須打疊，很覺清閒，只看着他們在翻被包。我在那時候真個是笨拙，笨到不會走過去幫忙朋友打被包。我把借來的一張毛毯交回他們時，也不會道謝一下，只袖手旁觀着在暗暗地羨慕他們都有洋毯，尤其是羨慕賴君有兩張毛毯，一張嶺南人最常用的紅色毛毯，一張比較高價一點的褐色毛毯，同時也暗暗地悲歎自己被包內容的貧弱。我的被包裏有些什麼呢？一張加文蓆（南洋商人最常用的一種草蓆，是一個由南洋回來的旅人送給我父

親的，)一張舊棉被，裏面的棉絮也因年數久了，固化到趕得上石塊那樣堅硬了。

我正在沉思着，茶房忽走來收拾帆布床，并向我們要錢。我只當他是來討酒錢的，到後來才知道帆布床也是要租錢的，每張一毫，連船票共十三毫了。

謝君先叫了一盆熱水來洗面，面盆中心有一個茶盅，盛着七分滿的冷水，這當然是備漱口用的。因為謝君用了，各人也就跟着要了一盆水來。問謝君一盆洗臉水討什麼價錢，謝君說一個“斗令。”“斗令”是香港五仙銀幣的代名詞，價值三分六厘銀。在那時候，省港的銀幣是同價格的。當然在省城用的都是廣東省造的龍毫，有雙毫，有單毫。

漱了口，洗完了面，從船尾窗口射進些日光來了。從窗口向外望，看得見有些像街市的房屋了。

他們在那時代都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者，排外意識很強烈。他們不住地在數罵歐美人的罪惡。我雖然從他們獲得了許多凡是一個國民都應當具有的智識，及應當知道的歷史的資料；但在我

心目中的美國牧師好像不是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不過在當時我不敢和他們辯駁，因為我知道了自己的歷史智識實在淺陋。他們都在侃侃而談地演說出許多國恥的史實，來給我聽。可憐得很，我所知道的國恥的史實，只是從一本新三字經裏面獲得的：

“……光緒皇，好皇帝，戊戌年，下諭旨，除八股，除詩賦。……甲午年，有日本，來打仗，我國敗，失台灣，台灣失，又賠錢，賠幾多，二萬萬。當此時，失地多。有德國，佔膠州。俄羅斯，佔旅順，及大連。法國佔，廣州灣。……我國人，要相愛，你愛我，我愛你，我國人，愛皇帝，願我皇，無災害，願我皇，萬萬歲！”

這是在滿清末年的愛國意識民族意識的表示。當他們大罵白種人時，我略表示了白種人不完全都是壞人，其中也有好的的意見。

“糟了！你中了耶教的毒了！”

不知道是李君還是謝君，伸出指頭來向我指點着這樣說。我才以耶穌教為新的學識，而他們在



那時候，竟知道宗教是一種鴉片了。這真使我失望，也使我驚異。當然，他們 Chauvinism 去排斥耶教的，但和義和團的意識又有點不同了。

他們在輪船的選擇上，也表示出愛國的思想及民族意識來。原來船行省港間的省渡，最初只有英國商人的四艘，名金山，佛山，香山，河南。（這是取廣州市的南岸的河南這個固有名詞。）前兩船是夜渡，後兩船是日渡。星期六夜渡和星期日日渡停航。“省渡”兩字是香港的商人所起的名稱。

因為省間的交通日見繁盛，由別家的外商公司增加了兩艘“省渡”，一名“播寶”，大概是 Paul Beau 的音譯，一名哈得安，忘記了它的原字了。同時也有中國商人集資辦了兩艘輪渡，名“廣東”及“廣西。”當我們由香港赴省城的那晚上，有三條輪船航省的。我們因為愛國，故搭乘了“廣西”。

“廣西”泊在近靖海門的珠江心裏。有許多桃夫和艇夫擁了進來，還有各旅館各棧房的夥伴。由汕頭到香港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所以我並不害怕了，何況此刻還有同伴。每個桃夫或艇夫在我們

面前走過時，都來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李君便很高興地和這些廣州勞動者說起鹹水正音來。

“他們不懂得你在說些什麼！你的普通話也不見得怎樣好！讓老謝去交涉吧！不要你去多嘴！”

賴君忙止著李君，不准他去從旁插嘴，只讓那個識途老馬謝君去和那些艇夫挑夫講鹹水廣州話。到後來我才曉得賴君並不是驕傲，他只是個性質愛沉默的人，並且很遵守紀律。

謝君高聲響氣地和挑夫艇夫們吵了一會，價錢算講定了，由省渡載至靖海門碼頭的艇費要多少，由海門碼頭挑至府學東街的挑費又要多少。於是謝君派我先下舢板裏去坐着看他們一件件地落行李。賴李兩君跟着他們搬運。謝君在行李未搬盡之前留在尾樓槍裏坐鎮。

在赴泉興昌公寓的途中，我們都急忙忙地流着臭汗，跟着挑夫跑。挑夫們挑着行李，一面Le Le, Ho, Le Le Ho地在唱和。我聽見很覺得奇怪，也覺得有趣。

到了泉興昌後，休息了一忽，因為我要轉搬到

流水井去，謝便替我們作了一個結算。因為由香港客棧出來，一直到泉興昌，各人都支出了相當的錢，但是多少不等。由李君應用他在官立中學學來的四則，把結果算出來了。謝君對我們三個人都負債，負我的最少，只四角小洋。謝君向我們說明了，要過幾天家中才有錢寄來還給我們。他確是一個痛快的男兒。

到了張氏家塾，冷靜靜地不見一個人。看門的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婦人，體格胖胖的，看見我，好像睇不起般的。挑夫把我的行李，一個被包，一隻皮箱擱在中廳裏後，便向我要錢。我正驚疑，何以至祠堂裏不見一個人影。當挑夫吵着向我要錢的時候，從中廳走廊的一間木板柵成的廂房裏，走出一個人來，叫了我的名字。

“阿星，你來了麼？”

我抬頭一望，原來是我平日很佩服的一個從堂兄仲饑。（他和耀儀是嫡堂兄弟。）我佩服他的理由，是他刻苦讀書，進了學。後來又聽見他進了省城的蠶桑學校，一面賣文為活，不要家裏寄學費

給他。

“仲哥，你也住在這裏麼？我竟沒有想到。”

我看見他也無暇揩額上的汗了，他便向作了一個揖。這樣的態度却把他引笑了。

“你一個人出來的？沒有同伴？”

我把沿途的情形大略告訴了他後，便半似稱獎半似勉勵地說，

“總算難爲你了，星弟，你的責任也不算小啊！”

他的言外之意，我直覺着了。他原有一個哥哥，患肺病死了。他的父親年輕時本有神童之名，但也只補了一名廩，以後便是潦倒不堪不容易維持一家的生計。這個責任，到了今天，當然輪到他的身上了。大概他是引我爲同境遇的人，這是不錯的。我們的家事貧窮，正相彷彿。

我們就站在中廳上談了一會話，他才看見我滿額上流着汗，于是他穿過屏風到後頭去。我聽見他叫了兩聲

“阿三妹。”

不一刻，一個赤着足的年約十四五歲的小姑娘

姨出來了。據這個堂兄說，她是久住省城的一個旗人的童養媳，按輩數排她是該叫我們做叔父的。

“倒一盆水來給星叔洗面。”

仲儀吩咐那個名叫阿三妹的。

“面盆呢？”

阿三妹把我打量了一會，大有看不起我的樣子，像故意問我有沒有面盆。

“你沒有帶面盆麼？”

仲儀問我。我回答沒有帶。

“那你拿我的臉盆去倒水好了。”

他再吩咐阿三妹。阿三妹的樣子很不高興，拿着仲儀的小洋磁面盆走進裏面去了。

我真想不出他們睨不起我的理由來。看守大門的老婆婆不睬我，只當她不懂我所講的客話。這個小女兒明明會聽客話，但也一樣地睨不起我，又是什麼道理呢？

不一刻，阿三妹端着一盆水出來，擱在一張又髒又黑的方桌上面，就走了，仲儀又問我有沒有毛巾。我倒有一條紅色毛巾，是在家動身時買的。當

我洗面的時候，仲儀便回他的房裏去了。

我外面穿的一件是深藍色洋布長衫，最經體的，裏面是一件黃棉布操衣，貼身的是一件側衿的白洋布短褂。已經是陰歷的四月中旬了，天氣很熱。但我還穿這末多的衣服，這完全是謹守父親的囑咐，在旅途中甯可多穿些，以防天氣的急變，着了涼生病，反為吃虧。

我措了臉後，覺得週身怪膩膩的，便把藍色的長衫，黃色的操衣，白色的短褂，一齊解開來，袒着胸腹，用毛巾去揩胸腹部，汗泥跟着毛巾一條一條的掉了下來。措了一會後，再背轉手去揩背部，泥垢還是一樣的多。愈措愈覺得週身發癢。望着面盆裏的水，已經轉成黑色了。我想這個困難，唯有洗一盆澡，才能解決了。在那時候，我是在生理上新陳代謝最盛的時期，並且在四五天之間，經過了三四個大小都市，流了不少的汗，在身上吸集了不少的烟塵。這當然會使我變為週身給汗泥包裹着的一個人。

又過了一刻，阿三妹出來說，要煮飯了，問我



嘗不是和仲儀等人一同吃。仲儀告知她，當然是的。她就跑開了。

將近正午時分，便有一羣人走向這家像古剎般的祠堂裏來，有穿白竹布長衫的，有穿乾紗長衫的，有身穿白色操衣頭戴白色軍帽的，各人手中都拿着書本，講義及墨盒，毛筆等等。全祠堂便騷然起來了。

“原來有這樣多學生寄宿在這家祠堂裏。”

在當時，我真是有點吃驚。看見他們的服色，知道他們的衣服都換了季，不免又慚赧起來。因為我們鄉裏，一般在冬天是穿藍布長衫，在夏季是穿短褂，或白布長衫。現在我身上穿的深藍色長衫不單不合時令，並且樣子也不像省裝時髦，和他們一比較，真是有點土頭土腦的樣子。當時我便直覺着我和他們之間，有了一道的鴻溝。

有幾位比較年長的穿白色操衣戴白色軍帽的學生在我面前走過時，竟笑着向我點頭招呼，我便想，他們不盡是看不起我的吧。

有一個比較老成的，身體胖胖的學生，姓徐的

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出來考測繪學堂的。我答應了是的，同時驚異他何以也會講客話。到後來，才知道他是順豐縣人。

又過了一刻，耀儀穿着一件長達腳跟的白竹紗長衫走回來了。我還是走上去叫了一聲耀哥，同時作了一個深揖。他隻手捧着兩三本舶來書，筆記，墨盒之類，隻手拿着一把黑色的摺扇。他看見我向他作揖，不像仲儀那樣回我一個禮，他只搖動他手中的小摺扇，叫我不要多禮，並且笑着說，

“你怎麼像一個鄉巴佬！”

我給他這末一說，滿臉緋紅的，很難爲情了。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他們海陸豐和豐順人分成兩桌，在上堂裏吃飯。我們堂兄弟三人是託阿三妹家裏包飯的，不另僱用火夫，在中廳吃飯。吃飯的時候，我便不客氣地問了耀儀許多話，到後來知道穿長衫的是方言學堂的學生，穿操衣的是高等巡警學堂的學生，前者的學堂在流水井之東，後者之學堂是在流水井之西，所以寄宿在張氏宗祠，最爲方便。



耀儀說，他在下午還要上兩堂課，回來就和我一同到測繪學堂去報名。他又說，父親寄給他的信和我的相片，昨天才收到。

吃過午飯，阿三妹照例又倒了水來給我們洗臉。我還是借用仲儀的臉盆。到了下午，由繪測學堂回來，又是滿身汗了。我問耀儀，想洗澡要怎樣辦才行。他便問我，

“你要洗山水，還是洗井水？”

“洗山水怎樣？洗井水又怎樣？”

“洗井水唔使（不要）錢，洗山水三分六。”

我才知道我們燒飯菜燒茶是用觀音山挑來的水，洗滌器物則用門首的井水。井水的鹹味過濃厚，不適於飲料。山水由觀音山挑回來，每担一角，每桶半角錢。

“洗井水不好麼？”

我當時實在捨不得花半角錢去洗一盃澡。在家裏洗澡，那裏要花錢呢。半角錢委實是太貴了些。

“你不怕發癩麼？”

耀儀笑着問我。

“怎麼洗井水會發癩的？”

到後來，他才告訴我，洗井水不如不洗澡。因為用井水洗了澡，週身會不住地發癢，於是我不能不花這個三分六厘了。

吃過了晚飯，耀儀帶我去逛惠愛大街。幾家洋貨公司的陳列窗引起了我這個村童的注意。耀儀告訴我，他如有錢，一定要買一個金錶兒，還要製些絲綢的衣服。他又告訴我，我身上的藍布長衫不能穿了，穿着實在太難看，叫我縫一件白竹紗長衫。我當然聽從了。他帶我到一家成衣店裏去，定做了一件價值十一角錢的竹紗長衫，交了一個團龍雙毫光緒元寶做定錢。在回寓的途中，又買了一個價值兩角錢的小洋磁面盆。這是每天不能缺的用品，所以也決意買了。

回來寓裏，便忙着寫信去報告家裏的父親，報告他沿途平安到了省會，報告他一路用了多少旅費，報告他定做了一件白竹紗長衫和買了一個小洋磁面盆，因為在我這也是一件大事。

耀儀有功課，並且是個非常用功的人，每天吃過了晚飯，就關着門讀書，所以我常常跟仲儀出來逛街路。但我每次伴着仲儀出去回來後，耀儀定來問我，

“仲儀兄對你說及我的事沒有？”

“沒有，我只跟他到他的一個友人家裏去坐了  
“一忽，”

“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是那一條街道，好像是辦實業雜誌的所在。”

耀儀便沒有話說了。

距考期還有十多天，我閒着無事，只在流水井附近的街道上走走。但也不敢走遠，怕迷了道路。很想到府學東街去看看謝李賴諸友，但很不認識路。我把這意思告訴了耀儀，他說他也認識謝君，答應晚上帶我去，并贊成我和他們作伴去赴考。

但是到下半年，謝李兩君先走來看我，我真有說不出來的感激。謝君原來有乾紗長衫的，穿在身上，真像一個紳士。李君是和我一樣沒有白竹紗長

衫的，在香港時他只穿着黑綢胡襖衣，今天他也穿着一件白竹紗長衫走了來，樣子完全變了，像個留省學生了。我當下有點羨慕他的長衫縫得這樣快，到省只三四天，就做成功了。

我便跟了他們出去。他們說要湏觀音山去。我問賴君何以不來，他們說賴君一個人訪問他的朋友去了。我真佩服他們，一到省城就敢一個人到處跑，並且還有可以訪問的朋友。於是不禁又悲歎我自己之無能和孤獨了。

我們只在一家茶樓上，各喝了一盞茶，吃了一二件點心，就回到泉興昌來閒談。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謝君老氣橫秋地躺在床上，向我問長問短，問教會學校的內容，問我的家事。隨後他又說些談諧和猥褻的話來給我們聽。我在泉興昌又認識了幾個同鄉。我把他們的姓名學籍都緊緊地記着。我羨慕謝李諸君及其他同鄉，都像生長在廣州般地十分慣熟。只有我一個人覺得異常寂寞，與其說是患了思鄉病，甯可說是患了思親病。這是因為平時父親太愛我了，一旦離開了他，在旅中因為精

神緊張，還不覺得怎樣；到了一個人要自己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時，便感着無限的寂寞和不便了。

李君特別地和我說得來，大概是由於年齡的關係，我們兩個最年輕，還有小孩子的脾氣。由府學東街回流水井，我還不認識路，李君自告奮勇地再把白竹紗長衫穿上，說送我回流水井去。當然我十分感激，也十分歡迎的。

“要快點回來嘍，快要開飯了！”

謝君呼喝着般的說。

我想李君送我回流水井來，我當然要留他吃晚飯，并且剛才在茶樓上的賬好像也是李君一個人會的。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留客吃飯，沒有先和耀儀商量過。

李君送我回來張氏宗祠時，耀儀也從學校回來了。我忙代李君介紹，但耀儀很冷淡地點了點頭。李君也像不好意思般地向我告辭。

“現在你認得路了，可以常過來要。”

耀儀聽見，才很客氣地留李君吃晚飯。但是李君一面走一面說，

“不要緊，不要緊。”

我覺得李君真是我的好朋友了，心裏很過意不去。他送我回來時，沿途教我認清楚路道，在惠愛大街府學東街口有什麼商店做標識。沿惠愛大街向西行，到了觀蓮街口，我就認得路了。原來道路是這樣近，這樣簡單的，只恨自己從前不留心，不努力，專會跟着他人的屁股跑而已，所以不中用

我代謝君向耀儀致意了後，耀儀更決意帶我一同到泉興昌去看他們了。吃過晚飯，耀儀帶着我到流水井北首，從一條很狹小的巷子穿出去，經過一家當舖，跳出當舖的大門，便是惠愛大街了。我想，現在又發見了一條赴府學東街的捷徑了。

嗣後，我差不多天天下半年都跑到泉興昌去和他們談天，也學會了上茶樓，進飲食店的習慣，不過很節省，不敢多用，每天只花一二角錢，吃茶蛋，蓮子羹一類的東西。

又過了兩天，我的白竹紗長衫也做好了。以前每天都是穿操衣出去的，現在改穿長衫了。穿好了後，在鏡裏望了一望，雖然不算是個翩翩的美少年，

但還是左顧右盼，自覺不凡。低頭一看，却發見了一個大缺點，就是自己還穿着一雙褐色皮鞋，配着這件雪白的長衫，太“土氣”了，也太“武氣”了一點。

嗣後，我一天一天地時髦化，一天一天地留省學生化，同時也一天一天地忘記了家中的父親和老祖母了。我穿着新長衫再溜到泉興昌來。但公寓中人對於我這件長衫不見得怎樣特別加以注意。我感着輕微的失望了。我想，這還不排除麼，莫非那雙有“土氣”而又有“武氣”的褐色皮鞋在作祟。因為有了這雙討人厭的皮鞋，還不能把自身澈底地文謝化，還不像是一個留省學生，於是我要李君和我一路出來，同到他買過鞋的鞋店裏，再花了四角五分錢，買了一雙學士鞋回來。有了學士鞋，又覺得自己的襪太不像樣子了，於是又買了一雙價值一角半的絲襪。長衫也有了，學士鞋也有了，絲襪也有了，我完全地十足地化爲一個文謝的留省學生了。半點“土氣”也沒有了，我也像個生長於廣州的人了，對於一切也漸次慣熟了，阿三妹對我的態度也改變了許多。

### 三

四月廿五日(?)是第一場的考試,舉行體格檢查。我們自投考之後,差不多隔一天就到測繪學堂門首去看看有沒有特別的佈告。測繪學堂在東門外,也是沿惠愛大街向東走,出了東門,轉入一條向北的小街道,街道盡處便是測繪學堂和軍醫學堂。

因為投考的人太多了,按府廳州縣的的順序,分兩天檢驗體格。我們的體格檢查時間排在第一天的下午,上半天是廣肇羅,下半天是惠潮嘉。

在檢查體格的前一晚,我差不多沒有睡着,是儘翻來覆去在胡思亂想。我想明天的體格不知是怎樣檢查的,假如體格檢查通過了,第二場當然是考驗國文了。於是聯想到由耀儀處借來的一部闕墨,因為天天逛街,至今還沒有翻開來讀過。由家裏帶來的一本勸學篇,一部陸宣公奏議,自到省來也還擱在箱裏,沒有取出來。由書籍又聯想到帶來的兩册“Beginniug Fnglish”,本想翻來溫習溫習



的，因為常聽見耀儀在讀他的英文文法教本“Mother Tongue”，比我的程度高深得多，覺得相形見拙，不敢拿出自己的英文教本來溫習了。由英文書又聯想到教會學校的先生們。由美教師，便又聯想到甘武的一個女兒名天抱的。（其實他的名是Dorothy。）這個女兒今年只十三四歲，長得非常可愛，由是又聯想到關於一位名得儀的堂兄弟的笑話來了。

得儀是一個近似白癡的書呆子，他不知道當時的美國先生們之看我們猶之於我們之看非洲內陸的動物。因為在那時候，我們的腦袋後面都是垂着長辮髮。他看見他們美國人之住洋樓，吃麵包，竟敢羨慕起來，不單羨慕，更進一步竟敢妄想起來。他說，到後年他有出息時，一定要過這樣的生活，同時要把甘天抱娶過來作夫人。於是同學間便替他造成了一首三言四句的謠歌：

“張得儀，吃麵包，造洋樓，討天抱。”

我躺着想了這許多故事之後，又覺得自己之無聊，於是再翻想考測繪學堂的事情了。假如自己

考上了測繪學堂時，等到暑假回去，自己是何等地揚武耀威啊。那些堂兄弟們，那些舊同學們，又何地羨慕我啊。最好是穿着學校的制服，戴着學校的制帽回去更是有威風。

這樣地翻來覆去地想了一個終宵，到臨天亮時才閉着眼睛睡了一忽。耀儀他們在七點半就要吃早飯的。我在床上聽見河南工場的汽笛嗚嗚地響了，知道是七點鐘了，雖然疲倦，也只好起床了。

吃過了早飯，即打算到府學東街，約他們一路到測繪學堂去。

“穿長衫去好呢，還是穿操衣去好呢？”

自己立在床前躊躇了一忽後，決意穿操衣去。

“測繪學堂是陸軍的性質，並且今天是檢查體格，該穿操衣去，英武一點。”

於是我穿着在洗衣店裏洗得十分乾淨，熨得十分漂亮的黃棉布操衣，走到泉興昌來約他們一路到測繪學堂去。

“吃過了飯去還不遲呢。”

謝君不贊成這樣早就到測繪學堂去。但李君

却和我同意思，很急地想去看熱鬧，這完全受着好奇心的驅使。

走到測繪學堂的門首來時，大約是十二點鐘前後了，門首和校庭裏已經滿擠着不少的人。但望望學校裏面却是冷靜靜的，好像沒有當考試是一回事般的。

我和李君在測繪學堂門首又認識了幾個和我們一樣性急的同鄉。據我所知道的同一縣的人已經有二十多個投考者了。我真擔心競爭他們不過。我和李君，各人買了兩個饅頭，算充了饑。其實只兩個饅頭也吃不下了，因為精神完全灌注到體格檢查上去了，肚裏並不覺得餓，只覺得胸口在碎碎地跳動。

好不容易又挨過了一個多鐘頭，學堂門首的人愈擠愈緊了，從外面還陸續不斷地進來許多投考者。

又過了一刻，人叢中起了一陣激烈的波動，原來站在前面的給學校的門衛趕出來了，便有許多人從裏面湧了出來。我不提防，差不多要給他們衝

倒了。我和幾個同伴也被衝散了。我探起頭來，望了一望人叢中，看不見李君的頭腦，不一刻又像看見了似李君的一個人頭，但立即又隱下去不見了。

聽見裏面有人高聲的叫：

“惠州府！廣州府！”

我知道開始點名了，於是用趾尖蹬起足來，向內望了一望，門首擺着一張長案桌，桌前繫着一條紅桌帷，桌上擺有錫製的朱硯台和筆架山，還有兩個籤筒，情形十分森嚴，而空氣也非常緊張。坐正案的身穿袍套，頭戴藍頂花翎。考完了試後，我曾問了在該校的同鄉，今天坐正案把着朱筆點名的是不是監督，他們說不是監督，乃是由制台那邊派來監考的。

我想，朝廷取士原來是這樣鄭重的。當日的莊嚴的情狀，緊張的空氣，決不是今天所能看見的。那時候的兩廣總督袁樹勳，接張人駿之任未久，據說僅賺了二三十萬，一般方正的老者便批評他貪污，以視今日，……噫！袁樹勳原任山東巡撫，因報效慶親王二十萬元，得署兩廣。但是一般人即非笑

他爲捐班出身。因爲當時建封思想猶未打倒，一般皆以捐班出身爲可恥。無怪乎張勳看不慣辛亥革命後之北京官僚軍閥政府而實行復辟。

約過了一點多鐘，聽見叫“潮州府”了。但我還沒有看見謝君賴君，真有些替他們担心了。潮州府的投考者像不很多，不一刻就聽見叫“嘉應州”了，我的心臟更加悸動得厲害了。略翻轉身，作了一個深呼吸，忽然真見謝君和賴君的腦袋居然浮在前面的人叢裏。我想，他們真有本領，竟這樣地神出鬼沒。但這時候不像開始點名時那樣擠擁了，我也作了一個最後的掙扎，擠上前去，聽見站在坐正案的藍頂花翎的旁邊的一個人，穿着白夏布長衫，戴着無頂的紅纓帽，在唱謝李賴諸君的名字時，他們應了一聲“有”，走進裏面去了。我看李君的神氣，好像當競爭功名時候，便不願有朋友了。隨後又聽見那個人唱了幾個我不認識的同鄉的名字，總不見唱到自己的名字，我担心，莫非自己的名字早就唱過了，自己沒有聽見。正在癡想，忽然聽見唱自己的名字了，我也聲音顫動着應了一個“有”字，

望了那個藍頂花翎一眼，我的視線和藍頂花翎的  
遂碰着了，他不轉睛地注視了我一忽，我害怕起來  
了，急急忙忙地低了頭跟着前面的人走進裏面來了。

廿六日是北江及下四府的投考者檢驗體格的  
期日，我們在寓裏休息。廿七日走去看，學堂門首  
掛了牌，說明廿八日一早揭曉，凡體格檢查入選  
者，准於廿九日上午九時來堂考試國文。我們也打  
算於廿八日一早來看榜。

廿八日八點多鐘，看榜的人又擁擠在測繪學  
堂門首了。到了九點鐘，果然發榜了。榜長十多丈，  
還是按府州縣的順序揭曉，共取九百餘名，即由檢  
查體格的結果，掉了二千餘名。同縣的投考者二十  
餘人中，及格者僅五名，我居第一位。此外還有姓  
劉，王，李的，還有一個，忘記了他的姓名。不過及  
格的李君是另一個人，不是住在泉興昌的李君。總  
之，和我由香港同伴來省的謝賴李三君都落選了。  
據在校的同鄉說，他們三人的體格不是不好，只是  
太不結實了。

我看了榜後，回到泉興昌來，李賴兩君對我冷

冷的不說話，只有謝君在騎着對我說了一句：

“星儀，恭喜啊！”

過後全房裏便異常的寂靜。

“我們要上呈文請補考。”

“檢查了體格還可以補考麼？”

我懷疑着問。

“不會改姓名麼？說在途中耽擱，誤了考期，請補考不可以麼？”

“你們有相片在學堂裏，不怕被查出來麼？”

我又問謝君。

“他們沒有這樣的工夫來查那些相片。早給他們燒掉了吧！”

於是大家又沉默了一會。我看見他們那樣不高興的樣子，再不敢提起測繪學堂的事來說了。

“測繪學堂算得是什麼！甲種專門的程度吧了！所爭者，是不要錢讀書！”

穎君雖然是在發牢騷，但他說的話是對的。耀儀也這樣地說過來。大概貧家子弟才不能按正軌，由小學而中學，而高等，而大學去求學。作算我考

得上這家測繪，要寫賣身契的學校，也不過是進了中等程度的甲等專門學校罷了，有什麼了不起的呢。

“我寫信到南洋去叫他們寄款給我，投考法政。”

李君的用費像是由他的父兄在南洋寄回來的。

“測繪真是取脣紅齒白的青年喇！”

謝君狂笑着這樣說。在招考的規程上，入選條件確有“口齒清白”幾個字，這是該由口試決定的。不知爲什麼緣故，並沒有舉行口試。大概是因爲廣東的方言複雜吧。于是有人把“口齒清白”誤傳爲“脣紅齒白”了。

“體格檢查就是選拔靚仔麼？”

在留省學生間都這樣說，專選拔靚仔（美少年）的，第一是黃浦的陸軍小學，第二便是測繪學堂了。

“那些外江佬都是頂喜歡靚仔的。”

他們更極端地說到陸軍小學監督黃士龍，就



是有斷袖之癖的。在房裏不單李賴謝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無非是嘲諷陸軍小學生及測繪學生的。有時候更加露骨地說笑。我實在難堪了，聽又不好不聽又不好。

聽見泉興昌的伙記叫吃午飯，我乘這個機會溜脫了。

才到省城的第三天，接到父親來的一封信。那時候一個人住在冷冷落落的大祠堂裏，悲寂得難挨了，讀了父親的信，便痛哭得像淚人一般了。父親信裏說，說當我動身的上半天天氣太熱，所以沒有叫我多穿衣服，但入夜之後，天氣驟變，他很擔心我一個人睡在江上的篷船裏會着涼。父親信裏又說我抵汕頭沒有寫報平安的信，他在家裏每天只是心懸懸地望我的報平安的信不久會到，并且囑我以後要多寫信，至少每星期兩封，如果沒有病痛，最好在封面的四隅，分寫“平安家報”四個。父親信裏又說，他在羅屋碼頭望着我啓帆之後，到外祖父的店裏去報告外祖父知道，外祖父便怨父親不該讓我今年只十七歲的小孩子一個人獨

上這樣遙遠的旅途，不送我到省，也該送到香港，最少要送我到汕頭。父親還說，他受了外祖父的責備，心裏更加難過。父親最後又說，家裏大家有希望我平安抵省的信早日到來，但是，假如身體有什麼不舒適，就該明白地報告，不可隱瞞。

我接到父親的第一號信時，作覆了一封信後，因為忙於投考測繪，一個多星期沒有寫家信了。今天回來吃過了午飯，就坐在桌子面前，打算寫封信去報告父親，我的體格檢查已經入了選。才寫了兩行，略說明因投考人多，分屬檢查體格的經過；看見耀儀捧着一個茶杯，一面喝一面走進我房裏來了。

“你在寫什麼？”

他微笑着問我。

“寫家信。”

我回答他。

“爲什麼要寫家信？”

“我的體格檢查及格了。”

“怎麼剛才不告知我？”

他像有點不高興，於是他問本縣共取了幾名，

謝穎李諸君有無及格。我一一答覆了。耀儀說，他們三人的國文程度都比我好，字劃也比我的端正，可惜體格失敗了，不然我不能和他們競爭。

“你寫的信給我看。”

他要求看我寫的家信。

“這看不得。”

“你一定寫信告訴你的父親，講我的壞話。”

耀儀要看我寫的家信不外是兩種動機，第一是他自愧，近一星期來完全沒有過問我的事，第二是想由我寫的家信窺測我的國文程度。經他這樣一迫，我便給他看了。于是不禁想起李穎謝三君對耀儀的批評了。他們說，

“你的令兄耀儀，一定是個鼻雄。”

“何以言之？”

“你看他的有鈎的鼻兒，那是鷹嘴鼻！”

的確，耀儀的鼻常是一個羅馬鼻。他們常常要我一同到什麼地方去玩，我常推辭說，怕耀儀說話。他們便說，

“你們所謂大世家的子弟，總是違從家族主

義。一個從堂兄也要怕得這樣厲害。假如我的父親不對，我也要反抗他。……”

的確，滿清末年還單講家族主義，真是落伍了。入股詩賦不是廢了麼？學校不是林立了麼？在大小各學堂裏，不都在練洋操了麼？在政界不是捐班流行，也不以為可恥了麼？無論什麼種類的配合，不都是藉金錢之力了麼？只有我們留餘堂的大世家的父兄們，還在提倡落伍的什麼家族主義！

經他們這樣地一煽動，我對耀儀不像從前那樣尊崇，那樣拘謹了，我由一個封建的遺孽立即轉變為最革命的分了。哈，哈！

到了廿九日，天一亮，我就爬起床來，跑到後面火廚裏去叫阿三妹起來，快替我煮雞蛋米粉，這是昨晚上交代她買好了的，一個雞蛋兩個銅仙，米粉兩個銅仙，豬油三個銅仙，合起來可以煮成一大碗，夠我吃了，但是因為起床起早了，阿三妹端來的米粉，只吃了一小半，便吃不下去了。我忙回房裏整理我的墨盒和毛筆，用一方小手巾包好。

“今天穿長衫還是穿操衣呢？”

最後，因為是考國文，我便改穿長衫去赴考了。

“用心些嚟。不要由梯子上掉下來。”

當我出門時，聽見阿三妹在後面這樣地向我笑。我不理她，一溜煙跑出大街路上來了。

“今天不能到府學東街去約他們，只我一個人踽踽獨行了。他們還在夢中吧。假如這場國文失敗了時，那就是自己徒勞了。不如他們還在甜睡着的舒服。”

我一面走一面看兩側的商店，除了幾家茶樓和點心店之外，盡都關着店門。沿途也聞了不少的糞香，因為正是倒馬桶的時候。有許多赤着膊的黑皮大漢挑着糞桶向東行，我也跟着他們出大東門，一陣陣的糞香，中人欲嘔。

“想考進一家官費的學校，要挨這許多苦麼？”

但是出了大東門，我又翻想到今日國文的問題來了。今天他們出什麼題目呢？於是想起前幾天在關墨裏看見的論報章的一篇文章，至為有趣，大意是“今有一物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同時又想着效學篇裏面有一篇論鐵路的文章，筆法也

有些相似。假如出了這一類的題目，自己就不妨模倣做一下，在篇後再加幾句餘波的唱嘆，那一定可以打動閱卷者之心了。

到了九點，又開始唱名了。我今天的胸口更跳動得厲害。唱到我的名字了，我應了一個“有”，領了一本試卷。接着廳號，找着了我的試場及座席；是在一間大花廳裏，四面都是花彩的琉璃窗扉，實在好看。坐下去後，心裏更加騷亂得難堪，只覺得頭部發熱，也非常的沉重。看見有些投考者的態度至爲泰然，在高談闊論，我真個驚異他們何以這樣鎮靜得來！

過了一刻，有一個穿軍服戴軍帽的人走上講台上去了，大概是學校裏的一個教官吧。他捻着粉筆，向墨板上寫，我當他是寫題目了。殊不料他寫了“禁止喧嘩”四個大字出來。但經他寫了後，試場裏果然肅靜了一點。

一個穿乾紗長衫，腦袋後拖着一條長辮髮的老先生走上講台上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子。我想，這趙一定是出題目了。我感着我雙頰更加發

熱了。

他向着我們說了幾句我沒有聽懂的話後，就翻轉身向着黑板，拭掉了那‘禁止喧嘩’四個大字後，開始寫國文的試題了。

“南半球大陸位于熱帶，北半球大陸位于溫帶，故南半球不及北半球之發達。然，亞與歐美同處溫帶，而亞洲又不及歐美之發達，能言其故歟？”

我看見了這個題目，覺得不難，先把題目抄上卷試裏後，再在卷後起稿。我把歐美比亞洲發達的原因，歸之于交通及強鄰迫處，虎視鷹聆的競爭等。亞洲之所以不發達，完全是因為地勢使然，即屏障天然閉關自守，故文物落後。最後還很俏皮地加上“所見如此，敢質之高朋以爲何如”一句，結束我的一篇策論。

回流水井來時，已經下午三點多鐘了。在試場裏吃了一小碗伊府湯麵，故不覺得餓。住在祠堂裏的人都來問我，出的什麼題目。我念給他們聽了。

“這是地理的題目呢。”

一個高等巡警學堂的學生在這樣說。他們似

在希望有一個更艱深的經史的題目給他們討論討論。他們對於這個地理問題好像不發生什麼興趣。

“你怎樣做法的？”

耀儀問我。

“我怎麼念得出來呢。”

“自己作過了的文章怎麼念不出來呢？”

“總之，不好就是了。”

還是那個豐順縣的姓徐的算是比較老成的人，在國學方面也有相當的素養。到了晚飯後，他對我說，

“小弟弟，你把今天作的文章大意抄出來我給看看，我看了後，可以決定你能不能及格。”

我看他那樣態度和婉可親的，便聽從了他，把日間的文章寫出來給他看。當然比試卷裏的更加修飾了些。他看了後便說，

“有希望，有希望。這是策論的體裁。難爲你了，難爲你了。”

他雖然這樣地稱讚我，但我看他臉上的神氣是不甚佩服我的這篇作品。



過了兩天，是五月二日，我走到測繪學堂去看，但不見半點消息。大概是學校當局忙于過端陽節了，把我們的試卷擱了下來，沒有評閱吧。

但是我還是天天到測繪學堂去望榜。約一星期後，第一場考試國文的結果揭曉了，共取一百二十餘名，這次有八百多名的落選者。我心驚肉跳站在那張榜面前，從尾至首，一名一名地念上去，發見了我的名字也居然列在裏頭了，並且位次很高，第三十三名。但看榜前的佈告，還要覆試。覆試確是中國特有的考試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同時也是最壞的方法。

我回來流水井，報告他們我考及格了，並且名列第三十三。耀儀聽見，也有幾分對我刮目相待了。

“考取了後，入校時，要紳保和舖保。”

耀儀這樣地告訴我，紳保容易求人，舖保却難覓，要我寫信到家中去，叫父親想法，托人寫信給在省開有商號的同鄉，準備入校時出保結。我當然寫信去了。并報告我第一場的國文考試已經通過了。

到了覆試那天，我的精神比前兩次入場鎮靜得多了，胸口不會悸動，頭部也不會發熱了。我在赴考的途中就這樣想，如果這場考試是數學時，那就是我的拿手戲了。招考的規則內也明白地列有國文算術等考試科目。

進場之後，才知道覆試者乃覆試國文也。假如是考驗數學，便不算是純粹的覆試了。覆試的題目是一篇史論，“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論”。我看見這個題目我的心兒便像掉在橫膈膜之下了，不知要怎樣動筆才好，因為我的歷史智識實在薄弱。蕭何所先收的圖籍是些什麼東西，自己還不十分明瞭，而圖籍是否和測繪有關係，自己也不敢遽下判斷。

“糟了！糟了！”

自己拿着毛筆，雖醜飽了墨藩，但經過了半個多鐘頭，仍然不敢下手寫，略抬起頭來望望他們，都在熱心地一面吟哦，一面寫。無可奈何，自己只得在卷後勉強起草起來，打算先寫圖籍之重要，次述蕭何的有見識，結果，漢高祖所以能統一天下。剛把草稿寫完，茶房送了兩個大肉包來了。

“假如這場覆試失敗了，不是白花了一元的填冊費麼？這兩顆大肉包非吃不可了！一元填冊費的代價是一小碗伊府麵和兩個大肉包。”

這是在當時看見大肉包時所起的自暴自棄的思想，也是我在當時所抱有的淺薄的唯物的思想。因為寫不出文章來，很早就交了卷。“肚裏無文才，卷上畫紅梅”，便是我當時的寫照了。

回到流水井，還沒有響一點鐘，幸得他們都上學去了，沒有人來圍着我問長問短，只有同房的一位同鄉的老者問我今天文章做得如何。我答應不好。

“你們不怕的。你們張家風水好。將門之子，一定考取得上的。”

這位老者也姓李，松口人，在提學使衙門裏當錄事。據他說，他的兒子在新兵營裏當喇叭手，月薪六元。我便問有招考沒有？他說不久就要招考了，字墨清通就可以入選，但也要檢查體格，尤注重肺量。我當下想，假如測給落選了時，就到兵營裏當喇叭手去吧。花了父親千辛萬苦籌來的二三

十元，一無所獲，也還有面目去見江東父老麼！至少也得當一名喇叭手，帶枝喇叭回家裏去，吹一吹，嚇嚇鄉裏的人們。

“當了喇叭手，暑假能不能回家去？”

我問那個老者。

“那不行。進了兵營，不比進學校，沒有暑假的，除非婚喪大事。”

我聽見暑假不能自由回家，又大失所望了，不禁嘆了一口氣。老者看見我擔心考不進測繪，便來勸我：

“黃浦陸軍小學不是也在招考麼？進測繪不如進陸軍好。陸軍的前程遠大。天下要大亂了，正需軍人！……”

這位老者真是有先見之明。在當時，我只是一個小孩子，還不十分了解這位老者所說的話，我只問他，何以天下將要大亂。

“不久一定要起革命的，不出五年。”

于是他說明政界的種種黑暗和腐敗給我聽。他說，在上者賣官鬻爵，在下者骰子賭色。譬如制

袁樹勳，只是他的太太的傀儡。一省的政事要取決于一婦人，而這個婦人只知道收賂，將所得存進香港的帝國主義銀行裏去，天下安得不亂。將軍署方面更腐敗不堪，藉捕捉同盟會會員爲名，行其公開的綁票，並且不經法律手續，任意封書店，封報館，結果還是要求賄賂。攝政王坐在宮裏昏天黑地，每日只希望各地的封疆大臣的進貢，天下又安得不亂！袁制台天天只在罵同盟會中人唯恐天下不亂。他不知道現在有錢有飯吃的，只是限於攀龍附鳳，擁護朝廷的少數人。大多數的貧民都是水深火熱，飢寒無告，真是一家笑一路哭的時代。天下那有不亂之理！最多也不過五年，革命就要起來了！

“牝雞司晨，維家之索！”

老者更痛罵西太后之昏庸無道，拿海軍費數百萬去修頤和園。女性出來干涉國事，那種政治便是末日到了。

我從這位老者，一個小小的錄事，竟獲得了許多意外的智識。真是聽他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可憐那時代的青年學生，個個都希望拔，優，歲和

副榜舉人的獎勵呢。

在那時代，省垣有幾個學堂是一般青年最慕羨的。第一是高等學校，設在廣雅書院，為京師大學的預科。畢業後，若不進大學，是無能成就專門學問的。但是滿清的學制却非常奇特，凡高等學堂畢業之後，概獎舉人，若不再進大學，亦可分省候補知縣。第二是法政學堂，這差不多是法官養成所，初創辦時有以一年半為期的速成科，到後來分為兩類，一是本科五年為期，畢業後亦獎舉人，一是特別科，三年為期，畢業後獎副榜。第三是優級師範，這是中等教員的養成所，亦是五年為期，卒業後同樣獎舉人。第四是方言學堂，大概是外交員的養成所，亦是五年畢業後即獎舉人。當時的青年，對於那一種專門才是自己性之所近，是絕對不加研究的，他們只要能夠考進其中的一個學堂，最後目的，則是在舉人的空銜。換言之，即是科舉的遺毒猶存。在名義上雖廢除了科舉，但對於功名的迷信，還是根深蒂固。他們考進了這些學校後，在家裏仍然是熱烈地貼報條呢。報條的內容是：

“捷報

貴府少爺若某某，今蒙欽命；頭品頂戴賞戴  
花翎兩廣總督部堂袁，二品頂戴賞戴  
花翎廣東提學使沈，×品頂戴××學  
堂監督某；會同考取為××學堂學員  
一名，俟畢業後給以舉人出身，指日榮  
陞祿位。”

要經過這些學堂才是正途出身，要能貼這樣的報條，日後才能獲得朝廷的功名。以外的學堂日後沒有發展，也不過是像從前的佐雜出身吧了。

但是像我這一類家計清貧的青年，想準備五年多的學費以圖一個舉人的功名，是萬無能力的，也決不夢想那些空銜的。自己只想考得一份官費，求得一番專門智識，日後可以以之為敲門磚，在社會上謀一個舉人噉飯地。我的父親是這樣地希望我，也是這樣地期待着自己。

“沒有飯吃，還談得上功名麼？”

為窮所迫，所以我要思想確比羅儀一班人進一步。但是他們反以異端者視我，以我為屬於劣等

階級的人物。他們笑我行動太粗暴，沒有半點文謏的氣象。他們摸了摸我的久經運動的皮膚，說我的臂膀上像是長了刺般地那樣粗硬，不能像他們的皮膚那樣柔滑。

耀儀常常讚誇他所進的方言學堂如何好，他的同學甲的國文如何好，他的同學乙真是個天才，讀外國文過目成誦。我聽多了，聽得不耐煩了。

“假如我進了那些學校，我相信我也學得來的。一個人只要有學的機會。”

我到後來再不能忍耐了，表示了我的意見。但是耀儀不輸服地說，想考進這些學堂，就不容易。我說，只要有學費給我進學校，有時候給我準備，今年考不上，明年也考得上的。

“大言不慚！……哼！”

耀儀好像在說，“你這個人是不堪教訓的。”幸得仲儀在旁邊，他聽見後便說，

“星弟的話是對的。第一先有錢。有了錢可以遊學，可以到日本去，像你的父親一樣到日本去留學。哈，哈，哈！”



他儀是很想留學日本的，可惜他給經濟限制住了。耀儀的父親是由廣雅書院派往日本留學的官費生。

“我的父親現是自己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呀。”

耀儀表示他的父親完全是由自己努力，並沒有受其他的經濟的助力。

“最初沒有官費，你的父親有能力到日本去麼？假如當日你的父親沒有到日本去，你今日又如何能在方言學堂讀書呢？”

耀儀的學費，是由他的父親每月寄十五元的日金回來給他。仲儀之所謂能力，也是指經濟的力量而說的，并且表示他在學問上的能力是夠了的，只是沒有錢，所以不能留學日本。

“沒有根柢，怎麼能留學去呢？”

耀儀當然是說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了。

“只要有錢，誰都可以去留學！星弟有錢，他馬上可以到日本去預備一切普通學科，投考各專門學校，各大學。”

“哼！……”

耀儀無話可說了，但他的臉色轉成青色了。

“能到日本去才有趣啊！哈，哈，哈！”

仲儀的神經確有些變態了。耀儀不睬他了。我不能不敷衍着問他，

“怎樣有趣呢？”

“日本的蘿菔是這末大，這末長。哈，哈，哈！”

仲儀做手勢比給我看。我想，這位堂兄因受經濟壓迫，變為神經者了。天下如此之大，因為無錢，不知埋沒了幾許天才喇！我能保不為仲儀之續麼？

經了這次口角之後，他們嫡堂兄弟，每當吃飯的時候，彼此都是警戒着不開口。

“阿耀，我寫信給朋友去了，等他的錢寄到這裏來後，欠你的兩塊錢，即還給你。……我也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到了第二天，仲儀在他的房門首，貼上了一張白紙的橫額，上書“我行我法”四個大黑字。他又用一片長約半寸，寬約三分的小木片，上寫“戒言”兩個字，貼在他的額上。他貼上了那片戒言的木片之後，看見同住者只是笑，不說話。有人故意去多方

纏問他，他無論如何不回答。我看見心理異常難過。我想，我們和耀儀之間，在思想上顯然有一道的鴻溝啊！

到了晚上，耀儀在他房裏 ap Dap 地吊起腔板，在讀英文時，仲儀也在他的房裏，起反響般地，Sakieko, Takiko 地念起日本文來了。耀儀聽見讀東文，便不念英文了，改高聲地朗讀古文。於是仲儀也跟着不念英文了，亦在高聲地讀“雲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

#### 四

感謝“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論”的一篇史論，轉變了我的運命。不然，我便以一個測量的技手終其身了。我並不是敢菲薄測量技手這個職業，不過當了那種職業後，一定要少讀幾本書，這是無庸諱言的。在今日的我看來，由測繪學堂畢業出來後充其量不過做一個測量局長，又有何等的人生意義呢。

覆試後第三天，發榜了。及格者分正備取兩

僅，止取五丁名，備取取丁二名。我抖着雙腿，遍查榜上，都不見有我的名字。在那時候的我，自然垂頭喪氣起來。檢查體格後及格的，本有五個人，（同縣的）考第一場國文後，掉了兩個，只留我和王兆佗，劉捲馱三名。現在第二場的結果發表了，王劉兩人居然及格，只我一人落選。

“早知有今日的落選，何必苦我三場！”

經了這次的失敗，我才知道從前在科場失意者的痛苦。

回到流水井，灑儀便問我，

“發了榜麼？”

“發了。”

我精神頹喪地低聲地回答他。

“考掉了？”

他微笑着問我。

“……”

我只向他作一苦笑。其實這一個苦笑都是笑得十分勉強啊。

少年人真受不起打擊。這末一個小小的失敗，

牽不多竟陷我於“嗚呼吾卒”的境況了。

“往後怎麼辦呢？回家去麼？”

有好幾天我都是關在房間裏不出去。當時的心理，好像是受了絕大的壓迫。我雖然不出去，但和祠堂裏的同住者是每天要見面的，他們個個都好像是在對着我作一種猶笑，嘲笑我的國文程度，不通，不通，第三個不通。他們對於我這個弱者，並不加以半點的憐憫和同情。只有同房間住的那個老者是我的知己了。他看見我考測繪夫敗後，這樣的苦悶，便來勸我說，

“小孩子，失敗是成功之母。考不進測繪，有什麼要緊呢。你的體格這樣好，歲數這樣小，考黃埔陸軍小學去罷。

我想來想去，覺得就這樣地空回家去，縱有面目見自己的父親，也沒有面目見教會學校的同學，因為我在教會學校是第一名的Champion 嘍。我尤其是怕那些進官立中學的堂兄弟們，也一定會像這些同居者對我作冷漠的猶笑吧。於是我決意投考陸軍小學了。

差不多竟陷我於“咄咄書空”的境況了。

“往後怎麼辦呢？回家去麼？”

有好幾天我都是關在房間裏不出去。當時的心理，好像是受了絕大的壓迫。我雖然不出去，但和祠堂裏的同住者是每天要見面的，他們個個都好像是在對着我作一種獞笑，嘲笑我的國文程度，不通，不通，第三個不通。他們對於我這個弱者，並不加以半點的憐憫和同情。只有同房間住的那個老者是我的知己了。他看見我考測繪夫敗後，這樣的苦悶，便來勸我說，

“小孩子，失敗是成功之母。考不進測繪，有什麼要緊呢。你的體格這樣好，歲數這樣小，考黃埔陸軍小學去罷。

我想來想去，覺得就這樣地空回家去，縱有面目見自己的父親，也沒有面目見教會學校的同學，因為我在教會學校是第一名的Champion 喇。我尤其是怕那些進官立中學的堂兄弟們，也一定會像這些同居者對我作冷漠的獞笑吧。於是我決意投考陸軍小學了。

者正忙于暑期前的大考。我一個人頗爲無聊，天天都向人打聽在省城還有什麼官費學堂可考。果然給我發見了，陸軍軍醫學堂正在招考。我又想去報考軍醫了。但一查該校的招生規程，考試科目極其繁重，有些是我從未學過的。不單從未學過，其實是從未聽過。卽是所有普通科學都要考試。除國英算三科外，還要考物理，化學，三角，幾何，博物等等。我在教會只略習了算術和代數，對於三角幾何的智識完全是等於零。物理，化學也不過是略知abc，仍是不可靠。對於博物的智識更加缺乏。耀儀也勸我不必去考，理由第一是定額僅十名，而競爭者亦近千人之多。其次是英文程度頗高，到底不是如我程度這樣淺薄的人所能望其項背的。聽見了耀儀的解釋，我背上像給冷水澆過了，便把投考軍醫的意思打銷了。

像我這個受着經濟壓迫的青年，像我這個從荒落的農村逃到都會上來的青年，像我這個尙受着在崩潰中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勢力的支配的青年，對於專門學問——否對於學校——

的選擇完全，失掉了自由。在當時，自己的情形實在有些像飢不擇食的動物。我的先決條件是在有官費的津貼，有了官費，不論任何學堂都可以進，如何的辛苦都可以挨。但是除上述的有軍事性質的學校外，只有一家法政學校在招生了。聽見要收報名費兩元，我的心裏已經十分不自在了。龍毫二十隻，是我半個月以上的糧食，決不是當頭的。再聽見考進法政後，每月須繳三元的學費，我就想，法政學校就給我免試驗，我也無能進校的。

耀儀告訴我，海陸豐和潮州屬的學生，成績好的特別的好，但大多數是由搶替考進各學校的。他們一考進了省城的官立學校，便名成利就了。畢業之後，更了不起的。

“什麼道理？”

“像未廢科舉之前一樣，我們考進了官立學校算是得了一種功名，可以受祖嘗是津貼，年中有數十石乃至數百石的米穀的收入。他們考進了官立學堂後，在鄉裏要貼報條請喜酒啊。我們之進學堂，是想畢業後覓一官半職。他們之進學堂是他們



的最終目的。……”

我聽見之後，自然羨慕起來。在未開始崩壞的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也是自有一種享受啊。最可怪的是，頭部從封建社會裏面伸出來了，但尾巴還受着他的壓抑，儘爬也爬不動，不能達到更上一層的階級的爬虫！我就是這類的爬虫的代表者。至時代，可譬之以將近新生代的白堊紀（Cretaceous Period）吧。

掙扎，掙扎！儘是一個人，在掙扎，是掙扎不出什麼來的。不先打破壓抑着自己的一座魔塔，——封建社會的勢力，雖每天在拚命努力，仍然是得不着什麼結果的。我的大弱點就是不能脫盡做好子弟的思想，不能完全離開做孝子賢孫的觀念。

自考測繪失敗後，我感着我的國文程度太不行了。於是每天晚上也不再客氣地高聲朗誦起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來了。有一晚上，讀到了歐陽修的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讀了這一段我便想起我的亡母的墓地來了，  
我便妄想我日後能摹倣這段文章：

“惟我皇批謚懿懿，張母謝孺人卜吉于石  
子坑之××年。……”

我是何等的一個封建的餘孽嘍！區區一個測  
繪學堂向考不進去，還敢在夢想日後的富貴榮達，  
到了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時候，歸鄉掃墓，榮耀榮耀  
下先人，光寵光寵下宗族鄉里。我是何等的一個封  
建的餘孽嘍！

“……夫養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博于物，  
要其心原于仁。……”

我想，我雖欲孝，但無能力為養，這不一定是  
我的罪過吧，天下不知有多少不能養其親者嘍！天  
下也不知有多少幽魂孤鬼在熱望着他的孝子賢孫  
來為他們展墓而不可得嘍！一家雖笑；怎奈一路哭  
何！我又想，現在的世界，不單人世界是貧富懸隔，  
即鬼世界也是一樣地貧富懸隔啊。

“噫！我的亡母嘍！噫！我的未死的父親嘍！我  
是非敢緩也，蓋無待也！你們不要再望我來養，也

再不要望我來掃墓。現在歐陽修的老子的瀧岡阡在那裏喇！你們生人和死鬼還不覺悟麼？”

這是一個封建的餘孽的自暴自棄的表現吧。但是我的頭腦終究是封建時代的頭腦，儘在講革命，還是不中用的。當我回家裏去，拿着三枝線香，走到亡母的墳前跪下去，拜了三拜時，族人和鄰人便走來誇獎我說，我有孝心，足爲後輩的表率。我當時聽見，就像穿上了一件鷄絨衫，連骨頭都輕起來了，心裏有說不出來的得意。讀者試想想，我是何等的一個封建的餘孽喇！

“決意當一名喇叭手去吧，像老者的兒子一樣。處在這樣的社會，唯有吹了！”

我想到試驗競爭不激烈的學校，我的經濟能力不容許我進去，而官費的學校，試驗競爭又那樣的激烈，不容易考進去。養尊處優，每日唯他的太太，由堂子班出身的名小青青的女人之言，是從的袁樹勳制台，和有麻雀大王之稱的提學使沈曾桐；又不替我們這類被壓迫的小民想想救濟的辦法。那末，我只好退讓一步去搶那種少人爭奪的新兵

營裏的喇叭手的飯碗了。我決意之後，也寫了一封信去報告父親，說明當喇叭手之有利，月薪六十毫，還有飯吃。

“我想，父親一定贊成的。進學校畢業出來，還不是爲掙錢麼？現在當喇叭手，馬上有入息。六十毫的薪水，也不算少了。父親的月薪，不過七元大洋，比我的又能多得多少呢。”

我好像馬上當了喇叭手，拿着一枝喇叭，踏着雙足，在打打啼啼地吹。鄉下的婦女和小孩子們都圍着我看我吹喇叭，他們的臉上也表現出羨慕我的神氣。我越發高興，雙足一上一落地踏得更起勁。那些進了官立中學的堂兄弟們都像在後面跟着我來。

“你在發什麼癡？”

不提防，背上給後面的人打了一掌。

“我在吹喇叭！”

我翻轉頭來一看，願來是耀儀微笑着立在我身後。我竟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走進我們的房裏來了。

“你不要想進學堂，想到發癡了。”

“學堂第二。第一要有錢……”

我的精神清醒了起來，冷冷地回答耀儀，同時聽見外面街路上有人在叫賣冰淇淋。

“香蕉雞蛋雪啊！香蕉波蘿雞蛋雪啊！咽（吃）雪個（者）就來！透心涼的雪啊！”

他那樣的呼聲，具有一種旋律，十分好聽，也十分淒楚，好像是彈着我胸裏的鬱悶和悲哀。我也想學他的樣子，叫出聲來。

第二天吃過了早飯，我不給同住者之任何一個人知道，自己一個人穿着那件白竹紗長衫走出來，打算到燕塘新兵營去投考喇叭手。

還是要沿惠愛大街向東行，這是叫我如何的傷心啊。風景如故，心境已非。我由測繪生降格為喇叭手了。我一面嘆着氣，一面走。在途中有好幾次無端地想起父親來了。父親何以這樣沒出息，不能籌錢給我讀書。假如父親有錢給我，我便投考法政學堂的特別科了。三年之後，畢業出來，不是可以當一名司法官麼？父親也不難做老太公嘛。在那

時候，我還是滿肚子的封建思想。

出了大東門，在圓頂塔（dome）的省議會面前走過，以後便是一條黃塵蔽天的坦直的官道。有許多車夫問我是不是到息鞭亭去，要不要車子。我問到燕塘去要多少錢，他們都一致地說兩角，決不像上海的車夫故意減低車資，以爭奪同志的生意。我覺得兩角錢太貴了，夠我兩天的伙食費呢。我便決意走路了。一路飽餐許多塵沙，在後面有不少的轎子和黃包車陸續地追上我，向前頭去了。在瘋麻病者（癩病）收容所前走過時，有不少的癩病者緊追着我，向我討錢。我窘極了，才覺得有坐黃包車的必要。

一個人流着汗，行了許久，行到金嬌墓旁邊來了。我當然要去憑吊一下。金嬌是廣州的一個妓女，她的事跡，我不甚詳悉，據說是火燒酒樓時焚身而死，她的恩客把她葬於息鞭亭後。於的金嬌便變為廣州之一名勝了。過了金嬌墓，折向南行，有一段短街道。在這個街道裏面，有一座小庭園，坐西朝東，這就是息鞭亭了。裏面有賣茶點的，賣酒

菜的，也飼有一部分的動物以供遊客的觀覽。這本來不算是一個了不起的名勝，但那時代在廣州，足以供人遊覽的自然風景甚少，所以息鞭亭遂為數一數二的名勝了。出了息鞭亭那條短街道，再折向東行，只十步，便有一條橋，橋下的小河，據他們說，就是沙河了，發源於白雲山。過了橋後，更覺得黃塵蔽天，望望前面，是一面莽原。看見這樣的風景，便會聯想到李華的古戰場了。遠遠地望見莽原的那一端，有參差不一的建築物，不時聽見有喇叭的音響從那邊吹送過來。

“大徽那邊就是新的兵營了，自己將來要到裏面去吹喇叭了，吹得像剛才聽見的那樣悲壯吧。”

我不願流汗多少，忙加快脚步，想立即跑到那個營盤面前去。雖然望得見，但是儘走都走不到，我不免心急起來了。按着胸口的跳躍，又走了一會，看見有兩三個身穿黃棉布軍服，頭戴同色的軍帽的兵士迎面而來。

“迴龍招展漢旗黃。十萬橫磨劍吐光……。”

“海外烟氣逼九州。吾人今日赴同仇。……”

他們在唱軍歌。我想，和着喇叭唱，恐怕更好聽呢。

我走到一個軍營前面來了，遠遠地看見營門首掛的白底黑字的長木牌子上，寫着炮兵營等字樣。我記得招募喇叭手的是步軍第三營，知道這個營盤不是我的目的地，但不知道步兵第三營的營址在什麼地方，於是我放大胆，走前去問那個持着槍站在營門首作少息的姿勢的衛兵。我戰戰兢兢地問了他後，很擔心會給他訴罵一頓，或更進一步，拿槍頭來敲我；因為是“軍營重地閒人免進”的虎頭牌明明白白地高掛在那營門的兩側。但是出乎我的意外的是，那個衛兵很和婉地告訴了我步兵第三營的方向，并很懇切地指示出到第三營的路徑。我想，一定是我這件白竹紗長衫發生了效力。老祖母常說，“先敬衣服後敬人”這句話現在應驗了。我向那個兵士道謝了後，指向到第三營的那條路上來，翻了一個矮崗，就到了步兵第三營的營盤門首。

果然看營門首貼有招募喇叭手的告示。我的



胸口更跳動得厲害，兩眼前也有無數的喇叭在跳舞。告示的內容是：

“陸軍步兵第三營營長王，爲募集事，今因……，須募集喇叭手六名。如有願意者，……”

我看了那張告示後，忽然悲觀起來，內心裏也非常難過。我想，我這樣虔誠地來投考喇叭手，何以告示上不見有“招考”兩個字，只有“募集”兩個字，不知是何緣故，我看見“募集”兩個字，心裏非常地痛恨，就想翻轉身回去，不報名了。但過後又想，已經來了，且進去問問是怎樣的情形。於是我決意走上前去。

“幹什麼的？”

一個操湖南口音的兵士在喝問我。我把來意說明了後，他打量了我一下，有些不相信我這個文詞的人能夠進來當笛鼓手。

“到號房裏去寫一個名字下來吧。”

那個曾國藩的老鄉，湘勇，還是那樣作威作福地在呼喝。我不理他，一直走到號房裏來。號房裏

有一張床鋪，兩把椅子，一張方檯，有兩三名兵士在說笑，或吹口哨。我向他們說明了來意後，坐在方檯面前的兵士看了我一眼，也不同話，只從檯上那一端拿了一本名冊擲向我面前來。他把名冊丟給了我後，伸了伸他的雙足，再伸懶腰，雙手作一個橢圓形，高高地撐起來，打了一個長呵欠。我想，這和測繪學堂真有天淵之別了。朝庭募士，何以這樣不莊重其事呀！

我翻了翻名冊，已經有不少的報名者了。約略估計一下約三百多人。

“有三百多的人報名了？”

我問那個兵士。

“不。還有呢。”

他又打了一個呵欠把另一本填滿了的名冊擲給我看。每冊填六百名。我想僅僅取六名的笛鼓手，而應募者竟達千人之多。這是如何的一種慘痛的現象啊！

“怎樣填冊法？”

我拿起一枝毛筆來在問他。

“你學過吹喇叭沒有？”

“沒有。”

“你在學堂裏，沒有學吹喇叭，打銅鼓？”

給這個兵士這末一問，我才知道我是個落伍者了，因為我不會吹。我之所以會落伍，完全是教會學校害了我。現在的中，小學，那一所沒有喇叭銅鼓呢？他們上洋操時，不是打打嗚嗚地吹，瑟瑟瑟瑟地搖麼？他們都在振作尚武的精神，準備日後投筆從戎，戰死沙場，而我還在教會裏跟着外國牧師們唱讚美歌，念啞們呢。

“我勸你不要來考啊。已經報名的裏面，不知有多少人能夠吹喇叭的，並且還有從前當過喇叭手的。”

我聽見後，不單落胆了，也幾乎掉下眼淚來了。我的雙腿在瑟瑟地顫着，一時無話可答，唯有暗暗地悲嘆自己之無能了。

“我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不中用的人麼？不夠程度當測繪生，已經夠可憐了。現在連當一個喇叭手的程度也不夠了。這不是枉吃了十幾年的飯麼？”

由五歲破學到現在，足足念了十二年間的書，但只是把自己造成了一個廢人，噫！

我當時差不多要蹲下去痛哭了。忽然聽見在招募喇叭手的兵營裏也在奏喇叭了。

“吃中飯了！”

另一個兵士在叫。

“填不填冊？”

坐在方檯前面的兵士站了起來，看見我儘在發癡，因催問我。

“我試一試吧。”

他便指導我，把姓名，年齡，籍貫，經歷，及住所填好了後，對我說，

“你回去好了。要考的時候，再通信給你。”

我聽見覺得有些奇怪，便反問他，

“考試的日子沒有定麼？”

“沒有定的。今日考幾個，明天考幾個，考夠額就不通信叫你們來考了。”

我點了點頭想，原來如此。那末，我今天之填冊，也是妄填之而已。

我再步行回到息鞭亭，肚又飢，喉又乾，雙腿也無力了。不得已，花了兩角錢，叫了一輛車子，趕回省議會前來。

由省議會前再步行回到流水井來時，是下午兩點鐘時分了。同住者都上學校去了，全祠堂異常的冷靜。我一個人坐在房裏，也不覺得餓，只覺得滿面塵灰，非洗面不可。叫了叫阿三妹，不見來，心裏更加氣惱。聽見門外有的達的達的敲竹柝的響，知道是賣餛飩麵的，忙走出來，買了三分六的餛飩麵吃了後，再回房裏來，躺在床上，籌思今後自己應當怎麼樣。前星期父親寄了八十毫來，他在信裏說，考得進測繪，不要回家，作住省的費用，等到下學期好進校。考不進去，就留作旅費，等放暑假後，跟耀儀一同回家來，那末他也放心了。

我覺得近數天來，用錢用得不少了，於是盡將所有的，不論是雙毫，是單毫，是“斗令”券，一齊倒出桌面上來，打算作一個總決算。但是剛把這些銀幣倒出來時，阿三妹抱着一個小娃娃忽然走進我房裏來。我有點狼狽了，因為給她曉得了我有這末

多的錢。

大概是天氣熱的緣故吧，阿三妹的雙頰像熟蘋果般的，比平時可愛了。只是她身材瘦削，顴骨很高，顯出她的雙頰的凹陷，并且牙齒又疎又小，遂使她陷于一般女性美的水準之下了。不過“十六十七無醜女，”在這樣枯燥的祠堂裏，同住者個個都圍着她來說笑。她變為張氏宗祠的一個Heroin了。

“她看見了我的銀角子，進來的吧。”

我當下這樣想。她抱着小娃娃站在我的桌子前來了。

“你幾時還來個呀？”

她大聲大氣地問我。

“好半天了。叫你倒盆水都叫不到。”

“如今（此刻）要洗面嗎？”

她說了後，向我瞟了一眼，駭得我銀角子也不能數了，話也不會回答了。她抱着小娃娃走出門時，又瞟了我一眼。我想，

“都市上的女兒的胆量到底比鄉下的大些。她



才十六歲呢。”

等了一忽，她真倒了一盆水來了。我便把銀角子收拾好，立起身來洗面。她儘站在我的旁邊，望着我洗。我真胆小，不敢望她的臉了。偶然翻過頭來，看見她還是在癡望着我微笑。

我曾聽耀儀說，這個小兒女措油措得非常厲害。她最喜歡人家叫她去賣東西。于是我想，她今天下午這樣客氣的，讓她措一點油吧。誰知我這樣地心一軟，我就招了一個大大的失敗。一直到現在，我行年近四十了，其間所經的失敗，都是由于自己心軟，不能下決絕的決心所致。

“你替我買兩角錢燒豬還來。我想吃燒豬啊。”

我只聽見省城的燒豬肉好吃，但自到省來，還沒有買來嘗過。今天決意大花特花，買兩角錢燒豬來請他們兩位堂兄弟了，自己也得嘗嘗。

“衰罷！想咽燒豬話啲！”

阿三妹拿着一隻一錢四分四厘的光緒元寶，滿臉緋紅的向着我又瞟了一眼後，立即一翻身，像飛鳥般地不見了。

到了吃晚飯的時候，除耀儀指定她們預備的兩三盤小菜外，居然多了一盤的燒豬肉。

“怎麼來一盤燒豬呢？”

耀儀驚異着問阿三妹。我當時心裏很得意。我想，等阿三妹告訴了他是我買的時，耀儀才佩服我闊啊。

“佢想啲燒豬啊！”

阿三妹紅着臉，說笑般地，指着我对他們說。說了後在狂笑。

“哈，哈，哈！”

耀儀大笑了。

“哈，哈，哈！”

仲儀也狂笑了。

我真莫明其妙，吃燒豬是一件平常事，有什麼可笑呢。耀儀或許是笑我太鄉巴佬了，連燒豬都沒有吃過。但是，仲儀不該也來笑我啊。

因為他們在狂笑，由上堂走來許多海陸豐和順豐的同住者，問有甚事情這樣好笑。他們聽見後，也都狂笑起來了。有的竟很刻薄地問阿三妹，



“佢想咽你的燒豬，係嗎？”

“啱！”

阿三妹斂了笑容，正色地斥那個姓楊的陸豐人，高等巡警學校學員。我看見阿三妹的顏色，約略推知“咽燒豬”是怎樣的意義了。他們太笑得厲害了。阿三妹的孀母，當做有什麼事體，也走出來了。

“二伯姆！……”

同住者都叫這位老婆婆做二伯姆。

“什麼事？”

她笑着問。

“他要吃阿三妹的燒豬啊。”

又是一個刻薄鬼在開頑笑。

經過了這趟的失敗後，我怕說及“燒豬”兩個字了。看見廣州人店門前掛着的燒豬，也覺得它是一種下等的食物。

## 五

父親的覆信來了。他信裏說，測繪既然失敗，

一時又無相當的學校可考，還是回廣益學堂來加讀半年，畢了業後，俟明年再想辦法吧。他信裏又說，有了這次的失敗的教訓，今後非加緊工夫，對於國文多讀多做多斟酌不可了。

由廣益學堂派出去的Champion，做了一個敗軍之將，回到故鄉來了。家裏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雖然花了幾十塊錢，總算學得了一番歷閱，現在平安回來了就好了，學堂什麼時候都有得考的。他們說的話固然不錯，但是在我聽來，只是一種無聊的安慰。我的性質也大概是因為經了一番的閱歷，變為更沉鬱的了。

“我失掉了我的青春了。”

我常常這樣地自為悲歎。我的憂鬱當然不是全因為擔心我的將來的學業，也有一部分是為因生理上起了極重大的變化。簡明地說，就是會追慕異性了。

到了下學期，雖然不十分願意，但也回到廣益學堂來了。汲衡先生表示歡迎我之回校，並且暗示，只要我和教會聯結起來，他可以替我想法，送

我留美。父親是十分希望我之留美能夠實現，但我總覺得汲先生的話，只是在引誘我做一個Christian。至于留美，恐怕還是一個空中樓閣。

我雖然天天上課。但覺得種種學科都不能使我滿意，連我父親所教的算術代數都不能使我滿意了，也覺得父親太無聊了。

大概是我的腦力發達得太快了罷。當時的智識慾實超人一倍。只恨住在窮鄉僻壤中，找不着學科來作我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沒有良師來指導我。在廣益學堂，只是空度了我的歲月。假如當時我能有機會，像在日本的大學預科，或像在德國的Gymnasium一樣，按照軍國主義的訓練方法，攻研學科，鍊鍛身體，那末我的造就一定是很有可觀的了。可憐我在那時候，那裏敢夢想留學外國，就連望進省城的優級師範和廣雅書院（高等學堂），也像望月亮一樣，雖然愛它，但拿不到手裏來。總之，我是糟蹋了我的銳利的頭腦，空度了我的青年的光陰。噫！

因為受經濟的壓迫，在我的智識上也起了一

個大飢荒。我本來是在智識慾上可以吃三大碗飯的人，但廣益學校所能給我的只是半碗稀飯，怎麼能止飢呢？我對於廣益學校既失了信仰，同時對於宗教也討厭和加以鄙棄了。我對於那幾位美國的男女先生的態度，也不像往日那樣天真，而神氣又非常之憂鬱，不言不笑。做禮拜時常常缺席，即出席也表示出不耐煩的樣子。他們便私私地議論，說我出省城去後，一定受了什麼一種煽動，所以對宗教的信仰完全顛覆了。

另有一個堂兄弟，和宣統皇帝同名，叫做溥儀。他原是在汕頭一家煙絲店裏當學徒習生意的，因為認識了一個琵琶仔，（歲數尚輕的堂子班）盜用了東家的銀錢，被逐出店，回到家裏居住。他非常羨慕我們通英文，能筆算，所以儘纏着我及一個和我同級的堂兄弟仁儀，要求我們介紹他去見汲先生，准他進廣益學堂插初年級。

“你歲數這樣大了，願意進初年級麼？”

我們笑他。其實他只比我大兩歲，今年才十九歲，還是一樣的小孩子。他的父親早死了。他的母

親有四個小孩子，當然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常常罵他的舉人伯父不援助他進小學。他只是希望有小學的程度啊。他的伯父是個舉人，自己的子四個兒子都送進官立中學去，對於這個無父親的姪兒，則送到人家商店裏去當學徒。這個舉人從最初起就抱有一個偏見，即自己是舉人，故自己的兒子是讀書種子，他人的子弟是冥頑不可教訓的。他聽見我出省考測繪，花了三十多塊錢，便來責備我的父親說，不該花這些錢。要我父親送我到外祖父店裏當學徒去。

“英文算術的程度不夠，只好插一年級嚟。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

溥儀說起話來，居然能應用他小時候念過的三字經。我們就帶他去拜見了汲先生。

“你在汕頭習過英文麼？”

汲先生這樣笑着問他。

“學過一點點。狗是叫dog，貓是叫cat。”

他真大胆。他還寫不會二十六個字母竟敢在汲先生面前說他學過英文，我想這真是個荒唐鬼

了。

“我還知道男人叫做曼，女人叫做烏曼。”

他的那種天真的態度也把汲先生弄笑了。

“你從前聽過耶穌的道理麼？”

汲先生再問他。

“聽過的，聽過的。每次禮拜日，我都到禮拜堂去聽講道理。我知道基督耶穌是我們的教主，是西方的聖人，和我們的孔夫子一樣！”

汲先生雖然笑了，但坐在一邊的汲夫人却不喜歡，向着她的丈夫說了幾句英國話，大意是說耶穌和孔夫子不同，一個是神，一個是人，并且耶穌不是西方的人，實在是東方的人。汲先生也回答了他的夫人幾句，大意是，這是初入校來的學生，不必一一去指摘。汲夫人也就無話了。

果然，汲夫人是一個長于直觀的人。她知道這位和宣統皇帝同名的新闖入者一定是個煽動家，一定是個反耶教的人。

“你的潮州話說得很好吧。”

汲牧師再問他。

他豎起他的右手大姆指來回答。我們在旁邊看見，差不多要笑死了。但看他的態度是十分泰然的。我當時真羨慕他有口才，有本領，因恨自己的性質太拘謹了，不能像他那樣豪放。想學學他的樣子，但這是不能學的。

溥儀和我同學了。進了學校一個多月，他開始他的革命的宣傳了，向全堂學生煽動。他第一個目標是在排斥甘武牧師，不要他來教我們的博物，歷史，理由是甘武牧師架子太大，不肯來校上課，要我們到他的家裏去聽講，並且他只是叫我們自己念，自己講，高興時他略加解釋，不高興時就讓我們念過去，一聲不響，像這樣的先生，完全是個飯桶。

“不要他教，他樂得不教的。叫誰代課呢？”

一個進了教會的學生在反問溥儀。

“叫汲先生代課。”

“汲先生沒有工夫。”

“那就取消那門功課好了。”

其次他提出國文教員楊廩生來，他的意思，至少，要對楊教員下警告。理由是楊教員上國文堂也和甘武牧師一樣，只是念下去，不加解釋，並且聲音太低；其次是無誠意改文，不管學生的國文做得通與不通，只是把它密圈圈下去。

第三是甘武夫人了。他說，這也是飯桶，她只叫學生去和着她的風琴，唱讚美歌，這在她是一種消遣而已，在我們學會了什麼音樂！她整天沒事做，吃得胖胖的，高興時就叫我們去給她消遣。我們以後，至少，不要到她家裏去唱歌了。那些耶穌歌有什麼唱頭！我們要像其他的學堂，唱“春風十里杏花香，同袍壯士何昂藏……”的從軍歌。這位與宣統皇帝同名的一年級生，在指手劃腳地向羣衆演講，煽動。他又對我說，汲夫人也是應該抵制的，因為她教一年級的英文，教授法實在太不行了，並且孤形寡相，專愛刻薄人，專愛當堂掃人的臉子。不過看汲校長的面上，不理她吧。

“這算是什麼一回事呢？要排斥這麼多的教員。”



大家知道他只是在放空炮，決不能達到目的，所以只望着他笑，都覺得他的那種奮昂的神氣有趣，

“這算是什麼一回事嗎？你們都是書蟲！你們都是書呆子！你們都是不中用的學生！現代有本領的學生，那一個不起來鬧風潮呢？”

他拍檯子高叫起來了。

“鬧風潮？”

大家哈哈地大笑起來了。

“是的！要鬧風潮！一個學堂不常常鬧風潮，是沒有意思的，像快要死的人般，愈鬧風潮，學堂愈有精神！”

我雖然不能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心裏却暗暗地佩服他有特殊的見識。他是沒有進過學校，小學初等程度還不夠的青年。他比我們強的，只是在汕頭住了兩三年。但他的不受一般腐敗的約束的精神，竟這樣地活躍。于是我悲歎自己之太不中用了，儘守着平凡的校規，單想做一個成績優良品行端正的好學生，結果只是變為一個淹淹無生氣的

人了，等于走肉行屍了。我過去的學校生活真是太無聊了，太無聊了！

“宣統皇帝”——這是他的綽號了——之煽動學校羣衆，由楊廩生的一個孫兒楊木生，我的同級生，告訴了他的祖父。第二天我的父親由家裏來校上課時，才踏進校門，就給楊廩生請到他的房裏去了。我還不覺得有什麼事體，但是聰明的“宣統皇帝”，立即直覺着楊廩生是爲他的事叫我父親去的，一定是要我的父親來責備他。

“那個老××是要叫十五叔父來罵我的！”

他不客氣地用猥褻的代名詞去叫楊教員。至他對我的父親的敬畏，第一是因爲和我的交情，第二是族中後輩多是受了我父親的教育的，他一個人反抗不來。

他的性質真痛快豪爽，他聽見同學們叫他“宣統皇帝”時，他便說，

“不，我是焦贊。你們叫我焦贊好了。”

“什麼意思？”

“不會讀書，也要念起書來。你們沒有看轅門

斬子麼？”

他喜歡看戲，這是和我有同癖的。我們常常因為要看一個面貌漂亮的小旦，每晚上都去看戲，戲班在什麼地方演戲，我們便跟到什麼地方去。在我們鄉裏看戲是不要錢的。凡有神祠廟宇的地方，都可以搭起戲臺來演開。民衆就在戲臺面前擠來擁去地看。我們常常品評那一個花旦唱得好，那一個花旦面貌長得漂亮，翻來覆去，只是講那類的話，有時終宵不睡。仁儀有時也會跟了我們來看戲，來品評，但是他有了老婆，所以不能常和我們孤佬一塊頑。

“花旦雖然好，但到底是男的，沒有意思嘍。星弟，假如我們能夠在汕頭，那才好頑啊。汕頭的琵琶仔真可愛嘍。如果你到她們家裏去，他可以倒茶給你喝，唱戲給你聽，天熱時，也會給你扇扇子。你比我年輕，比我漂亮，比我文雅，她們看見你，定規歡喜你嘍。”

這個宣統皇帝忽然賞給我一頂紅頂花翎。我不知道琵琶仔是怎樣的人物，我只看見過城裏石

牌樓下的堂子班，個個塗脂擦粉得像傀儡般的，一點不好看，於是我問宣統皇帝，

“是不是和城裏那些堂子班一樣的女人？”

“不是的。琵琶仔不搽粉的，和人家女兒一個樣子。”

他又把他在汕時的一段 Romance 告訴了我。他的愛人名叫小什麼存的，如何地愛他。恨只恨他少了兩個錢，小什麼存爲鴇母所逼，跟了一個有錢的老頭兒走了。在未走之前，她怎樣地對他啼啼哭哭，說要和他逃走。但他沒有胆量帶她出來，也是因爲怕沒有能力養活她。他說來說去，真說得有些像“杜十娘”的故事了。他愈講愈高興，隨後把他和小什麼存的性的關係也通盤托出來告訴我了。總之，這位宣統皇帝不單是個開風潮的提倡者，也是我的性的啓蒙的導師。

那天下午，父親要回家去之前，便叫我去問，薄儀近來對我說了些什麼話，我回答他沒有說什麼。我當時只擔心，莫非父親聽見了我和他談論花旦和琵琶仔的事麼。

“他昨天叫你們要鬧風潮是不是？”

“他說笑的，對幾位先生們說俏皮話吧了。”

於是父親告訴我楊毅員懷疑他是個革命黨，不知他在汕頭是不是進了同盟會的。

“革命黨是犯殺頭罪嘞！”

我父親雖然不是個保皇黨，但他對於孫先生的主義始終不能了解，也不願意了解。的確，在二十年前的同盟會比今日的共產黨還要危險，因為是犯上作亂，背叛君國，故清廷設立了許多苛例來處罰當時的同盟會員，給地方官以先斬後奏之權。凡敢批評滿清政治半句的，都視作亂作黨，格殺勿論。在攝政王，以為如此便可以把革命鎮壓下去，殊不知是自促其亡？

我想，那個像小孩兒般的宣統皇帝有什麼資格當革命黨呢。我當下沒有把我的意思回答父親。

“近來革命黨人到處活動，確是真的。他們想推倒清朝，所以派了許多人到各地方去宣傳，煽動，難保他一定沒有加入革命黨。”

父親並不是怎樣反對革命黨，但他害怕，他不

相信清廷是這樣容易可以推倒的。

“你以後要少和他來往。”

父親這樣叮囑了我一番後，又加上一句，

“總之，他不是個安分的人，他並不是來讀書，他是來混的。不久他又耍走的吧。”

這確是給父親猜中了。學堂的風潮鬧不成，但美國的先士們不像從前那樣熱心地教我們了，因為他們看出了我們的反宗教的態度。

果然，又過了一個多月後，溥儀接到了他的叔父由汕頭來的信，要他到汕頭去，在一家客棧裏當夥伴。他欠了汲校長一元五角的學費走向汕頭去了。臨行時，他對我是依依不捨的。

“星弟。你的前程遠大啊！你該出省去讀書，至少，也當來汕頭進嶺東同文書院。將來留餘堂的門戶，全靠你來支撐啊。”

他再給了我一頂高帽子，其餘的大概他要帶往汕頭去看別的人了。說這類“支撐門戶”，“光大門楣”的腐迂話的人，怎麼能當革命黨員呢？

“大概我明年總可以和仁儀一路到省城去再

考一回學校。如果失敗時，我就決意往南洋去挑錫泥了。”

我很沉痛地向他宣誓。

“不會的，不會的。仁儼却靠不住，他是有錢子弟，肉食者鄙。他每天只是摟着老婆，會做什麼事。

他竟這樣地恨有錢的人。照現代的時髦語說來，他是有階級意識的先覺者。的確，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今天，廣大的貧苦平民只是爲少數的官紳軍閥的享樂而犧牲，但他們仍不自覺啊。

“你到汕頭來時一定要來看我啊。最好，落我的客棧新廣昌。到那時我帶你去看琵琶仔。”

“又來了，你的琵琶仔又來了。”

講老實話，我也有些想領略領略琵琶仔的風味了。因爲在那時代，並沒有女學生或什麼東宮南宮的皇后給我追逐。我開始感到性的煩悶了。自瀆的結果，使我咯過一次血。

溥儼到汕頭後，常常有信來報告他在汕頭的狀況，並將汕頭有如何好的花旦及他近來認識的琵琶仔告訴給我聽。他的信來得愈多，愈覺得家庭

是牢獄了。我的心理狀態和半年之前完全相反了。半年前在省城時，常常思念家鄉，思念父親及老祖母。現在呢？很想急急地離開他們了。

“欲脫離這樣枯燥的樊籠，非有旅費不可。但是錢從何來呢？”

想到經濟的壓迫，我的一顆熱烈的心兒又掉進萬丈深潭裏去了。

## 六

從省城回來後半年間，雖然在上英文數學的課，但大部份的時間還是灌注於國文之上，這也是我自己願意的，因為想考學校求出路，唯有國文是一種利器。在這半年間，每星期的作文都要另抄一篇回來給父親改削。我一方面努力造句，一方面讀史，——讀脚批通鑑。父親說，我的作文差不多是白話化了，沒有半點書簡氣。最大缺點是段落不明，脈絡不清，而又不能運用成語。於是父親一面叫我讀魏家三字的的文章，因為可以由是多記憶些



有益的成話，一面把明清兩代有名的八股文選出來講給我聽，使我明白要切題作文，及分段敘述的方法。他說分段敘述的方法中，又以正反合的方法為最得體，這真是和Hegel的正反合的方法不謀而合了。父親的意思，以後作文至少要以下列的分段為標準。

第一：冒頭寫幾句映射本題的空文句。

第二：述彼本題的事實。

第三：從正面討論。

第四：從反面討論。

第五：作一個結論。

第六：作餘波唱嘆幾句，最好用駢文。

父親又說這就是中國的修詞學，起，承，轉，結。第一段是起，第二段是承，第三第四段是轉，第五段是結。第六段可有可無，寫得不好時，甯可從略。作文之道，至為容易。他罵我何以讀了十餘年書，還儘是寫出那些不通的文章來。他又說，能夠照這樣的方法寫文章，一定考得上省城的學校了。

父親的六段論法並不是抄襲Hegel或Marx

的辯證法，仍然是中國的起承轉結的老方法，和歐西的文章法(修辭)也沒有兩樣。即：

(1)緒言 ( Proem ) .....起

(2)述敘 ( Narrative ) .....承

(3)論證 ( Arguments ) .....轉

(4)補說 ( Subsidiary remarks ) .....轉

(5)結論 ( Peroration ) .....結

父親又把我作的那篇失敗了的“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論”爲例，解釋六段作文法給我聽。父親給我先做了一個冒頭，是：

“九州之大，無圖不能稽也，萬民之衆，無藉不能治也。治地固難，治民尤難，故……”

這是第一段。第二段要述史實，即述秦如何之失政，漢高祖如何之能用人，第三段當論能得圖籍之利益，并論蕭何之事能見及此。第四段從反面論證，即假如無蕭何其人。則如何如何。第五段作一結論。父親再選了許多八股文來作例證。讀後，真覺得是聲調鏗然，我也感着興趣了，因盡棄英文數學於不顧，而拚命地讀起八股來了。我的國文程

度也果然日新月異，居然看得出其他堂兄弟所作的文章之無條理了。

一年容易又秋風，轉眼是臘鼓驚人了。我們在廣益學堂畢了業了。

“明年怎麼樣呢？”

想到這裏，又有無限的傷心。仁儀家裏有錢，他的祖父，他的父親都承着傳統思想，要他進官立中學，五年之後，可以獲獎貢生。官立中學，每年須二十元大洋的學費，父親無論如何不願意多花這一筆款。我也不十分想進這個學校。官立中學所容納的學生大部分是豪紳的子弟及有錢的賤大夫們的兒孫，也這是一個使我生反感的原因。但是窺父親的意思，欲叫我進比官立中學更腐敗的東山初級師範。於是我不能不反對了，力說東山師範之腐敗不堪就。還有重大的理由是初級師範無外國文這門功課，自己從前所習英文，必至荒廢。父親對於我的所說，都加首肯。他最後說，

“暫進去讀一年或半年，有機會即出省考學堂去吧。”

我才答應了去報考東山師範。東山師範只有一班本科，一班預科，一班小學。當我去投考那年，那班本科是第三年第一學期了。但該校每季都招考新生，說是招插班生。考試的時候，管理官，署理嘉應直隸州正堂的知州章獻猷，自己親身前來點名監考，以昭尊重。但是投考者寥寥無幾，考本科的只有十個人左右，所出試題也極粗淺。據說章州官把所有的試卷都帶回去，親自批閱，以眩他的頭腦是新式的，知道算術等普通科學。發榜之後，我的名字居然高佔第一。州署的禮房是照舊日科舉之例，走到我家裏來貼報條。敲了我的老祖母的竹槓兩角小洋。

東山師範的監督是一個老廩生，不懂什麼教育，更談不上師範教育。他只當學校的監督是一個他應享受的職位。我進校之後，問他，

“我插第三年級，是不是三年之後即可畢業？”

“部章規定初級師範本科五年畢業，怎麼只三年就可以畢業呢？”

他對於學部所定中等學校章程像背得很熟。

“同級的到那時候不是都畢業麼？”

“他們可以畢業，你不够年數，不能畢業。”

“那末要怎麼辦？”

“部章上不是有補習兩個字麼？”

“三年之後，再回頭去補習我可以無須補習的功課麼？”

“對了！”

不知道是學部糊塗，還是那位監督糊塗，我無暇查究了。我只知道這間學校是不能讀下去的了。

校中所有教員都是渾渾噩噩的，不懂得什麼教育。我上起課來，覺得所有教員盡都是會催眠術，催着我打瞌睡。他們都和廣益學校的楊稟生差不多。這不免使我傷心起來，覺得廣益學堂還是不錯啊。

在學生間最愛戴的兩位教員是從省城優級師範選科畢業回來的。一個姓蕭的，專門數學。一個始張的，專門博物。姓蕭的除担數學之外，兼担地理，歷史，地理以屠寄的地誌為課本，歷史以日本人著的支那通史的譯本為教科，這確是一個奇現

象了。姓張的除担博物外，兼担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學生們頭腦簡單，以爲從省城回來的便是好教員。這位姓張的教員，簡直是一個鄉愿。最討厭的是，他每天把他在優級師範領來的講義寫在黑板上叫我們抄。高興的時候，我也抄了幾段，但是一點不懂。——否，其實是不願意看。我只常常聽見他吊起很好的聲音，在講壇上叫：

“當兒童發育未完全時呀，……”

今天聽他們是叫這一句，明天聽他還是叫這一句，到了後天他仍然是叫這一句，像這樣，我只好閉着眼睛向他頻頻地點首表示贊賞了。他的催眠的本領真大嘍。

值得我紀述的就是去年赴省城投考測繪的賴君，也以高小畢了業，由他鄉裏的公學送了進來，和我們同級了。

在東山師範還是每星期作一回文。國文教員李伯修，是個老秀才，監督的親家，爲人和藹可親。初進學校的第一星期，他出的作文題爲“鄭子產不毀校鄉論。”我照父親授給我的六段論法，大發揮

其德謨克拉西的精神，結果居第一，得點數九十。於是那些驕傲的老班生，對我便改變了態度。耀儼說的話是對的，在那時代的男學生的國文好似女人的面貌，國文不好，便不好意思出來見人了。但是自賴君進來後，國文的錦標就給賴君奪去了。

一星期有六時間的讀經，六時間的講經，這是張香濤宰相的創案。我們每天都要在講堂上放開喉嚨，高聲地讀左傳一個鐘頭。至由那一節讀至那一節，則是由先生臨時指定。先生坐在講台上守着我們讀。現在想來，真是稽滑不過的事情啊。

在初級師範混了兩個多月，又是四月初旬了。一天下午，回到家裏來時，父親笑着向我說：

“不要上課了。後天要起身出省了。”

“有什麼學堂可考的麼？”

“考清華學校的預科。”

“正是荒月裏，艱艱辛辛地裁這末多錢，又不曉得考得上考不上。”

祖母的意思，不願意我再出省。她希望我在東山師範念完一二年書後，就出來當小學教員，第一

可以幫我的父親，第二再過三四年，就訂婚結婚，生一二個曾孫給她，以娛晚景，她就心滿意足了。不幸的是我的希望和她的希望完全相反，成就我的希望，當然要犧牲她的希望了。她不是完全愛惜那一筆旅費，她是聽見我在省城如考上了清華後，還要上北京覆試，在北京讀八年書後，再赴美國。美國在什麼地方呢？在西半球，和中國地方恰恰是腳對腳。

“那有這回事！和我們腳對腳，不會掉進大海裏去了？”

祖母還不相地球是圓的。她說，這都是紅毛鬼造的謊。

“等你由美國回來時，老祖母的骨頭早不知轉過了幾處的巖崗了。你如果是我的孫兒，就切不要到美國去。看了汲先生那些人，還不是同到了美國一樣？”

“在北京讀書有七八個年頭，每年假期都可以回來看你老人家的。”

父親忙這樣地安慰她。



後來父親告訴我，仁儀的父親由省城寄信回來，要仁儀出去考清華，考上了清華，便是官費了，父親聽見了後，覺得仁儀可以考清華，我也有程度考清華，這個投考的權利決不能放棄。若因為省一副川資，誤了我的前程，落在仁儀的後面，那就不是兒子不中用，完全是爲父者之過了。父親爲着我的學業，實在是着想得苦心慘澹。仁儀的父親是想利用他的金力造成仁儀的前途。我的科學程度不在仁儀之下，故父親說，不論怎樣節衣宿食，縱令是餓飯，也要籌出一副川資來。我問父親，現在有錢了沒有？父親慘笑着說，此刻一個錢也沒有。

我從廣益畢業出來後，父親也辭了廣益的教席，楊教員看見父親辭了職，也向汲先生告退。到這時候，我覺得在學四年中，都是鬧小孩子脾氣，對於楊先生事事曲解，太對不住楊先生了。父親還對我說，楊先生和祖父是同年進學的呢。所以父親很尊敬他。

父親辭了廣益的教席後，有許多未畢業的堂兄弟也跟着退了學。廣益學堂忽然荒涼起來了。汲

先生看見這樣的情況，當然是十分傷心的。

“他忍耐着七元大洋的薄薪，在廣益教讀四年，完全是爲看護他的兒子嘛。”

美國先生們對父親下了這樣一個批判。父親從廣益出來後，就在留餘堂左側的詠花書屋裏（伯曾祖鳳曹公的學堂，）開辦了一間小學校，名善長學校。當然一切設備，都不完全，只能說是稍稍改良了的蒙塾，村裏的父老聽見我的父親開設學堂了，都把子弟送了來。一共有五六十名學生，分三級教授，請了兩位堂兄弟來幫忙。但是束修還是在廖屋岡時一樣，由學生的父兄自由捐助。因爲是自助捐助，故要按三節收學費。在端節之前，是全無收入的。所以父親說，一個錢也沒有。

吃過了晚飯，父親匆匆地出門去了。平時父親在晚飯時候，可以吃兩大碗稀飯的，今天吃了一碗，就放下了筷子。父親出去了後，祖母便對我說，

“你父親身體近來弱了許多，痔疾復發。大概是辦善長學校比在廣益教書更加辛苦吧。學生的

學費一個沒有收到。木匠天天來討錢，迫人迫得要命。”

因為開辦學校，父親在一家木匠店裏定做了幾十副書桌，板檯及黑板，還沒有清帳。祖母只是痛他的兒子，但是父親也只是專為他的兒子打算。

“水總是向低處流啊！”

祖母看見我沒有回答，又嘆了口氣。的確，低垂着頭，神氣頹喪，匆匆地出門去的父親的背影，實在是使我心裏難過嘍。

我和幾個堂兄弟是在詠花書屋寄宿的。父親在十天之中有八天晚上要到市裏去轉轉的。回來得早，或聽見有什麼消息，他一定到詠花書屋來告訴我們。我等到十點多鐘還不見父親回來，就去睡了。但是無論怎樣都睡不着，聽見裏房的四隅，都有老鼠兒在唧唧地叫。於是我想父親是像一隻老鼠兒，為牠的小鼠，夜裏走出去，在市裏東奔西攪。此刻正不知如何低聲下氣地向人借錢啊。

父親常常教我用費要節省，但是對人要厚道。他教我說，“金錢是賤賤的，此外並無何等的用

處。”他又教我說，“尅於人爲刻，尅於己爲儉。”款待人不是常有的事，不可太省。但是自己的生活費，每天要支出的，一定要極力節省。到了沒有錢的時候求人，那是千難萬難的了。祖母也教訓我說：

“只要自己節省，則萬事可不求人，你儘向人稱窮道苦也是無人理你的。所以窮人要裝出富人樣，才不會給人看輕。第一要緊的還是自己要節儉。”

我對於父親，對於老祖母的遺訓是有許多違背的，唯有這些我至今還是遵守着。經世愈久，愈覺得父親和老祖母的話是經驗之談。老祖母的“……裝出富人樣，”並不是教我沒有錢也要去坐汽車，住洋房子，吃大菜，她的意思是雖然窮，也當艱苦地挨過去，不可意志薄弱，裝出窮樣子去討人家的憐憫，或貪人家的便宜。貪了人家的小便宜，自己的名譽無形中是要受莫大的損失。

“你想貪人家的便宜時，先要想想你的便宜可不可以給他人去貪。”

這又是一個久經世故的個友人對我的忠

告。他是勸我如果自己沒有錢，決不可跟他人去上茶館，上酒樓。人家請了你時，你一定要回敬。社會是要這樣才維持得住的。

第二天一早，回到留餘堂來見父親，父親還沒有起床，我便走到床前，叫醒了父親，問他旅費籌好了沒有。

“不容易啲！……”

父親先歎了一口氣。

“總之，要想方法使你明天能夠和仁儀一同動身。昨天晚上走了幾家，還是向增隆借了六塊錢。”

增隆是一個同宗開的糖菓店。

“六塊錢怎麼夠呢？”

我只知道逼着父親籌款，決不願意說：

“假如籌不到錢時，就出省吧，讓下一次再考去。”

我怕說了這句話時，父親真的把我出省的成議取消了。我竟不知道父親希望我出省比我自己還要急啲。

“今天再想法子向張文哥借借看。”

張文哥也是一個同宗，他有兩個兒子在善長學堂讀書，曾答應爲大的捐助十元學費，爲小的捐助八元學費。端節快到了，向他先借六元的束修，諒無問題的。這是父親在當時的籌劃。

“有十二元夠到省的旅費了吧。你動身之後，我馬上再替你匯五十毫或八十毫來，不要擔心。”

我覺得十二元是不夠，怕途中有了担擱，無從設法。不過看見頭髮蒼蒼，齒牙動搖的父親，不忍再說些什麼話出來去逼他了。我只說：

“一定的嘍！我走後，一星期內定要寄錢來嘍！”

我蹙着眉根撒嬌般的說。

“你放心吧。爸爸還騙你麼？爸爸自己要錢來做什麼，還不是爲你。我有錢，遲早都是給你用的。”

父親雖然在微笑着說，但說到最後，聲音忽然低了些。我當時並不能了解父親的心，也一點不知道父親的痛苦。現在父親死了十餘年了，我也居然做了三四個小孩子的父親了。我才知道父親說“爸

爹要錢來做什麼……”這句話時的悲痛和傷心啊。我究竟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不，一般人對於這一點都該做做封建的遺物吧。對於父母的辛苦是該思念思念一下吧。

我終於和仁儀動身了。這趟，我是識途老馬了。老家的習慣，子弟出門時，要在祖堂上焚香，叩幾個頭，向祖先告別，并禱求祖先之靈，要保佑我們一路順風，萬事遂意。在祖堂上叩了頭後再向祖母拜別。祖母拱拱手回了一個禮，口裏不住地說，

“一路要平平安安。做事要左做左着，右做右着。要多逢貴人。”

父親聽見笑了。我也笑了。但是祖母的眼眶裏已經滿合着眼淚了。我再向着父親跪下去，父親忙拉着我。我忽然悲咽起來了。

“凡事叮嚀不了，只要你步步老成。”

一位寡嫂，伯母的大媳婦，換好了比較新的衣裳，站在一旁，手裏拿着扁擔，打算替我挑行李出市裏去。

我也向伯母拜別時，伯母也笑着說，

“這趟出去，像考師範學堂一樣，考個第一名回來吧。”

我和仁儀搭乘了蓬船，沿梅江南下，經過兩晝夜，到了潮州的竹篙山車站，我們就在這竹篙山岸邊起陸，再搭火車趕到汕頭來。

到汕頭後的客棧，經仁儀的祖父指定了。他是有錢人，並且是個老廩生，在汕頭，商家中認識他的人不少。據他說，由他所指定的客棧，可以省點旅費。我原想落得儀的新廣昌，因為和仁儀同伴，也就改進了協豐棧。仁儀進了棧後，拿着他的祖父的一張闊四五寸長七八寸的紅紙名片去拜候客棧的主人，聽說這樣可以免伙食費。我也樂得措措油。

在動身之前，我寫了信給宣統皇帝，不過沒有明確地告訴他到汕頭的日期。我們到了汕頭後，一時沒有輪船赴港，株守在旅館裏，很覺無聊，於是叫了一個夥伴，帶我們到新廣昌去看溥儀，一說到這位宣統皇帝，客棧的小夥伴們都認識他。

“他是個怪物嘍，有半個錢都要送到堂子班裏去。”



我們會着了溥儀，他牽手牽脚的，有說不出來的親熱。我要他出來，一路到各處去遊玩。他說。

“晚上吧。晚上我來看你們。此刻不空閒。”

“有什麼事？”

仁儀問了他。他看了看引導我們來的那個夥伙，一時不回答。我和仁儀在那時候完全不知道自食其力的辛苦。溥儀的歲數和我們的差不多，但他能在所謂社會裏面爭麵包吃了。

協豐客棧的夥伴對我們客客氣氣的，但對我們的宣統皇帝便不莊重起來。

“不要沒有一點規矩！”

溥儀微笑着罵那個人。

“不要假裝正經了。快點接船去吧。”

那個夥伴嘻笑着說。

“原來溥儀在客棧裏做這樣辛苦的事麼。”

我回想到去年，我坐的輪船到香港時，有許多客棧的夥伴專來船上接客，在艙裏東奔西馳，狂呼叫號。溥儀每天就是過這樣的生活。我們呢？還是穿着長衫，吃爺飯，穿爺衣，過公子的生活！

“接什麼船？”

仁儀還是不十分曉得當“行丁”的生活。

“今天下午有由上海來的船，看看有客要到我們行裏的沒有。”

溥儀回答我們。

我們約了溥儀在今晚上會面之後，跟着那個夥計走出來。

“帶你們到海關坪上去頑頑好麼？”

這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小夥伴誘我們到海皮上去頑。在那裏可以看得見海，看得見許多仁儀從未見過，我也在去年才看見的火輪船。

“我來看看火輪船是怎樣的。”

仁儀笑着說。

“火輪船是全身燒着火的。”

“你扯謊！”

我們走出海關前來了。

“你們回客棧裏時，不要對賬房說，是我要你們到這裏來頑的吓。”

“那要怎樣說呢？”

“你們說，要我引你去看了幾個朋友就好了。”

我們頑了一會，那個小夥伴又帶着我們穿過一條很鬧熱的街道，有許多的洋貨店。過了這一條街道後，轉了一個灣，走進一條很寂寞的街路上來，有許多店子都是關着門的。

“這一帶住的都是堂子班，你們想去看麼？”

那個小夥伴笑着問我們。我們問他是怎樣看法的。他說，

“出一塊錢，打一個茶圍吧。”

“看一看就要這末多錢麼？”

“一塊錢還是最少的。”

我們是毫無經驗的，而那個小夥伴以為我們如有興趣他也可以跟來觀光觀光。在鄉裏，在農村裏，有許多失學的兒童，因為經濟壓迫，流到這海口的都市裏來找飯吃。他們的生活是枯燥而痛苦的。他們的精神完全無所寄託，所以都當堂子班裏是他們精神的安慰的地點。

“等到晚上，叫溥儀帶我們來看看吧。他說他有一個相好，或許不要錢可以看。”

“當婊子的那個不要錢呢。”

那個夥伴的臉上有點不高興了。

“阿二仔，你這個壞東西，敢帶客人來這些地方啊！回去看賬房打死你！”

聽見後面有一個在這樣叫，那個夥計忙翻轉頭去，看見那一個人時，嘻嘻地笑起來了。大概那個人也是協豐客棧裏的一個“行丁”，因公出來，乘機到這條街道裏來溜溜的。

到了晚上，薄儀果然來了。他一看見我，便問，他最近寫了一封信給我，收到了沒有。我說沒有。

“糟了，糟了！給十五叔父折開來看了時，不得了！”

他頓了一頓足，歎着氣說。

“你寫了些什麼事體麼？”

“我寫我又認識了一個文墨很深，會念再生緣天雨花的琵琶仔。她看見我不是讀書人，不大理睬我，我便對她說，我有一個還沒有訂婚的兄弟，是個才子，不久就要來汕頭，我帶他來和你見見面，正好配你這個佳人。她笑着答應了。我在信裏，把

這些話都寫進去了。怎麼得了！”

“你真是荒唐鬼！”

“你不知道，那個琵琶存真是好呵。”

“凡是琵琶子你都說是好的”

“你不相信，今晚上試去看看。星弟，你如果能  
在汕頭進嶺東同文學堂，那真是再好沒有嘞”

我們吃飯的時候，溥儀說要出去一趟，大概他是  
出去買點心吃。我們剛把筷子擱下來，他又回來了。  
我們本來留了他，要他一同吃飯，他無論如何不肯，  
他像和客棧的夥伴們太熟識了，不好意思。因為有這  
樣的關係，在客棧裏，我們和他之間，像有了階級的差  
別。

他催着我們快點出門。我們在幾家洋貨店裏看了一  
回鬧熱之後，溥儀便帶我們到一家琵琶存的家裏來。

“進去坐坐，要不要錢。”

我担心着今天那個夥計所說的話。如果要一塊錢時，  
那不是去了我的旅費之十二分之一麼？

“本來不要錢的。不過要點打賞錢。”

溥儀對我們事事都表示佩服，只有對於我們的吝嗇，有時略表示不滿，尤其是對仁儀。

“你的祖父給了你十五元大洋做旅費。你的岳母又給了你八塊錢。拿出二三元來高興高興，有什麼不可以？機會難逢！……”

我們把各人的旅費告訴了溥儀，所以他說了這些話。他說要花兩三元，縱令仁儀肯出，我也不贊成。

我的意思是，假如那個琵琶存和溥儀有交情，那就應當不要我們的錢。在那時候，我是何等的書呆子嘛。

“但是她的搗婆要錢，這是她們的生意。大家儘和琵琶存講交情，不給錢，她們不是要餓死麼？”

我們又想看琵琶存，又不肯出錢，那有這個道理呢。

在琵琶存的樓下，三個人低聲私語地討論了一會，才決定我担任五角，仁儀也担任五角錢，那個協豐的小夥伴，並沒有騙我們啊。

溥儀歎了一口氣，引我們上樓上來了。一個年

約三十多歲，穿黑油綢衣褲的婦人出來招待我們。

“這就是琵琶仔麼？”

我有點失望了，私下問宣統皇帝。溥儀笑了。他說，這是這家裏用的媽子。

“美容呢？”

溥儀問那個媽子。

“她今晚很忙。……”

“出去了麼？”

“沒有。在打扮。”

“還早呢。出來坐坐好嗎？”

“我去問一聲看吓。”

媽子進去了。不一刻，她笑着出來說，可以的。溥儀又在向我們誇讚美容如何好，如何好。我覺得美容這個名字，太俗了些。

不一刻，從裏面走出一個臉上滿搽着水粉和胭脂的，年在二十歲以上的女子。她一走出來，便在溥儀的肩背上拍了一掌，嬉皮笑臉地不知在說些什麼話。因為他們講的潮州話，我們一點聽不懂。

“這就是美容麼？”

我低聲問溥儀。

“不。這是她的姊姊。”

“美容快來了。”

那個女子的普通話說得非常之好。她是望着我說的，我不好意思，臉紅起來了。

又過了好一會，才走出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在微明的電光下，雖然看不出她身上穿的是綢是緞，但是天青色的短衣上，套一件黑綢背心，裝扮不像她的姊姊(?)那樣奢華，並且臉上薄施脂粉，表示出她的天然的肌色有幾分赤黑，五官配置得非常的適宜。最惹人愛的是那對常在脈脈地迴轉，又深又黑的眼睛。只是在笑的時候，嘴巴稍微寬了一點，有些刺目。她重新斟了熱茶端給了我們後，只坐在一隅，一聲不響，雙手攔在膝上，像在凝想什麼事情。

溥儀還是把我們向她介紹了後，並且很幼稚地說些出省考學堂的話給她們聽。她們似懂非懂地也稱讚了一番。



“你兩位先生由省城回來時，請多多來玩啊。”

還是她的姊姊會應酬，說客氣話。

“他是我的弟弟，和你的妹妹結相好可以麼？”

這位宣統皇帝儘是說些和彈詞裏面所述的相類似的肉麻的話出來。

“那很好啦！”

那個當姊姊的狂笑着說。美容只是笑了一笑。我自然常常會偷看她，有一次竟和她的視線碰着了。

她又背過臉去笑了。我更不好意思地臉通紅了。

有一種意識的愛，並不是自然的真愛，只是由一種媒介發生出來的。譬如從前的訂婚，只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是素不謀面的。但是訂了婚後，彼此之間便有所懷戀了。今晚上，我對美容，因溥儀的媒介，也覺得她是很可愛的。

大概是時候到了，她們要赴局了，那個做姊姊的問我們要不要美容唱曲。溥儀點了點頭。美容便坐到一架洋琴面前，叮叮咚咚地打起琴來了。那個

大的姑娘拿了一本題有種種的曲名的紅手摺送到我的面前，同時把她的一隻腕加到我的肩膀上來。這却把我嚇了一大跳，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

“叫你點一齣曲給她唱。”

溥儀對我說。

“我外行。”

我紅着臉笑了一笑。

“你怎麼樣？”

那個大的姑娘走到仁儀面前去了。但是仁儀很矜持般地搖了搖頭。

“還是請你點罷。”

她把摺子交給溥儀了。溥儀對於這道果然是內行，他點了一齣“三審玉堂春”。美容便一面打洋琴一面唱起來了。我覺得她唱曲時的樣子減損了她的美不少。

唱完了後，美容問還要唱不要。溥儀像興奮起來了，再點了一齣“坐宮”。我一點聽不懂，覺得唱曲不如談話好。“坐宮”唱完了後，她們姊妹站了起來，表示出送客的樣子。溥儀從衣袋裏取了兩塊大

洋出來，交給那個大的姑娘。她接了後便說，

“謝謝你們先生呀！”

我驚異，我剛才只交了一元給溥儀，何以他拿了兩元給她們。我不敢立即去問他。溥儀交了錢後，便對我們說，

“走吧。”

我們三人先先後後下了扶梯，一面下來，一面聽見她們站在樓口謝道，並且在說。

“請常常來坐呀！”

我們出來了後，我覺得，這真是當了傻瓜了。

“你看美容還縹緲麼？”

溥儀翻轉頭來問我。

“怎麼你給她們兩塊錢呢？”

“叫她多唱了一套曲，給一塊錢太難爲情了。

我身上也只會有一塊錢，給了她們了。”

給溥儀這麼感慨無量般地一說，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了。同時我也覺悟了。我是不該來這些地方的人。因爲我的理性太發達了，不能不顧死活地把父親辛辛苦苦裁給我的錢花到這些地方去。縱

令我想花，父親也沒有這許多錢給我花啊。

第二天下午，有海澄輪船開往香港，是我去年赴香港時搭乘過來的，真是湊巧，今年又搭這條火輪船了。吃中飯的時候薄儀又來了，說特來送我們落船。我們談了一會話，他要求我們，各人要借兩大元給他。這却難爲了我，因爲我只存七八元了。薄儀說一星期內他定匯到省城來還我們。三人協議的結果，仁儀借了一元五角給他，我借了一元給他。他拿到了錢就說有事要出去。我想，他莫非有了錢不再來送我們了。但是，過了一刻，他買了兩包水果來，一包是李子，一包是楊梅，說是給我們船上吃的。我想，這個人的行動終究是不凡。相形之下，我們實在太平凡了：太守着繩尺做事了。死的教育是愈受愈糟的。已往的腐敗的教育和習慣竟把我造成了這樣一個活屍了。我們只是想做一個成家立業的好子弟。這有什麼人生的意義喲！

我們因爲距落船的時間不遠，談了許多話，薄儀提起汲先生的事來說。

“正月間有一天下午我在過 礮石的碼頭上碰

見了汲先生。”

“你對他怎樣？”

“我對他說了一句Good Morning。”

“他怎樣？”

“他笑了，向我點了點頭，隻手摸着他的刮得光光的青色的嘴角，下火煙仔裏去了。”

## 七

到了省城了，一担內容和去年沒有差別的行李又挑進流水井的張氏宗祠裏來了。情形和去年一樣，全祠堂是冷冷靜靜的，住在祠堂裏的學生們都上課去了。

去年初到來時，有堂兄仲儀出來招呼我。今年仲儀到那裏去了呢？他在家裏受着家人的監禁，因為他已經變為一個精神病者了。

“他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在封建社會開始崩潰的時代的犧牲者。他不能像老前輩的廩附們坐在家裏領裏祚肉分禮生錢。又不能更進一階

去鼓吹革命，加入同盟會。總之，他是沒有一定軌道可循的孤星。然而，他或許是我的象徵嘍！”

我站在祠堂的中所裏凝想了一忽，不禁自悲起來，再無暇爲仲儀堂兄悲了。

阿三妹聽見我們來了，笑着走出來。

“星叔！”

她扭怩地叫了我一聲，臉上居然會紅起來了。我看見仁儀儘注視她一會，他要我問她他的父親住那一間房子。

“從前仲儀住的。”

她不等我來問，很快地告訴了仁儀。我便把那間房子指給他看了。

仁儀的父親是個奇形怪狀的人，下顎向前突出得很厲害，下列的齒把上別的齒包住了，說起話來音調自然會發生變化，和普通的人不同，即音調比較的高。有些像破釜的音響。他大概是朱洪武明太祖再世吧。單是下顎突出不要緊，加上背駝就越發難看了。所以族人替他起了一個綽號“扁嘴鴨”。的確，他走起路來，又非常之快，在直觀上，似一隻

老母鴨，但我是叫他十三伯父。

耀儀回來了。回想到去年的失敗，我看見他有點不好意思。

“又出來了！”

他一面開房門，一面微笑着對我說。我不像去年那樣的鄉巴佬了，不向他作揖了，只叫他一聲“耀儀哥”。

“哈，哈，哈！你們看，你們的眼睛都陷進眼眶裏去了！是不是××了來？”

我們昨夜還在省渡上，他却懷疑我們有自瀆之癖，未免太刻薄了。聽見耀儀的笑聲，全祠堂的同居者也出來看鬧熱般地向我們兩個鄉巴佬笑。我因為有那件去年在省城縫的白竹紗長衫，樣子比較時髦一點。他們很刻薄地在笑仁儀的官立中學的制服。現在想來，那些方言學生們真是太無常識。他們當時的觀念以為一個學生即是未來的鄉紳，應常穿長衫文綉綉的。

我看見祠堂裏的同住者又換了幾個人，海陸豐的人走了兩三個，換了幾個和我們同縣的人來

住了，而這班人就是以未來鄉紳自居的留省學生。一個姓黃的是販賣原當衣服的兒子，一個姓劉的是開染坊的土豪的兒子，在廢科舉的前一年竟考上了一名秀才，而這個秀才的空銜後來便把他造成了一名小貪官污吏。有一個姓李的，他的父親也是個小商人，這個人倒比較老實，是一個樂享主義者。以上三人是耀儀的同學。還有一個姓蕭的是港商的兒子，在他們中算是最有錢的公子，可惜他不能用其所長以商爲商，而想以一雄鷄模效鳳凰，結果也是當了一名專以鴉片，麻雀，酒色爲事的流氓警官。總之他們的最高目的是想做一名縣知事，但是做了一個小小縣分的縣知事的，還是那個比較不尖酸刻薄的姓李的方言學生。

“耀如，你們留餘堂的風水遇劫了，氣數也快告終了吧。怎未產生出這樣多土頭土腦的後生（青年）來了呢？”

那個姓劉的秀才在這樣地嘲笑我們。

“笑我們做什麼嚟！結果還不是以金錢爲標準！恨只恨我的父親不能像你們的父親那樣作賤



丈夫還什一之利呢了。我假如有乾紗或紡綢的長衫穿在身上，看看是不是比你們漂亮……。”

我當下這樣想，像小孩子般地不輸服起來。

“學問呢？”

我繼續着想，外飾的衣服是有錢可以買到手的。但是學問呢，就現在的情況而論，他們的學問確比我們高一點。到追上他們，全視我今後努力如何。在那時候，我真恨我的普通科學的智識太不完備了。

“你能夠進廣雅書院的附設中學最好。不然就進教忠師範。”

這兩家中等學校以當時的翰林為監督，據一般的批評，是省城最完美的中等學校。教忠師範設在府廣學宮裏。灑如是這樣地勸我投考那些中等學校。他的見解是對的。因為在當時，我還不夠中等程度，怎麼可以獵等進高等教育的學校呢。不過我也有一個偏見，即我出來省城是投考中等以上的學校的，要進中學，在家裏早進官立中學了，何必多花時間金錢來省城進中學校。但最大理由還

是父親沒有這樣雄厚的財力負擔我在省讀五六年書的一切用費。

這次由提學使招考的清華學堂學生分中等班和高小班兩種。

“多讀幾年不要緊，只要考進去……。”

當吃中飯時，耀儀這樣地對我說，勸我不要獵奪投考中學班。我當時也很佩服耀儀爲我設想得週到。

“我已經替你報考高小班了。或許有入選的希望。你如想投考中學班，那麼，……嘻，嘻，嘻。”

耀儀提起筷子，忙向飯碗裏扒飯吃，不往下說了。

“……”

那位十三伯父坐在耀儀的對面，似笑非笑的也在吃飯，一時不說話。

“難道在廣益學校讀了四年書，還不夠小學程度麼？”

過了一會，十三伯父聲音特別柔婉地說。說了後，伸一伸他的下顎，一咳嗽，一口濃痰便搭地一

響撒在地面上了。

“除了國文算術以外，任何學科都不夠程度！國文並不是在廣益學來的嘛！幸得是我們留餘堂的子弟。那些村童們進廣益的，保管你讀足四年出來，國文仍然寫不通。所恃者只一門算術……”

“你們在廣益沒有習幾何代數麼？”

十三伯父翻回首來問坐在高首的仁儀。

“沒有。”

“那是你爸爸不好！你爸爸不是在廣益担算學麼？”

十三伯父無端地埋怨起我的父親來了。

“十五叔父只懂得算術，他也只担算術。”

耀儀這樣地爲我父親辯護。

“廣益的程度這樣壞麼？”

十三伯父臉上表示出失望的神氣。

我直覺着在十三伯父和耀儀間，關於投考高小班或中學班的問題曾起過一番的爭論。關於我的事，耀如爲我決定投考小學班。但是我的年齡太大了一點，因爲滿十七歲了，還投考高等小學。

“我替你填了十五歲。”

我只擔心我的歲數太大了，和那些小孩子在一場考試難為情。

十三伯父和我的父親都過信了我們的英文程度，他們又不很熟悉普通科學的情形，只是希望兒子們攀高驚遠，這確是老輩們的錯誤，不能如耀如那樣看得清楚，十三伯父竟懷疑耀儀是嫉妬，因為考進了清華的中學班，差不多可以說，程度是趕過了那些方言學生。就連我的父親寫信來，也有些埋怨耀儀，不該替我填小學班的冊，應當跟着仁儀報考中學班，弄得耀儀十分不高興了。

有一天下午，耀儀，我和仁儀在房裏談談笑笑。耀儀便問我們，

“你們懂得代數幾何麼？”

“我們說在中學和東山師範學了一點點。”

“三角呢？”

“我們還是初次聽見“三角”這個名詞。”

“什麼是三角？專算三角形的？那不是和幾何差不多？”

“哈，哈，哈！”

耀儀狂笑了一會，他又對我說，

“你是專選你的筆算好的，你還不知道你們的算學還是未入門徑。”

耀儀把他的三角術講義翻給我們看，其中有  $\text{Cos}^2 A + \text{Sin}^2 A = 1$  等一類的公式。我看見講義裏面盡是  $\text{Sin} A, \text{Tan}, \dots$  等英文字，並不是數字，真是見所未見，對於算學不免有望洋興歎之概了。的確，我在那時候對於代數還不懂得

$$(x+y)^2 = x^2 + 2xy + y^2$$

$$(x-y)^2 = x^2 - 2xy - y^2$$

等公式呢。

“物理化學如何？”

在廣益學校雖然學了一點，但是仍無把握。所以我們對於耀儀的質問，不便有什麼回答了。

“還有博物！”

耀儀再很潤博般地把博物的內容講給我們聽。在廣益學堂也念過高小的動植物學教科書，但並不知道博物的範圍如此之大，他在動植物學之

外，還舉了礦物學和生理學出來。在東山師範學時，聽見過有生理學這學科，至于礦物學，確是創聞，在那時候，惟預料得到這門功課是我日後的專門學問啊。

我們聽見試驗科學如此之繁，當然有點害怕。仁儀忙要他的父親買了兩三本英文的格致入門來念。但這是臨渴掘井了，我和他同住在一間房子裏，看見他買了書後，也不十分用功去讀，——其實是讀不懂，他只說，碰碰彩了。他的父親也只當這次花旅費出來考清華，和買彩票一樣了。

耀堂又問我們英文有把握沒有。因為招考章程上說，希望用英文作答，無論任何科目。

“試試看。”

這是仁儀的意思。但是耀儀過後對我說，十三伯父不知道自己兒子的英文和科學程度如何，而只是想獵等，圖僥倖。他又說，他看了仁儀試作的英作文，對於 passive 和 active 兩 Voice 還弄不清爽。的確，在廣益學堂裏我的英作文在任何時候都比仁儀所作的績點高。但是汲先生還是常

常在我的卷後批說，“The verbs trouble you.”  
何況仁儀。

但是十三伯父還是在夢想中想中彩票。有一天晚上，吃過了晚飯，他老人家手裏托着水煙袋，另一隻手拿着一枝紙枚火，坐在石門段上笑向我說，

“假如仁儀考上了中學班，你考上了小學班，你的父親一定要氣死了吧。你也後悔麼？”

“不，不後悔。那我也只比仁儀兄遲兩年畢業吧了。”

我當時很相信耀儀之科學的解釋，所以直覺着仁儀是無及格的可能了。

“高小班遲四年啊！怎麼說兩年呢？”

“但是我比仁儀兄少兩歲。”

聽見我這樣地回答，他便一聲不響了，臉上浮着一種不安的神氣。

“那末，叫仁儀考小學班穩當些……”

他托着水煙袋，伸了一伸他的下顎，在歪着頭想。大概他是在擔心仁儀考中學班落了選，而我考

小學班及格了時，他就要如他所想像的我的父親那樣氣死了。

“仁儀考不上也不要緊。……”

過了一會，他哥洛哥落地吸了一口水煙後，噴着一陣白煙在寬慰他自己。

“什麼道理？”

我以為他特別有什麼好的方法去上書提學使沈會桐，請他破格准仁儀入選。

“仁儀和春筍一樣啊！”

他說了後，滿臉上浮着笑容。

“是不是因為他娶了年輕的老婆？”

我當時真是糊塗得像這樣的程度，完全不能理解這位伯父的話。

“胡說霸道！……”

他罵了我一聲。

“告訴你，我有錢，……”

他又吸了一口煙，先從他的鼻孔裏流出兩道白煙後，再看見一道白煙從他的下列齒包上列齒的齒縫裏流露出來。過後，他又咳嗽了一響，一口



痰涎又吐在地面上了。

“仁儀作算考不進清華，還可以回官立中學去，畢業之後，進高等，高等畢業後，進京大學，五年之後他最衰可得獎歲貢，八年之後得獎舉人，十一年之後也還是三十一歲變為進士了，成績好時，或者可以授翰林。……”

“那禾舉人伯父的幾個兒子還要比仁儀兄先得獎翰林了？……”

“你怎麼專用禾撩叉（鄉裏用來叉稻草的叉子）來叉住人家的口呀！……”

他又變了臉色來罵我。的確，我當時是無意識地煽動了他的嫉妬心。

不知道是何緣故，我對於那些空銜的功名是晝間不想，夜裏不做夢的，或許是明知其絕望，所以不去妄希望吧。

耀儀端着一盅牛奶，一面喝一面走，他也走出來參加我們的會話了。他說，吃了飯後，喝一盅甜的牛奶，是於身體有益。故他常說，

“牛奶是滋補品喇！”

在那時代，全祠堂中，只有他一個人買由美國船來的罐頭牛奶，但他買的是 milk maid 商標的，不是現在常見的 eagle 商標的。當然，我是羨慕他的，但是每罐需二角五分，而每月至少要吃三罐。在當時，我的財力是不能負擔這種重大的支出。所以對牛奶也是晝間不想，夜間不做夢。雖然看着他在喝，我決不咽涎沫的。

“星！你從來吃過牛奶沒有？”

他在笑着問我。

“真的新鮮牛奶我都吃過來嚙！”

“什麼時候？”

“我的祖父還在的時候。”

“老古代的事情提出來說做什麼！”

我們又開始談論考學校的事了。

“我也並不是不贊成仁儀投考小學班。我何常不知道他們程度太差。但是，但是，……”

十三伯父又吐了一口痰在地面上了。

“但是在年紀上，……說他是十五歲，有鬼相信！”

他是不願意我有一點長點優于仁儀的，連歲數的假裝，他都不願意說我有可能的條件。他手指着我向耀儀說。

“星弟還混得過去。”

耀儀這樣說，的確，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身體非常瘦削，也不很高，像我的母親，所以祖母常說，

“你完全像你的母親，只是鼻兒扁了一點，臉色黑了一點，不然，是個美少年嚟！”

但是等到我二三四歲，進了日本的高等學校以後，一天一天的把母親的遺影 aufheben 了，而轉肖我的父親了。加以專門地質礦床學，把我從前的弱瘦的身體，鍛練得像在北四川路所常看得見的日本陸戰隊的海兵那樣結實的體格了。在日本帝國大學初年舉行體格檢查，我列B等。校醫對我說，

“貴國的留學生很罕有你這樣的體格。假如你是日本國民，一畢業就要入營了。”

至於日本學生却有許多體格和我相似的，但

很多近視眼，不一定可以入營。很奇怪的是，我在大學裏，一聯看了三長年的顯微鏡，我的目力還是不稍變。總之，我的身體之好，完全是學習地質學的結果，決不是如無聊小報所說，我的身體好，即表示我爲布爾喬亞。中國革命之不成功，就是因爲不講理的人太多了，造謠生事，專對個人作人身攻擊的人太多了。那個小報編輯可以說是我的十三伯父的高足了。

“也還太大了一點。”

“仁儀是沒辦法啊！聽說你快要做祖父了！恭喜！恭喜！”

耀儀笑着向十三伯父說。但他知道是耀儀的諷刺，一聲不響了。

過後，十三伯父又說演我們進教會學校進錯了，空耗了四年的光陰，早應該進縣立小學的。現在科舉雖然廢了，但我們進身，仍然要照正途，一段一段地上去，由小學而中學，而高等，而京師大學，要這樣才可以保持留餘堂一族固有的光榮，要這樣才可以支撐留餘堂世家的門戶。

對於正途出身偏途出身有如何的差別，我不敢有什麼質問，也不敢辯駁。我不能循正軌出身，是我的運命，不必再多追究。再加追究，只有恨父親窮而已。至於說在廣益學堂空耗了四年，我無論如何不輸服。若再把我在廣益學堂四年間的學歷一筆勾消時，我不單是脫了軌道，並且也將變為失了光芒的一顆暗星了。這在我是何等的傷心！

“是該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一段一段地讀上去的，那才是求學的正軌。譬如從前入學，中舉，中進士，點翰林一樣，一直上去……”

耀儀也這樣地表示。

“我原來是前途這樣無希望的一個人！”

我當下異常悲痛，怨恨我的父親了。

“所以我想仁儀考不上清華，就讓他回官立中學去循序漸進……”

這是十三伯父的意思，傳達給耀儀了。

“對的！星，你呢？回東山師範去麼？”

“……”

我只搖了搖頭，表示不願回東山師範去。至于

考清華落選後應當如何，自己完全沒有想及。在那時候，覺得自己的前程唯有付之運命而已。

“你們的方言學堂是高等專門，不算正途了。”

十三伯父這句話可把竊儀激怒了。

“要進京師大學一樣可以進去的。自己不願意進京師大學，想出來做官，又是一回事。……快一點出來當外交官好些喇！”

竊儀得意地在說。

“要高等巡警那樣的學校才算是偏途吧”

一個方言學堂的法文科學生羅一球在傍邊插了這一句嘴。

“那是佐雜出身，……不入流的。那間學校並不隸屬學部的，是屬民政部的。”

這是十三伯父對高等巡警學堂的批評，因為那個進高等巡警的姓蕭的同鄉和他有感情上的衝突，故他“恨屋及烏”了。

“一球，你將來做駐巴黎的公使，我做駐倫敦的公使。……”

“那有這許多公使給你們做啊！”

羅一球歪了一歪頭，指摘出耀儀的狂妄。但是耀儀還盡在吹由方言畢業後，外國文就如何好，如何好，前途如何有希望，說得天花亂墜。

“方言畢了業，我看比中學畢業所贏有限。外國文恐怕還學不通嘞。”

羅一球是個很率直的人，他不會像耀儀那樣言過其實。

“你們的法文班我不知道如何。我們英文班的程度都好。……”

耀儀這句話又把羅一球激怒了。

“講麼事！你試把你的牛奶罐頭上的英文先解釋給我們聽聽！不查字典，看你有能力念下去麼？”

“……”

耀儀像給羅一球這一彈射中了要害，一聲不響了。

但是他們的爭論仍然是和我漠不相關。我和他們還是住在不相同的世界裏面。

## 八

清華考試招生的期日發表了，在五月初旬的一個星期內，前三天考中學班，後兩天考高小班。中學班要考英文，國文，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博物，等科目，并且是要用英文作答案。仁儀當然送了許多白卷。至高小班只考國文，英文，算術三科。英文考得最麻煩，分作文，文法，和默寫三項。前兩項自己考後，還有點自信。至于默寫，真是可以說送白卷了。考的時候，我正坐在那位念英文給我們寫的先先生面前，相當地聽懂了他所念的一段的大意。我之失敗是因為我把默寫也當作作文一樣考法，想先把大意寫在卷後作底稿，然後再撥成一篇文章送上去。我剛在卷後寫了一行，那位先生便走前來把卷面翻起來要我在前面快點寫。我心裏一亂，下面的一大段聽不清楚了。雖然那位先生一連念了三遍，我還是捉摸不着那段文章的頭緒了。我的默寫英文失敗當然要歸之于廣益學校的英文默寫訓練太少，其次是沒有聽慣那位先生的發音。我最初聽見他說一個“full stop,”我竟當它是本文了。到後來覺得文氣不通，但想着了



時，中間又補寫了一大段。

仁儀不把他所作的答案內容說出來。雖經他的父親的催促，他也不肯說。

“說出來看看。讓灑儀替你品評一下，看有沒有希望。”

仁儀終沒發表他的答案的內容，對我還傳說題目並不是怎樣難。我却把我所作的答案內容大體向灑儀發表了，英作文不見佳，文法却有百分之七十是對的，默寫等於零，算術滿點，國文是約在水準線上吧，國文題好像是“日惜寸陰說”。

十三伯父說，我假裝十五歲，鬼也不相信。但是那天入場的時候，我看見投考者的過半數是比我年紀大的，竟有些近廿四五歲的人。

過了數天，提學使衙門首又出了一張佈告說，中學班暑假後即須開課，故先揭曉，俾得早日進京覆試；高小班因宿舍尚未竣工，須俟來春開課，故延期至冬期舉行覆試。中學班錄取名額發表了，計十名，覆試後選取六名送京，到京再覆試，只錄取三名，不過旅費由公家撥給。

“仁儀考上了時……”

我有點担心仁儀真個是入選了時，自己將無面目回去見父親了。我在那時候才知道任何人都是有嫉妬心的。

但是我和十三伯父的幻想終敵不過耀儀之科學的推論。仁儀終於免掉了再入場覆試的勞苦了。至高小班的考試結果，有如石沉大海，經兩個多月之久仍不見發表。仁儀早給他的父親遣回官立中學，準備十年之後作翰林的事業去了。我還留在流水井專等提學使發榜。在待榜的期間內，聽見高等巡警學堂和法政特別科都在招考。我便寫了信去和父母商量，無論如何窮就賣房子也該繳我在省城讀三年書。在高等巡警或法政畢業後，也可以博得一官半職，幫幫父親的忙。在那時候我只覺得愈快愈好，只要能走出社會上來賺些錢，解決一家的生計，此外再無什麼思想了。

父親的覆信居然來了，答應我先行投考，考進了後，再決定就與不就。在父親的意思，還是考高等巡警學校比法政學堂經濟些，因為至少一年間

可以省三十六元的大洋。

投考高等巡警學堂的資格年齡，規定為年在二十歲以上的高等小學畢業生或有監附以上的功名的人。我又不合資格了。第一，廣益學堂不是國人自辦的高等小學，第二我還沒有二十歲。投考者若是高小畢業的，須繳查文憑。這確是難爲我了。和耀儀商量的結果，我便以年廿五歲的監生的資格填了册。回想起來，前後只兩個多月，我由十五歲的童年一躍而爲廿五歲的青年了。

“萬一進堂時，要檢查監照怎麼樣呢？”

耀儀又要我寫信去向父親商量。父親回信來說，在堂兄弟中雖有監照可借，但是不單名字年齡不符，也相差太遠，最近的也是光緒廿年前後納捐的監照，不能適用。父親又告訴我，現代的官場那裏能夠事事這樣認真，真的要監照的時候，儘託詞存放在家裏，沒有寄來就好了。父親預斷定只要考得進去，以後就無問題了。父親到底比兒子有見識，他看見填册時無需繳查監照，即知道以後無問題了。還是我歲數少，不經世故，把清末的官場看

得太過隆重了。

和我一同投考高等巡警的還有一個堂兄，是舉人伯父的兒子，名叫正儀。他讀完了官立中學的三年級，因為結識了一個娼婦，受了他父親的斥責，便逃到省城來，決意放棄了二年後的現成的貢生。十三伯父看見他竟這樣脫落地視那種中學畢業後可以馬上得獎的貢生如敝屣，便向他說，

“你不該犧牲了你過去三年間的學歷呀！那是五分之三的貢生嘍！只差兩年了，就可以得一名貢生，還不好麼？”

“我要考法政，三年之後得副榜，五年之後得舉人。……”

正儀說笑般地說了後，再繼續着說，

“現在的新功名（指由學堂畢業出來所得的獎）有什麼價值！誰曉得宣統皇帝還有幾年天下。革命黨成功了後，新舊功名都靠不住了。”

“那你父親的舉人以後便不通了。”

耀儀有點不願意聽正儀的話。

“進士翰林都不中用了，還說舉人！”

正儀把濯儀一喝。

“……”

濯儀不響了。濯儀第一不滿意于正儀的，是因爲他看不起新功名。原來濯儀的父親去年由日本回來，在北京保和殿廷試，獲獎了一名法科舉人。濯儀會在家裏大門上，加上保和殿廷試“和”新科法科舉人兩道封條。他還常常對我得意忘形地說，  
“等我明年在方言學堂畢了業，得獎了舉人時，我們父子兩人一齊上文魁的匾，一同豎旗桿……”

現在他看見正儀那樣地糟踏功名，當然心裏大大的不高興。正儀又說，近來在青年間，革命的空氣非常濃厚，清廷的命運怕不久了。

“你儘管瞎說呀！給官家聽見了時，提你去殺頭喇！”

“你們都是頑固不堪！”

正儀不理他們是叔父或堂兄，高聲地指着他們數罵。

放暑假了，十三伯父在法政考完了試，立即動

身回家去了。我因為要考高等巡警學堂，當然不回家，耀儀本想回家，後來忽變更了計劃，留省不回去了。我們推度他不回家的理由有二，一是他的夫人在產褥中，一是他的父親雖然考上了法科舉人，但仍不願回國來在京城就職，仍然回到日本去，後來聽見他父親在日本娶了日婦，另組織了一個家庭，對於耀儀似乎不能按期寄款了。耀儀常在希望由方言學堂畢業後赴倫敦留學，但到了這時候，他覺得是絕望了。好勝心比人強一倍的耀儀，覺得他的父親太不替他伸氣了。

近來又有些學者在提倡晚婚有害的學說。但我以為晚婚或許有些弊害，總不及早婚有害之大。他們一般留省學生都是結過了婚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年，歲數至大的也不過二十四五，但是在外觀上，個個都是非常蒼老，黃皮瘦弱。耀儀的體格算是最好的，但以二十二三歲的青年也是老氣橫冬的，說起話來像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這些現象完全是早婚和色慾過度的結果。他們每回聚談起來，十句之中有八九句是發表他們的床第間的趣事。每

值年暑假，他們便歸心似箭，目的也完全是在會在故鄉的他們的黃臉婆兒。其甚者，看見我十七八歲了，還沒有定婚，便當做是一件 abwormol 的現象。

這裏要補記一件事情，卽清華中學班覆試的榜早揭曉了，入選了的六個人也由提學使署派人送到北京去再覆試了。聽說六個都考進了學校。但是我所考的高小班，因為改期冬季送京，初試的榜經過兩個月之後，仍不見發表。恰好這時候仁儀的嫡親叔父，我叫他做十八叔父的，出來考拔，（科舉廢後，專為舊日的廩秀們開闢仕途的一種考試。）他替我做了一張廩帖，上呈提學使沈曾桐，請他早日揭曉，理由是，遠道來考，不能久待。果然那張呈子發生了效力，一星期後發榜了，正取十名，備取五名，我名列備取第二。在榜前有一段佈告，大意是靜候至冬季再定覆試，仰錄取諸生一體知照……”

我雖然在榜上有名，但對於清華早絕望了。我並不是怕程度不夠，有半年的補習，我想決不難和

那些小孩子們爭奪錦標。我不願意再等到冬季覆試，完全是因為擔心送京再覆試後，萬一落選了時，不是流落在京城裏麼。還有一個阻着我覆試的理由，是耀儀給了我一個警告。

“到十二月才送京麼？那還沒有到北京之前，你先凍死了。你如想上京覆試，先要寫信給你爸爸，替你縫一件皮袍子。……”

的確，我每年只是一件薄棉襖兒過冬的。但是製皮袍兒麼？在父親那時候的經濟力量是不可能的。那些家裏有錢的方言學生們尚穿棉袍兒過冬呢。我的經濟力量低一級，當然只好穿舊的短棉襖兒套一件藍洋布長衫過冬了。

陰曆六月初旬的一天是高等巡警學堂的考期。我有了去年測繪的經驗，這次考清華的經驗，進場時是十分鎮靜，不像前幾趟那樣胸口會悸動了。試題是“漢高祖與秦父老約法三章論”，我看見題目，便非常高興起來。我想這次包管考得上了。因為有藍本可模倣了，去年使我考測繪失敗的，不是“齋何入關先收圖籍論”麼？這兩個題目是很有關



係的。于是我把父親替我改削過的“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論套用了一下，提起筆來先把冒頭寫出來：

“九洲之大，無圖籍不能稽也。萬民之衆，無法律不能治也。治地固難，治民尤難。故善治國者，求治于民即所以求治于地也。……”

在後半段則申論今日警政和法治的關係如何重要，如何意切。當然完全是空理空論。但是在試場中擱下筆後，我還搖着雙腿，吟哦了一遍，自己覺得十分滿足，也十分得意。入場不滿一個鐘頭，便交了卷。并且投考者不滿四百人，而取錄名額規定有八十之多，比去年的測繪和今年的清華，容易得多了。兩星期後，發榜了，我以第三名入選了。

當提學使署出示佈告清華高小班改期冬季覆試的時候，我曾寫信去報告父親。父親寫信來，要我回東山去再讀一年半年後有機會時再考官費，無機會時可以出來當小學教員。我便回信給父親，請他，無論如何窮苦，每月給我四十毫的用費，留省補習。我決意任何學堂都去投考，考上了再和父親商酌就與不就。若爲當小學教員回東山阿範，我

是甯可投珠江自殺。父親若以爲每月四十毫的用費都無力籌措時，我便在省城或回汕考郵務生吧。再退一步，還是入新兵營當傭隊手去吧。我又告訴了父親，縱令父親希望我回家去當小學教員幫助家計，也可不必回東山師範，不如讓我進優級師範附設的單級師範訓練班，一年可以畢業，畢業後回鄉下去，是很皇堂的一個小學教員，說不定東山師範也要請我去分担“單級教授法”呢。我不管父親同意不同意，決意拖欠了二伯姆一個月的伙食費，雖然阿三妹來催了我幾次，我還是置之不理，我把這三四十毫用作法政特別科的填冊費（二十毫）和單級師範的報名費（十毫），還有七八毫，竟在茶樓上花完了。我當時確有點自暴自棄了。自己常常想，假如考的學堂都落選了時，便決意考郵務生去。再不然，什麼工作都願意做了。當兵也好，當巡士也好，在茶樓上當伙記也好，在長堤上拉黃包車也好了。全祠堂的同住者，都稱我爲發考學堂狂。

單級師範考試國文，歷史，地理，算術，博物等科。除博物外，其他四科我都考得非常得意。投考

者也只有三百多人，錄取五十名，不算很難。我也以第十七名考上了。我當時想，若其他的學堂考不入選，或考上了父親不准就時，我便以這個單級師範爲最後的一道防線，向父親強頑地抵抗了，或至于宣戰亦有所不辭。

“你儘是這樣想在省城讀書，有什麼意思！以你的程度家事，進東山師範恰恰好。你這樣儘向你父親要錢，你父親在家裏，胸口像給小刀兒割着了喲。”

十三伯父半似刺諷半似責備我般地說，但我不理他。我只是想，父親最後還不給我籌一年的學膳費進單級師範時，我便考郵政去了。

高等巡警學堂是以袁樹勳的名義招考，也以他的名義發榜，榜貼在制台衙門的照牆外。我們天天到南朝街高等巡警學堂去看榜，都不見動靜。我們沒有想到要到制台衙門裏去看榜。一天吃午飯的時候，十三伯父從天官里（法政學堂）回來對我說，

“巡警學堂的榜發了。”

“你扯謊，我剛才到巡警學堂去看了來，還沒有。”

“早發了榜，昨天就發了榜。原是你沒有考上！一定要在學堂裏發榜的麼？”

他微笑着說。

“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了榜？”

我想，莫非在巡警道衙門首揭曉了麼，因為考試那天是由巡警道劉永溟坐橫案點名的。

“真的沒有考上？”

耀儀有些不相信我的落選，因為他知道那些海陸豐籍的高等巡警學堂的學生國文程度並不是怎樣好。

“他考上了第三名。還不錯呀。”

十三伯父的臉色好像在說，考上了巡警學堂並不奇，但我不該高高地考上第三名的。考上了第三名，至少國文決不是如他平日所想像的那樣不通了。但我還當他是扯謊，故意地來嘲笑我。

“他呢？”

耀儀再指着正儀問十三伯父，

“他也考上了。”

“那他該考第一第二名了。”

正儀的字畫寫得很工整，並且是官立中學的三年級生，國文程度當然比我好的了。但這完全是耀儀的頭腦太簡單了。

“他是備取第五名。”

“我投考巡警學堂是隨便湊湊的，我要進夏同和的法政學堂，和你做同學。到那時候兩叔姪同學啊。”

“那有什麼奇怪，法政學堂是有名的公孫班。有許多有名的舉人都要進來。作算你的父親進來，也要從初年讀起，和你同級。”

這是十三伯父對正儀的一個逆襲。

下半年，我忙跑到制台衙門前來看榜，但是前面的十餘名的名字不知給誰撕破了，看不見我的名字。至正儀的確是考上了備取第五名。我心裏急死了，忙又跑到巡警學堂來看：果然在門首的揭示場上也貼着一張草榜。我確實是以第三名入選，並且無需覆試，學堂當局只是佈告我們，準備一套制

服，于八月一日來堂上課。

高等巡警學堂直屬於巡警道。至學堂監督，姓方名表，一位候補知縣，當然是因為和表制台同鄉，所以在候補期中能夠獲得這樣好的差事。據說，他是在日本某法政大學讀過書，回來後捐班出身，在科名上連秀才的履歷都沒有的。

“若是屬提學使的學堂，決不要一個白身來做監督的。”

這是方言學生們的意見。他們看那時候的翰林，進士，看得比今日之博士碩士還要隆重。他們常常在談論，在什麼地方遇見了那一位監督或教員，他們又怎樣趕快地站在一邊向着那個監督或教員行了鞠躬禮，那個監督或教員又怎樣地微笑着點首回禮。他們都當向教職員行敬禮是一件可誇耀的工作，回來祠堂裏一面解長衫一面向同住者報告。

“我在城隍廟前遇見了那個國文先生，——人倫始於兩性，仁字是它的象徵，表示二人的提倡者——馬敘倫。哈，哈，哈！”

一天那個做原當衣服生意的老闆的兒子姓黃的由外面走回來時，就這樣地一個人一面開門鎖，一面向着天井上的天空叫。

“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他走路麼？怎麼不坐轎子？”

耀儀也是有一種偏見，以為這些學堂的教員們能領月薪千毫以上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學問上的特殊階級，一出一入，至少要叫兩個人抬着走的。

耀儀又說，馬絨倫曾對學生講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若叫他給點數時，只有韓文公的值得七十分，三蘇的文章該吃大鵝蛋。我想，那位馬先生的文學當然是比唐宋八大家高一等了。

“你們高等巡警學堂的教員都是不入流的，盡是沒有學問的先生吧。”

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耀儀這樣地把高等巡警學堂評得一錢不值。

“法政和巡警學堂，性質和你們的學堂不相同，要不到舊日翰林進士來當教員的。那些教員大概

是日本貨，法政和巡警學堂的教員大多數是兼任的。”

十三伯父的解釋才把耀如的偏見鎮壓下去了。因為他對法政學堂是崇拜的。原因第一是學生中有不少的老舉人和廩秀，第二是法政學堂監督夏同和是狀元，比那些翰林進士又高一級了。

經十三伯父一說明之後，正儀便舉出現行刑律教員陳融，國際公法教員葉夏聲，大清會典教員黎慶恩，刑法教員曹受坤等人來，這些都是法政學堂兼高等巡警學堂的教授。在那時代我們的見解是這樣幼稚的。

我們上了兩個多月課之後，對於那些法制經濟的學科，一點不會感着興趣。除了陳融先生的現行刑律（由清律改訂的）有些意義外，其他的教員大概都是敷衍塞責，只是為飯碗問題而來的。在當時的我，覺得那些法律學講義裏的文句都是拖泥帶水，念不斷句，這因為是直譯日本法律書的結果。譬如陳融的現行刑律講義，開首的一句是：

“現行刑律者就于舊律為修訂而頒行，以為推



行新律之基礎，規定犯罪與刑罰之關係的過渡的法律也。……”

像這類的法律文章，在那時候的我，真是不容易了解。經過了幾個月之後，才漸漸地明白了。

在高等巡警學堂，還有一位日本教員，名大脅菊次郎。他初次上堂，帶着一個翻譯來。他先介紹 he 自己是帝國大學出身的法學士，其次忠告我們不要念死書，對於學問不要囫圇吞棗，要細細咀嚼，使之消化。這位東洋先生的教授法最好，担任我們這班的國法學，統計學，和戶籍法。他會寫中文，但不會講話。學校請有兩位翻譯去幫忙他。

陳融和大脅菊次郎兩人之外，尚有一位中國公學畢業生羅君毅，湖南人，担任我們班上的英文和算術，也算能使我發生相當的興趣。以外的教員只是在講台上寫黑板，使我們坐在下面照抄而已。

陳融是一個大怪物，假如他的鼻子長一點時，可以說他似一匹象。他的眼睛那樣小，身體那樣臃腫，腦後拖着一條小辮髮，行起路來，只會移步，不會舉步，聲帶不好，說話時聲音非常的低小，大體

是色慾過度的結果。他寫完了三黑板字，讓我們在下面照抄之後，他便坐在講台上的一邊打瞌睡。他的優點即是講義編得好，能引起我們的興趣。

有一天，耀儀和那些方言學生放學回來，在談論革命黨的事。

“新來的經濟學教授叫做什麼名字的？那就是有名的革命黨麼？”

“朱執信！”

“那就是朱執信麼？剛才我在校長室裏看見他。他穿得那樣樸素，頭髮蓄得那樣長不薙，我只當他是一個薙頭佬呢。”

“講口不見得怎樣好。”

“聽說他的學問是很好的，也很有本事。”

吃晚飯的時候，我們是又以革命黨為話題。耀儀又說到朱執信在他學校裏担課的話，當做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那有什麼奇怪。他原是廣雅書院的教員。近來革命黨在各學校當教授的多得很呢。凡是到講台上來，不很講他所担的學科，儘在談政治問題

的，都是革命黨。”

十三伯父到底是經驗比我們多一點，知道由教員的講演去推論他的政治立場。于是我便想起那位英文兼算術的教員羅君毅先生了。他常在講堂上批評任帝制治下的政治之腐敗。他說了外國內閣組織之重要後，再來批評中國的內閣。

“你看中國的內閣算是什麼一種內閣！三名軍機大臣之中，滿洲人佔了兩個。慶親王奕劻是正大臣，副大臣是蔭昌和徐世昌。那個漢人徐世昌是什麼東西！他那能夠代表我們漢族的利益。再看各部吧。外交部大臣是齊耀珊，他懂得什麼外交呢？民政部大臣是肅親王，一個滿洲人。海軍部大臣劉冠雄，和徐世昌一樣，陪食大臣而已。陸軍部大臣蔭昌，只會把軍帽歪歪地戴在頭上，像外國貴族家裏的僕歐，他雖然到德國去頑了一趟，懂得什麼陸軍！度支部大臣澤公，也是滿洲人，只知刮錢，當攝政王的賬房，當然不懂得什麼是財政。交通部的梁士詒也只是替滿洲人做買辦階級吧了。連一個學部大臣，管理全國教育的，他們也不能放棄，一定

任用他們的同鄉當走狗，叫了那個名爲萬能，其實在是一無所能的榮祿來濫等。那真是庸碌啊！……”

羅先生說到這裏在黑板上寫了“庸碌”兩個字，引得全堂學生都笑了。

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陳融，葉夏聲……等一班人物都是同盟會中人。于是不覺得革命黨是那樣的奇特了。

在暑假期內，省城的政界發生了一個大變動，卽是制台袁樹勳，因爲在春初新兵和警士的衝突，已經是由內閣下命革職留任了。到了暑期，清廷覺得廣東是邊海重地，黨人不多，決不是庸儒如袁樹勳者所能坐鎮，于是把袁撤職了。在兩廣總督後任人選未決定之前，由廣州將軍增祺署理。因袁樹勳的去職，巡警道劉永濱也就去職了。後任是王秉恩。但巡警學堂的教職員尙不至有何等變更，因爲在那時代的人不像今日這樣僥薄，失業的人也不像目下這樣多，文人也不像今日的這樣無恥，在教育界作政治的爭逐。

署理兩廣總督的雖然是滿州人將軍增祺，但對於黨人也不見有何等的取締及壓逼。大概因為是他們的老朽昏庸吧。在學生間還是一樣地高談革命，其實比漢人做總督時還要自由些了。在各報章上也見有許多革命的文字，批評清廷之種種失政。增祺也居然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弊病，竟把革命的輿論上奏清廷，要求內閣一定要庶政公諸輿論，并撤去滿漢的差別待遇。所以他署理了三個月間的總督，雖然聽不見民間對他有歌功頌德之詞，但是在事實上他都把兩廣平穩地統治下去了。在他的統治下，革命黨人反覺得自由，革命的空氣也就和暖了許多。增祺在廣州多年，相當知道廣州的情勢，他決不願作偽奏章去欺瞞清廷，歌功頌德。他也不願意當一個功狗，屠殺民衆去向清廷挾賞要功。假如當日清廷對於廣東的革命問題能夠完全採納滿州人增祺一類的獻議，則未成熟的革命或不至暴發如是之快。又清廷如能夠實行“粵人治粵”，或亦可以和緩漸次緊張的革命空氣。不過格于成例，後者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清廷最大錯

誤是用功狗政策，借第三的勢力以屠殺革命的青年，彈壓正在蘊釀蓬勃的革命；結果，尙未成熟的革命終於超越了一個重要階段暴發出來了，反促進了清廷的顛覆。

兩廣總督的後任者決定了；是專屠殺青年獻媚清廷的貪污的張鳴歧。廣州將軍增祺做了三個月的總督後，便做不慣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將軍了。他向清廷請了假，回北京去了。有人說他是到北京向慶親王運動做某省的總督。但不久就聽見他轉任東三省的將軍了。

張鳴歧上任的那天，滿城街路上都掛了黃龍旗，在各店門首也豎起了歡迎的旗幟。從前的總督都是乘轎入城的，這回的張鳴歧爲表示他的奇特和榮顯，由天字碼頭起岸，乘馬上任。這個消息居然開動了全城的市民，都擠擁着來看這位有爲的新制台。他們深信今上陛下特別眷念兩廣，所以特派這位文武兼全的新制台來爲兩廣人民造福。

革命黨人太猖獗了，所以皇上派了這位有本事、有威信的制台來鎮壓革命黨。不然東暴反，西暴反，還

得太平麼？”

“他如沒有本事，怎麼只四十多歲，便做了封疆大臣呢？”

廣州將軍增祺走後，不回任了。在後任將軍未決定之前，由左都統孚琦署理將軍事宜。自張鳴歧來後，政治界又起了相當的變化。巡警道王秉恩轉調署理提法司。（即從前之按察司）巡警道以李湛陽繼任。提學使和布政司，大概是朝裏有人，仍然留任。

我所進高等巡警學校因為第一班的甲班學生畢業，才招我們這班學生，是謂己班。甲班之下，尚有乙，丙，丁，戊，是同年招的，比甲班遲一學期畢業。當甲班學生舉行畢業禮時，監督方表居然請了署理兩廣總督增祺來校發給文憑。巡警道王秉恩看見增祺要屈膝打一個扞。監督方表更不消說了。我們學生只遠遠地站在花廳的屏風外偷看，覺得那位將軍的樣子並沒有什麼特別，不過比我們臃腫一點，穿着蟒袍，套着補褂，脚下是粉底皂靴，頭上是紅頂花翎，完全像是戲台上的人物。我們學校

裏有一位體操教員，也是滿州人，名叫玉珂，是將弁學堂的畢業生。那天在教員中只有他一個人出席，此外有三四名學監，是不能不像侍僕般地東奔西走的。玉珂到底是滿州人，公然敢走到將軍面前去，也打了一個杆，自稱奴才。大概這是滿州人間的規矩。我們看見增祺坐在高頭的炕上。巡警道不敢和他對炕而坐，只坐在下面的一把靠椅上。監督方表更加遠遠地坐在廳口的一把椅子上。還是增祺叫了他坐，他才敢坐下去。巡警道和監督對增祺都是自稱卑職。我當下想，小說上所說的話，並沒有騙我喲。我們偷望着花廳裏，不要低聲細語地評論起來。玉珂和幾位學監便變了臉色，來趕散我們。

“怎麼你們這樣不懂規矩！制台發了脾氣時，要記你們的大過喲！”

我們便哈哈地大笑了一陣跑開了。那個方表監督聽見學生們的笑聲，果然也跑了出來，凝視了我們一會。我真不明白他們做官的人，對上司何以要這樣地誠惶誠恐。



學

人

無論是舉行開學禮或畢業式，第一先要拜萬歲牌。萬歲牌有兩個，一個是“今上萬歲萬萬歲”，一個是“攝政王萬歲”。由增祺領導巡警道，監督，學堂教職員，畢業生等向着萬歲牌行三跪九叩禮。

任

當我們進堂，是由劉永瀛道台領導着行禮的。我是很莊重其事，在三合土的地面上，跟着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其次由司儀者領導着向巡警道和監督行三揖禮。但我看見拜萬歲牌的時候，有許多學生盡蹲在後面癡笑，不拜也不起來。我才覺悟着現代的青年對皇室早失掉了信仰，縱令你怎樣地去提倡復古，提倡忠，孝，勇，儉，勤，誰都知道你是虛偽的了。清末那樣腐敗的政治，若不能根本改造，欲只賴一個皇帝的象徵，是不能維持他的三百多年的江山了。

10

張鳴岐登台之後，對於鎮壓革命黨人的方法，變本加厲。他不單取消極的鎮壓方法，更進而取積極的撲滅政策。他和崇勝的陸路提督龍濟光，水師提督李準，天天在督練公所會議，如何地去屠殺青年，如何地去取締出版物。于是在學生界和出版界

張

高

2

3

4

起了一個恐怖。今天說，在這一間學堂裏捉了幾名革命黨，明天又說在那一間學堂裏發見了幾種革命的印刷品。今天說查封了那一家書店，明天又說封閉了那一家報館。張鳴歧只是睡在總督署裏，抱着小老婆，下命令對於革命黨人，格殺無赦。他的部下便乘火打劫，任意誣陷，輕的敲一筆竹槓，重的實行綁票。每到晚上城內各街路上都看得見“稽查”的燈籠，一般的市民都稱這個“稽查”為“閻王差”。此風至今猶存。

當時的督練公所性質和今日的警備司令部相同。到後來有錢的人都紛紛搬向香港去了。至少，也搬到沙面的租界裏而去了。因為督練公所的誣陷及公開綁票一天一天的厲害，張鳴歧匯往香港匯豐銀行裏的存款也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據說，他到任三個月間，就賺了近百萬元了。不過按今日的比例說，他還不算得是怎樣的貪污。大概是因為金貴銀錢，今日的生活程度又提高許多了吧。

張鳴歧雖然天天在祕密地殺革命黨人，但是革命黨人是越殺越多的。革命黨人之被殺愈多，廣

州城愈加變爲一個恐怖的世界了，我和一個同學。相約準備剪辮的，看見那樣恐怖的情形，也不敢剪了。

到了十二月初旬提學使衙門首出了一張佈告，定期叫我們到他的署衙裏去覆試。覆試的日期恰恰和高等巡警學校的年假試驗相衝突。我不知應那一方面的考試好了。若高等巡警學校不舉行學期試驗，我一定請假一天，到提學使衙署裏去覆試。在張氏宗祠裏面的同住者中，只有一個姓徐的，比較老成持重，我便走到他房裏去，和他商量對於清華的小學班去覆試好，還是不去好。

“當然清華比巡警學堂好啊。你的年紀這末輕，由巡警學堂畢業出來，還只是二十多歲，能辦什麼事呢。假如你能夠以第一名畢業，還可以拔章進巡警道署裏去當隨習科員。但這也是靠不住的。……”

我不明白這位徐先生所說的“靠不住”是如何的意思，當隨習科員之不可靠，還是我能否以第一名畢業之不可靠。

“……”

我只靜聽着他講下去。

“現在世界難了。第一班畢業的只三十多個人，還沒有完全找着職業。我們乙，丙，丁，戊四班，差不多有三百多人，更難安插了。等到你們畢業的時候，……”

說到這裏，徐老先生又歎了一口氣。

“……你們年輕人，該到外國去留學的。你一定要去覆試！”

我給這位徐先生一說，意思又有些活動了，但是使我失望的，就是父親那邊有兩個多月不見寄錢來給我了。這樣冷的天氣，我只穿着這一件線仔絨袍子上北京去麼？

“……”

我只在這樣地癡想。

“天下怕要大亂了。將來的時勢更不得了。”

給他一說，我又想着近來捉革命黨人的恐怖，并回憶到去年夏天那個姓李的老先生對我說的，不出五年，革命黨一定要起來的話了。但是我還覺

得革命決不是這樣容易的事，或者竟流為空談。我年紀雖然這樣輕，但在當時，頭腦是這樣頑固的。

我真是因陋就簡，竟放棄了清華的覆試，決意專溫習高等巡警的講義了。第一天在巡警學堂考完了試出來時，還沒有響十點，我又跑到提學使衙門裏去看他們覆試的情形，看見有十幾個小孩子還在提學使的儀門前候點名覆試。我此刻真後悔當時沒有半點勇氣參加進去，而只是担心第二天的巡警學堂的試驗。不然我今日也是由美國回來的博士了。

前面所說我有一件線仔絨長袍是怎樣得來的呢？

在十月中旬，聽見提學使署傳出來的消息，要把方言學校改為高等商業，等到這一班方言學生畢業後便不再辦方言學堂了。又方言畢業生獎予舉人出身的章程也發生了動搖；並且對於方言學生之進京師大學也要經過入學考試的限制，不能像高等學校學生一樣可以直接升學。耀儀聽見這個消息，愁神滿面了。

有一天下午，來了好幾位方言學生，在討論如何去要求當局轉電學部，仍准方言學堂畢業獎予舉人出身的問題。

“聽說榮祿要錢，我們非捐款不可。合全校之力，捐得一二千元，派兩名代表赴京請願，並將兩千多元送到榮祿公館裏去，那就無問題了。”

“這不是單限于一省的事情，還要聯合其他各省的方言學堂的學生一同幹才行。”

現代有一班青年在以性命爲抓住，冒險革命。又有一班青年在醉心科名。我想，這真是在轉變期中的一個滑稽的對照。

“你們的舉人靠不住了麼？”

我問澀儀。

“沒有問題的。我們派代表上京去後即能照准的。”

“那不是和納捐一樣了？”

“我們用了五年的苦功，怎麼和捐納相同呢？從前的舉人有我們這樣的學問麼？假如科舉不廢，我的進士是拿手的，至少一個進士。”

耀儀伸出他的右手的拇指來說。

十月中旬是招考高等商業的預科生。有一個海豐的學生，由同住的那個姓楊的高等巡警學生的介紹，請我去替他進場。這是我初次出來做槍替。我因為父親許久不寄錢來，又欠了二伯姆兩個多月的伙食費，天氣也漸漸冷了，每天早晨起來都在打寒抖，很想縫一件夾袍子；於是決意當槍替了。商定每次進場，有二十毫的筆資，考中了後，酬資兩百毫，到後來才知道姓楊的和那個學生所訂，是加倍的酬資，從中給姓楊的剝削了一半。像這個姓楊的，將來那有不當貪官污吏的道理。

但是我得了意外的二百四十毫仍然非常歡喜，買了一件絨襖衣，縫了一件線仔絨夾袍子。這時候是那個姓黃的方言學生幫着我去買，也幫我向裁縫店裏打交涉。一切辦好了後，我便請了他們——耀儀，正儀，和姓黃的——在館子裏吃了一個大餐。

自從那回當了槍替後，在我的青年的純潔精神上，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我從那時候起，知道

了世界的一切腐敗和虛偽了。對於一切軍政及教育的機關也完全失了信仰。同時知道，想在社會上站足，一定要戴幾分的假面，及要有傲倖心和冒險心。我羨慕有錢人的揮霍了。我會跟着那些墮落的學生們到陳塘南，河南尾那些地方去看賣淫婦了。對於父親之久不匯款來，也會抱幾分怨懟了。對於學問也懈怠起來了。每天只是儼然以神童自居了。尤其是在高等巡警學堂的學期試驗，考得了最優等第一名之後。

在相當的期間內，我的精神和智識都是作病態的發展。我在那時候，只把講義領了下來，堆在案頭，平時是不加溫習的。我只愛讀花月痕，品花寶鑑和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因是常常寫幾首夕詩，填填莫明其妙的詞這些都是表示我之無病呻吟。因為讀了品花寶鑑，便和一個比我年輕的同學發生了同性愛。又對於“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一類的小說月報裏的小說，也非常愛讀了之後，便模倣着寫，有時把自己寫成一個願影翩翩的男性主人翁，有時又把自己寫成一個多





愁多病的女性主人公，而常常以和自己有同性愛關係的同學爲愛的對象。總之，在那一年間所過的是幼稚的病態的生活。這大概是我的生活太孤寂了的緣故吧。『假定那時候是男女同學時，那末，我早就創作了一篇偉大的戀愛歷史了。可惜時代限制了我，經濟又壓迫了我，得不着一個女性來做我的戀愛的對象，空空把熱血在騰沸着的青春斷送了。有時一個人在悲歎，在流淚，同學便驚訝着來問爲我，什麼事傷心。我不好意思說我是在想女性又想金錢。我只把理由推到從花月痕裏面的韋癡珠所撰的。

“白髮高堂遊子夢，  
青山老屋故園心”

的一副對聯上面。

社會在激烈地變動着，革命的潮流也在蓬勃地高漲着。我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但對於時代和環境，仍然是漠不相關，只在過病態的生活，每天也只在怨天尤人，同住者的耀儀等人，總算向着一個目標，——獎予舉人出身，——在努力工作

及運動；而我呢？是像一顆沒有軌道的暗星，完全無目的地，只在天空中亂碰亂撞，過醉生夢死的生活，有時狂笑，不自知其何以狂笑，有時痛哭，也不自知其何為痛哭。若在今日，那就容易得着解釋了，即是：

“性的苦悶和經濟的壓迫！”

但是天下在變動了，手槍響了，炸彈爆發了。溫生才射殺了代理將軍孚琦。接着又有三月廿九日的攻督署的暴動。半年之後又有九月杪的反正。這些革命的變動和它及于我的一身的影響的敘述，當讓之“我的生涯”之第三部，“慧星的行踪”裏面。

（完）

沈從文手稿

志強

是一篇自傳，不是小說，  
 內容之豪義，然字句很動人，  
 尤其對於描寫父親的受，很好  
 很動人

馬子孔講完於 1947.1.19

No: 0111

脫了軌道的星球 實價六角	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現代書局 現代印刷公司 洪雪帆 張資平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漢口 南京 北平 廣州 福州 廈門 杭州 香港 汕頭 九龍 江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2.7.10, 初版 1933.3.10, 三版 6301-7000 冊
	現代書局				

